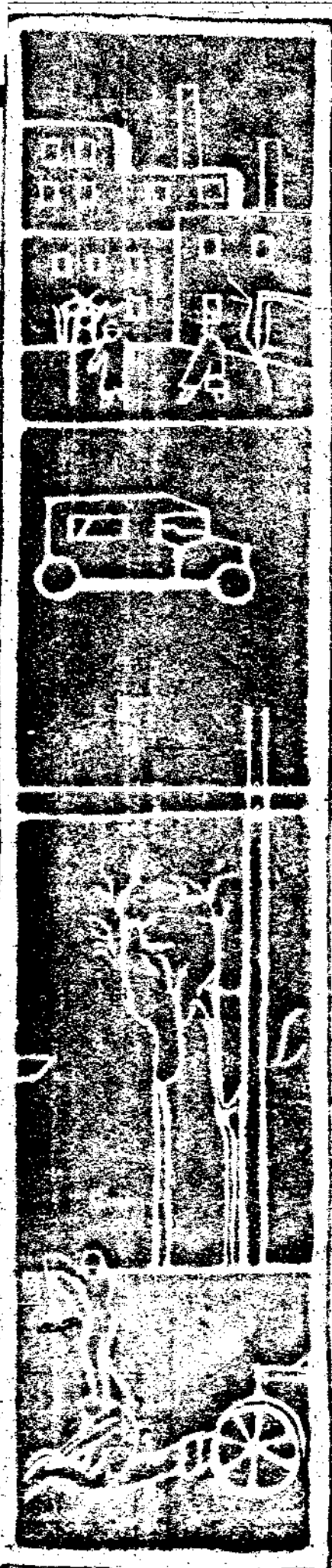


丙

燕京月刊

第八卷

第一期



投稿簡章

1. 本刊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文學三者並重
2. 來稿不拘同學師長及校外友人皆一體歡迎
3. 本刊以語體文爲主但亦酌登文言文
4. 來稿須示知真姓名及住址至發表時如何署名聽作者自便
5. 來稿本部有增刪權其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6. 翻譯之稿須將原著之作者，書名，出版者及出版日期示知若可能時請將原文寄來
7. 來稿請用方格紙橫寫，其無方格紙者亦請祇寫一面，抄寫須清楚，標點符號加於格內。
8. 登錄之稿以本刊爲酬
9. 來稿在五千字以上如不登錄時願退還者，請預先聲明。
10. 來稿請寄北平燕京大學月刊部

——本刊備有稿紙，函索即寄。

燕京月刊第八卷第一期目錄

- 評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劉達生...1—11
- 辯證論與機械論—評布哈林...茹普...12—35
- 骨卜考...瞿潤縉...36—44
- 資本主義國家之不平衡的發展...可濁譯...45—48
-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經濟...素英譯...49—68
- 中國實施新關稅對於日本之影響鄭林莊譯...69—78
- 哲學的奧伏赫變...段階...79—89
- 印度革命運動...歐倫...90—93
- 獄痕...藹蓉...94—107
- 夜漫漫(獨幕劇)...劉松青...108—122
- 別(小說)...樺...123—128
- 我們的批評家(小品)...夏斧心...129—131
- 寄給我摯愛的嫂嫂(詩)...侃懿...132—133
- 黃昏細雨(詩)...陳郁...134—135
- 寄給母親(詩)...陳郁...135—136
- 菩薩蠻(詞)...寶暎...137
- 小桃花(詩)...陸慶...138
- 浪淘沙(詞)...常聘三...138
- 浣溪沙(詞)...常聘三...138

評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緒論

達 生

- 一·「現實的革命理論」？
- 二·一個根本的錯誤
- 三·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 四·中國資本主義問題
- 五·中國農村經濟問題

一·「現實的革命理論」？

意識形態的鬭爭是階級鬭爭的一面，在中國，這鬭爭不早已開始了麼？

從「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起，接着是「科學及人生觀」底論爭，再下去便是革命文學與非革命文學宣戰。直到最近，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及科學，與布爾喬亞文學及科學底鬥爭的洪流，愈發有波濤澎湃不可遏止的形勢。

問題深化了。戰線從藝術與哲學底領域，而轉入于當作藝術哲學及一切意識形態底下層基礎構造的經濟研究底領域中去。

這一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即在目前黨底「思想界大掃除」的壓迫政策之下，是仍在火迸地進行着。

近來，自稱「普羅列塔里亞前衛的理論及行動家，」出版了一本「中國經濟研究緒論」，洋洋數十萬言！

據任曙先生自稱，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同時，這本

著作又是「堅決而正確地應用運動的全般的辯証的唯物社會觀作方法，深入的實際的分析事實」而寫成，是把「理論與實踐聯繫起來」的著作。劉序更說，這是有歷史價值理論價值及革命價值的「現實的革命理論」。

我們本來是很幼稚的，真不敢像任曙先生那樣深于自信。但在讀過了他這本大著之後，對於他底理論，簡直是一點點都不敢贊同！這真辜負了任曙先生大著底使命——「現在各種 (Materialists) 對中國經濟分析的總批判；今後我們建設經濟理論的新端緒。」

老實說，對於這種混淆羣衆思想企圖取消革命鬭爭的不正確的理論，更應該在積極方面給以無情的批判，以肅清它在思想界以及革命鬭爭中所散佈的毒素。

問題是整個的，本不應免強割裂開來研究；但因本文的目的，專重批評方面，所以還是依照他原著底次序逐次加以檢討。

二．一個根本的錯誤

在整個中國經濟研究中，最主要的任務便是確定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底性質。但是究竟用什麼來決定經濟性質呢。

馬克思在他底最初的著作「哲學底貧困」中說：「……當人類獲得新的生產力時，就改變他們底生產方式；而這種生產方式底改變時，即他們獲得生活資料的方法改變時，他們更改變他們所有的社會關係。因此，在手推磨的生產方式下，產生了封建社會；在蒸汽機推磨的生產方式下，則產生了工業資本主義社會。」

又，在他們底著名的「經濟學批判」序言上物史觀公式中，這樣說道：

「當人類把他們底生活資料社會地 (Socially) 生產着時，便構成了一定的必然的非他們底意志所能支配的生產關係。這個生產關係

，是與那個社會內部的物質的生產力底發展程度相適應的。……」

只單單根據這兩段基本理論，已經可以清楚地認識：物質的生產力發展至某一程度，即人類在某一方式實行着他們底社會的生產，則他們之間便結成某一生產關係，也就是造成某一社會組織。所謂封建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就指的是這種某一特定的生產關係之表現。這不是「明若觀火」麼？

但，請看我們的「創造未來的革命派」任大教授底偉論吧：

「… 從剝削方式來說明中國的經濟性質……這很不對，我們只能用經濟性質去說明剝削方式，不能用剝削方式去說明經濟性質。」

（原書四九頁）

這真是令人莫明其妙！剝削方式表現着什麼？我們說：剝削方式是直接由生產方式而產生的，即是說：牠是表現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或所有關係。事實上，若不知道這一社會內部是流行着手推磨或是蒸汽推磨，因而也不知道這一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是流行着強迫勞動的剝削，或是自由勞動的在利潤的形式下的剝削，那麼，怎能判別這一社會底經濟性質，是封建經濟佔優勢，抑是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這自然不能像「動力」雜誌那種曲解，說照辯證法講便不能說定這一社會是封建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也不能像俗流經濟學家那樣，死板的說，這一社會是封建經濟，否則便是資本主義經濟。馬克思底原意，是說：一社會裏，有許多種生產方式，但其中總有一種佔優勢。前二種說法自是曲解了馬克思主義，甚至不懂馬克思主義。）

再看任曙先生是怎樣判別中國底經濟性質吧：

「…儘可以不管小生產的如何普遍，剝削的如何嚴重，勞役與自然地租如何地保有……一切這些問題，都要等到是否是自然經濟性質這一問題解決了，然後才能談到。」（二〇九頁）

我們要問：生產方式決定經濟性質？還是經濟性質決定生產方式？不管在生產方式上，小生產如何地普遍，剝削如何地嚴重，勞役與自然品地租如何地保有，而要先問自然經濟是否崩潰，這真只有「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大家任曙先生，才會作出這樣反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總之，在這一根本原理上，任先生竟倒果爲因，無怪他以後的理論統通都錯誤了。

三·中國經濟與帝國主義問題

中國目前是個次殖民地的國家，研究中國經濟問題，自然不能放鬆她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任曙先生對這一問題的意見怎樣呢？他說：

- (一)因爲進出口對外貿易的進展，進口商品深入農村，所以封建的自然經濟崩潰，資本主義佔着優勢。
- (二)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即由于投貨，亦即來自中國工農血汗；這是目前一切貧窮，失業，擾亂之根本原因。
- (三)「現在中國所要的，就是要國家統一與經濟獨立，就是關稅自主……這對於中國即表示從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來。」（杜洛斯基，原書八七頁）

是的，對外貿易發達，進口商品深入農村，封建的經濟制度漸漸崩潰了，交換經濟日益發展。但是封建的經濟制度崩潰到什麼程度？交換經濟有了發展，就必然是資本主義佔着優勢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固然大部來自工農血汗；然而，如此便說目前一切貧窮，擾亂，失業，都是帝國主義投資投貨所致，輕輕地放過國內統治階級——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底橫暴榨取，這豈不是盲目！最後以爲中國「要緊的」是政治統一與經濟獨立，就是關稅自主，則更是違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說法。

實際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在目前所起的影響，大部還是表現着商業資本的作用，雖然這與中世紀的商業資本不純粹相同。牠只是在極少數大都市中，建設了不多的新式生產企業；在農村中，仍然是在中國原來封建特質的生產技術與生產組織之下，並沒有消除封建剝削。或是利用自己底買辦，預價收買生產原料，或是在季節民困的時候，高利借給農民金錢，並預定其明年的出產品。帝國主義這樣剝奪底結果，並未真正動搖了封建經濟底基礎，並未十分發展了資本主義生產，因為他並未積極地擴大中國農村中的生產技術與組織，而只是使一般民衆在舊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之下，受着更厲害更殘酷的剝削。因此說，一切「貧窮，擾亂，失業」是部分地由于帝國主義投資投貨底結果，然而却不能說是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

怎樣才能根本解除「貧窮，擾亂，失業」的痛苦，從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來？單單像空喊要求「經濟獨立，政治統一」，以及「關稅自主」是不夠的，這還是胡適博士那套空想的迂儒的嚶語！我們以為目前只有發動並組織全國廣大工農兵勞苦羣衆及有時代覺悟的智識分子，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底統治，為真正革命的政權而鬥爭。只有在我們獲得勝利後，努力社會主義建設，以發展生產，才能真正解除「貧窮，擾亂，失業」的痛苦，才能澈底改變生產方式及生產關係，才能真正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那時，所謂的「政治統一與經濟獨立」，以及「關稅自主」，才可完全實現。

四·中國資本主義問題

這一問題，可以從主要的三方面來觀察。

第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什麼程度？任先生說：「銀行投資日多，錢莊投資日少……明白的看見，中國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沒有兩樣：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統治的時代。」（一四二頁）

這真是笑話！若說目前中國經濟，還是簡單的商業資本主義，固然是錯誤；然而若說中國目前已經達到金融資本主義時期，這又未太快了吧？何謂金融資本主義？列甯說：「生產的集中，從集中所生的獨佔，銀行與產業的融合或合生——……這是金融資本概念底內容。」換句話說，就是：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底密切結合，一個大銀行支配若干企業，而形成托拉斯，加特爾，以及康策恩等底壟斷與獨佔。

中國「銀行」，就是變相的錢莊。即或有的銀行，不專經營高利借貸，而投資于某一產業部門，但絕不是銀行直接支配企業，更不是結合了好多的企業而形成了聯合企業底獨佔與壟斷。在目前產業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中國，任先生竟硬從自己腦筋中請出來「金融資本」；這若不是他故意曲解馬克思到甯主義底金融資本的學說，便是他尚不懂究竟何謂金融資本，那最好還是先去補習一下經濟學入門！

第二，中國資本主義現在還是否發展？任先生以為中國資本主義不但還在發展，而且還是「發展得極快」。若以為資本主義不會發展，這等于說社會不能進化，自然是錯誤。社會上的生產諸力，在前進的途上，無論遇到怎樣的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與阻礙，他多多少少總會有些發展的。然而若必說「發展極快」這又是瞎說。看事實罷：「……仍在繼續發展中，特別是近三年發展更快，拿去年來看，工廠比前年增多六家（江蘇四，山西新疆各一）……」（一五八頁）是任先生底忠實同志的「左派」然而却又是被任先生攻擊得體無完膚的「動力」雜誌，也曾說過：「……工廠在去年一年中增加了五個……」（動力二期二二頁）

這真所謂一邱之貉了。暫不管他們這種統計是否「杜撰」，也不管新疆與山西所新建的工廠是資本主義生產還是手工業生產；然而在這偌大的中國，在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佔着優勢」的中國，一年

的工夫竟增加了五個六個工廠，這就是「特別…極快地發展」麼？這真只有天曉得了！在原書的劉序中更說：「中國在一個短時期內，便連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及金融資本，通通都具備了，還不迅速麼？（指的發展。）……」（三七六頁）這種理論簡直是開了馬克思列甯的大玩笑！

第三，任先生以爲帝國主義在華資本主義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不能分開，攏統地都是革命的對象。

是的，在當作革命對象着時牠們是不必分別的（這是有時間性限制的）但在論到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却不能一樣認識。這就是表現了任先生對辯證法底『對立物統一』與『對立物鬥爭，』還沒有深切的了解，空白辜負了『辯証法唯物社會觀』的自信！

在目前即全是世界經濟形成了整個的體系，然而國民經濟底限界却盡未打開，因此帝國主義在華的企業便與中國民族資本一視同仁。即全不管兩者之間的『些小的矛盾』，而專就其本質來看帝國主義『投資投貨』在客觀上（不是像任曙先生所說的，在主觀上）自然相當地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然而却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不同。他主要的還是在銷納過剩商品與過剩資本收買原料與利用賤價勞動力等原則下來營經企業，結果，不但不能使中國經濟向前發展，而只有日益使中國更加殖民地化，他所得的利潤或入超所得決不能完全投到中國而大部分要携歸本土。因此，任曙先生所說的『——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投資和借款，總計在七十餘萬萬元以上；此地五十年來的入超的總計算的結果，亦在七十餘萬萬元以上；出入相抵，天緣巧合——』（110）這私自杜撰的統計數，恐怕他自己也不明什麼『天緣』使得這樣『巧合』呢！

尤其奇怪的是任先生一口認定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是與印度相

同。其實不然！不只是兩個空間兩個時間，二者不全相同；尤其是印度簡單的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而中國則是許多帝國主義者的競爭場所，但在表面却仍有自己的獨立政府。唯其因此，各帝國主義者自有勢力範圍自有某派軍閥作工具，以致演成頻年內戰；結果影響到社會結果構的下層基礎，生產諸力不能順常進展！這那裏會與印度的實際相同。

任先生這私說法真是機械盲目到萬分！還恬不自覺地說是『應用運動的全般的主體證唯物社會觀』！

五 中國農村經濟問題

任曙先生怎樣著手農村經濟問題呢？他說：『——研究中國農村經濟，首先就必須把握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也只有把握到這種關係，才能理解……農村中的大小變動……直至整個社會分化和政治鬥爭。』(210)

這裏，我們要問：研究中國農村經濟，何以不在整個社會中經濟成分的對比上，來分析全部事實；而偏要先要成見，先假定整個經濟關係中是資本主義占着極強度優勢？先設定了大前提，然後按次分析下去，他人不便干涉，任先生的理自然越說越有理；豈知你底大前提，却已弄錯！這種形式邏輯都弄不通，還自吹是『辯証法唯物論者』？

再看他是怎樣解釋封建經濟；他說：『——自給自足才是封建經濟——』(184)

緊按下去，他又引理論來證明(實際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便是恩格斯在『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上的一段話：

『中世紀社會——生產是為供給生產者自己或其封建領主之直接消費。消費以外的剩餘生產品才拿去出賣，才拿去交換——』

暫不管他是如何地割裂理論以自圓其說；即單就這幾句講，他所

得的結論也是由於對理論之曲解！何以呢？這裏恩格斯並未說封建社會決無交換現象，消費以外的剩餘，要拿去出賣或交換。然而任先生却說只有自己自足經濟才是封建經濟。也即是說：封建社會決不能有交換現象發生，一有交換現象發生，便是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即是最早的封建社會內，也不能沒有交換，這種理論只是任先生個人底杜撰，他與馬克思恩格斯底理論，毫無相同之點！

他又說：『——一般「唯物派」——都沒有深切地把握，着這一關鍵（指唯自給自足才是封建經濟）只是憑高利借貸，自然品地租；…以及剝削的嚴重，來作封建經濟的標準。自然，誰也不能否認中國農村中當保有封建——，表現于剝削方式，甚至生產技術各方面……但——』（186）

一般『唯物派』都不對，請看他這位真氏唯物派！高利貸，自然品地租剝削——都不能憑依為封建經濟的標準；既不能否認農村中封建尚表現于剝削方式，甚至生產方式，但是不仍說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即如承認中國社會還是封建經濟佔數勢。唯自給自足才是封建經濟。剝削方式；『生產方式』還不足『憑』麼？唯『自給自足』的交換關係才能據以判別經濟性質？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還是任曙先生的『新唯物史觀』？這種『在唯物大師以外去自作聰明，妄下封建定義，是背叛者的行爲。——我們要無顧惜的攻打！』

第二：輪到農業封建性還存在否？

任曙先生底答復，當然是『不存在了！』因為他說中國目前已有交換發生，而不是純粹的『自給自足經濟』（記住！這是任曙先生鑑定封建性質的唯一條件！）因此中國已不是封建經濟佔優勢了，這裏，他是根據，他底大前提即對封建經濟的定義底錯誤而錯誤的，本可置之一笑；但他為自圓其說，便在這種錯誤的前提之下，舉出了很多

的交換關係的錯誤統計。我們試看：

在 188 頁上他到舉了一個很大很詳的統計，表示着每個農家中的由市場購物的百分比接着便說：上表的各項數字，根本宣告了中國農村經濟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經濟而是處于商品經濟的支配之下。』

其實，那一統計可謂毫無意義：(1) 在市場早已形成貨幣普遍應用的今日，一切日用品，多數的由市場購買。(2) 然而不管市場上交換的商品是由家庭手工業製造的也好，農業的副產品也好，甚至用原始方式由漁獵得來的物品也好，只要拿到市場上去行着商品交換，便必須是資本主義經濟麼？尤其是窮鄉僻壤的市場，也能與通都大邑的市場，甚至國際市場鄉提并論麼？這顯然是不通之談！

在 190 頁更有如下的統計：『……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以 1922 至 24 年為例，農民由市場購買食物的給量平均當不過百分之三十三點一，而我國江蘇的江寧竟超過美國平均數百分之十左右。……』

假如用家族由市場購買食物之份量可以表示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話，那根據這一統計分江寧資本主義之發展，是越過美國很多了？這只有任先生肯這樣胡說！實際江寧就是南京，南京城裏人口稠密，而又沒有耕地，食物百分之百購自市場，任先生却徧拿江寧作例，自然証明不了問題，不是開自己的玩笑麼？

老實說，他全書的統計，多不可靠，自相矛盾者更多！他罵人家專抄不可靠的統計，實際，他自家又何嘗不是走的那條田轍！

(三)這裏再看任先生怎樣把握農村土地問題呢？他說：『——據調查廣東佃農的百分數，最後或竟達百分之百。……我們能夠毫不遲疑地說，土地愈集中的土方，資本主義愈發達；反之，資本主義愈發達，土地愈集中。土地集中與資本主義相依為命——』 (205)

佃農的成分這樣大，這固然表現土地集中；然而却未必表現資本

主義的發展。何以呢？判別資本主義性質不能依照佃農成分高低可斷，無論佃農如何之多，假如他們還是在一種亞洲式仍舊的生產方式之下來耕種，則仍不能名之爲資本主義農業。假如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真正擴大了，何以有佃農之加多？而必然是大批僱農即農業無產階級之出現。其次如說土地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愈發展，這更大謬不能！中世紀的土地整個却集中于貴主及封建地主的手裏，那時還沒有資本主義的影子，理至淺顯。

實際上，中國農村中，生產關係是怎樣的呢？試拿當作農業分配著的地租來說吧。

地主對於佃農的剝削，非常厲害，有些佃租雖能採取貨幣地租，然而分量較前更重；地主有壓迫的利權，強制佃戶破產傾家完納地租；除正租以外還有許多附加的剝削等等…。

列寧說：『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租？絕對不是一般得自的土地的進款。這祇是由剝餘價值中，減去資本所應得的平均利潤之後餘下來的一部分。（土地政綱1908）

中國的農村市場，是封建經濟或通資本主義統治，總可以明白了吧！

本文作者附言：任曙先生的『中國經濟研究緒論』之後半部是涉及中國政治方面的問題。但是經濟性質是問題的大前提，大前提錯了，附帶的部分於是乎成爲不重要了，所以我也暫時省去不談，將來有暇，當繼續批評下去。現在任曙先生在北京，希望作進一步的理論鬥爭，不勝歡迎之至。

學校超越實際生活與政治，乃資產階級學者
虛偽的誑語。 —列寧—

辯証論與機械論

——評布哈林——

茹 普

- 一，緒論
- 二，辯證法的起源問題
- 三，辯證法的內容問題
- 四，自由與必然的問題
- 五，偶然與必然的問題
- 六，均衡論的問題
- 七，政治路線與其方法論
- 八，結論

一·緒論

整個的宇宙是動的，是在一刻不停的前進，變化；世界的一切事物，在其自身矛盾的鬥爭中，不斷的走向更高級的發展。人類的社會歷史也當然是在其自身的矛盾的運動中，一步一步的向前推移。辯証法，嚴格地說來，成爲自然一部分的辯證法，自然隨着整個宇宙，一切的事物，人類之社會歷史的自身不斷的矛盾運動中，而走向進一步的發展。辯證法，也是同樣的一個過程，一個由發展而來的東西，他的自身也是由充滿了矛盾的運動而發展，並不是當做一個辯證法而單獨存在的。辯證法的本身，從他的發生起，經過了種種運動，始發展

而來。由希臘唯物論起而經過希臘唯心的觀念論，法國的唯物論，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的機械唯物論，黑格爾（Hegel 1770—1831）的觀念辯證法，一直到 Marx 和伊里支，烏里亞諾夫的革命的辯證法。

隨着普羅革命的影響，存在了十多年的蘇維埃俄羅斯的普羅里他利亞專政，一切的生活，一切的意識，一切的事物與現象，都已在表示了新的形式，與新的內容；整個世界的政治與經濟的發機的加深，普羅運動的更進一步的推移，使着辯證法不得不更進一步的正確的解釋這些現象，因之辯證法必然的走向更高的一個階段，隨着自然科學的發展，他的本身，表現着着恐慌的時期，偉大的革命，尤其在物理學方面，更有明顯的表現。Marxism 是人類思想的最高階級的整個宇宙觀，因之更証明了自然科學之必然的與辯證法的『統一』，而辯證法的本身也不得不更充實其內容，向廣寬的前程推移！

機械論與辯證論的爭執，就是在這樣一種客觀的情勢之下而生長而完成的。一面是把辯證法企圖搬回到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而將辯證法殘酷的拋棄於污泥中；一面是代表着『活生生的』正確的，向前發展着的辯證法。這個辯證法的糾紛，正是辯證法的本身的必然的矛盾之發展，這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能夠將革命的辯證法推移到更高的階段。我們鼎鼎大名的陳啓修教授在講國體政治曾經說過：『辯證法不知道有多少種，也不知道那一個對，很有名的布哈林的辯證法，也被德波林派攻擊，……』他根本沒有了解辯證法是什麼東西；並且也沒有企圖了解辯證法。因為首先，觀察一切事物的時候，一定要『動』的觀點的觀察；第二要了解一切事物都在其自身矛盾的運動中而始能表向更高級的發展，他首先犯了靜的觀察的錯誤，以為辯證法應當是『不動』的『死』的；第二點他忽略了辯證法之發展，

是基於矛盾運動之自身發展上，所以認為辯證法的鬥爭是一個贅疣，因而神秘化了革命的辯證法。

『隨着每一偉大的發明，唯物論要進到一種更新的形態』

——Engels

『隨着科學上之每一進展，隨着社會發展之每一次之新的更替，辯證唯物論內容也更豐富起來。宇宙(自然與社會)是一個運動的過程因此認識與解釋此運動過程之許多學理，也不能認為是一種一成不變的真理。自然科學的發展，不斷地在打破其原來的記錄，發現新的體系；社會的演變也是不斷的階梯，湧現着新的問題。社會與自然間之此種新的現象，新的物象間的聯系與規律，在實際上需要與以具體的解答，在哲學上需要與以審慎的考究與整理。辯證法在考究與解答這些新的問題上，必然也是在前進與發展的。……』——彭葦秋

『方法是一切科學認識的靈魂。』——普勒哈諾夫

辯證法應着客觀的規律的聯繫而發生了的向着更高度的發展的事實，不會懷疑了吧？

但是，這個問題是一個嚴重而龐大的問題，蘇俄五年來的哲學論戰，都以這個問題當做中心。作者自己覺的了解辯證法的程度，十分的淺薄；但是爲了探求真理，爲了正確的了解辯證法與實際的應用辯證法，作者大胆地抓着這個題目而企圖貢獻一點小小的意見。同時，作者應當鄭重聲明的，爲了材料的窮苦，不得不找幾本參考書，——然而，參考書也是很窮苦的——下列各書是作者的參考書：茲聲明於與，以示不敢掠美。

(一)伊里奇的辯證法；——德波林著任白戈譯，辛墾書店。

(二)史的唯物論 布哈林著

(三)動力第一期 神州國光社

(四)唯物辯證論與唯物史觀 吳理平編 心弦書店

聲明於此，以示不敢掠美。

最後，誠懇地希望讀者予以正確嚴格的糾正，作者虛心地接受一切『辯證法』的正確的意見！！

二·辯證法的起源問題

在理解整個的辯證法的過程上，辯證法的起源是一個主要而嚴重的問題。布哈林怎樣地解釋辯證法的起源的問題呢？他在其唯物史觀理論，原文七五頁說道：

『辯證一語，在古希臘係指談話的技術與辯論的技術而言。當人們意見互相衝突時，是怎樣的進行辯論呢？甲執一端而乙則另執一端以難之。最後從爭論中產出真理，而此真理則包含甲和乙的真理的各一部分。……』

布哈林是在怎樣的剽竊辯證法，曲解辯證法，糊塗辯證法，只要看 Engles 和伊里支，烏里亞諾夫的兩段話，就可以知道了：

『形體絕不能與運動分開。形體的式態只有從運動中去認識。拋開了運動拋開了對他種形體的繁務關係，便別無形體可言……對各種運動形式的認識亦即是對形體的認識。』

——1873，五月三十日 Engles 給 Marx 的信。

伊里支，烏里亞諾夫對辯證法的定義如下：

『對立物怎樣能夠形成而且是同一的呢？對立物是怎樣地纔能如此呢？在什麼條件之下，對立物才互相轉化，成爲同一的呢？爲什麼人類的情性不把這些對立物當作死了的，凝固的東西，而把他當作有生命的，有條件的，運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考察呢？所謂辯證法者，就是

研究這些問題的學理。』

——1924年德文『馬克斯主義的旗下，』

黑格爾也說：

『一切事物，都是與他自身矛盾的。』

『矛盾是一切運動與生活底根性。無論在何事物內，只要在他自身之中有了矛盾，牠就會有動因與行動，自己運動起來。』

——黑梅爾論理學 Wissenschaft der Logik,

Lesson 版z 1923. 11. T.S. 58.

恰恰相反，布哈林的解釋，簡直不與辯證法相干。

第一·首先他沒有認識了事物是動的，忘了『形體的式態，只有從運動中去認識』，『拋開了運動，便無形體可言，』，『一切事物都是與他自身矛盾的。』他只是持一種靜的觀察法，而把甲乙二者對立起來。

第二·他認為辯證法是外部的矛盾而不是內部的矛盾，根本蔑視了辯證的鬥爭性質。要知道『矛盾是一切生活性底與一切運動的根性。無論任何事物，只要他自身之中有了矛盾，自己就會運動起來。』

第三·他忽視了矛盾之運動而更進一步高級的發展，所以當他分析二人爭辯時，把『甲』『乙』的絕對是非調和起來就算是辯證法。老實說，這種調和，只是甲乙二觀念之混合，只是甲乙二觀念之調和，質和量並沒絲毫的推移，質言之，是中露骨地可恥地『折衷主義』的觀念，好像在哲學上的調和的『二元論』一樣，沒有絲毫Marxism的觀念。

第四·辯證法的起源究竟是什麼呢？

『辯證法的概念是由論爭而來這是不錯的。然這種概念之發生，却是由於在辯論時要搜求對方論證的內在矛盾，以攻倒對方的論理。簡

單的你說『是』我說『否』這樣爭論下去簡直產生不出什麼結果，如果你從對方的『是』中，找出他的內部矛盾，並依着這矛盾產生點推論下去，自然會使對方得到一個他所不願意得到的矛盾的結論。而且這種從對方論證中尋出其內部矛盾的論爭邏輯，便是最早的辯証法，故辯証法亦有矛盾邏輯之稱。』

總之，在辯証法的起源，問題上，布哈林犯了折衷主義的，二元論的錯誤，把活生生的辯証法變成一個『死了的，』『凝固的』『沒有生命的』脫掉 Marxism 的東西！

三·辯証法的內容問題

這裏辯証法的至要的內容是：

- a. 『物質恒動現象互繫；』
- b. 『矛盾互鬥而發展；』
- c. 『數量潛變進於質變。』

布哈林對於辯証法的內容的解釋與應用同樣的犯了嚴重的機械主義的錯誤。

第一·『物質是恒動現象互繫，』這個『動』的觀察，並不是 Marx 辯証法獨特的唯一的觀察，其他的布爾喬亞的學者，也常有主張動的觀察者，如柏格森的『變之哲學·』是顯明的例子。辯証法的動的觀察之所以異於普通庸俗的布爾喬亞的觀察者，正由於他是在事物的本身的矛盾中去發現『動』。但是布哈林在其唯物史觀一書上解釋動的觀點時，勉強附會地拋棄了內在矛盾發展的最主要階級，機械地解釋單純的動的觀點。

第二·講到了『矛盾互鬥而發展』時，他更犯了嚴重的錯誤，有名的布哈林的均衡論，就是和這個公律截然而對的。簡單地說來，他只是從外部的靜的觀察的方面去理解動，去探討發展，無疑義變成反辯証法了。在觀察辯証法的起源那一個問題上，已經很明顯的表示了

這一段是布哈林錯誤的中心地方，所以留待下節專門來討論。

第三·『數量潛變進於質變』問題：

在這一點上，他是否定質的變化，有名的布哈林派乞米里亞捷夫曾經說過：

『機械運動的物體也佔有其本來的質量。質量是久已存在的，無論在機械運動的過程中，或有機運動的過程中，或平均狀態之交替中，都是不變化的？不向另外的質量轉變的。質量無生也無滅。質言之，機械的運動乃運動之最抽象的形態。然這決不是說：機械的運動與機械論的科學就丟開了辯證法，說辯證法不能在此中應用。此種領域在自然界是不會有的……無疑義的在機械運動中我們可以取得許多的辯證規律。正因為此種運動是運動之最抽象的形態，所以質量的因素要減輕到最低限度，以至於脫離開質量只包含些純粹機械性質的數學的數量的過程。若想完全與質量絕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絕不能思攷那絕對沒有質量的物體，其本身就是些在原則上與他不同的性質』。

質量從古就存在着，而數量的本身就是質量。質量既是不變的，那末我們一定要離開質量而專探求數量上的團聚。質量當然不是死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如果只注意到不同數量的團聚而根本否認了質量的變化，結果還要到純粹的數量形態中去。

伊里奇，烏里亞諾夫，對此問題亦曾有過解釋：

『發展之基本概念有二：一·增多或減少式的循環式的發展；二·矛盾之統一的發展（將統一的一體分裂為互相排斥與互相連擊的二者）……從一種發展形式，給我們以認識一切物質自我運動的鎖鑰，使我們了解『突變』，『漸變的間斷性』，『向

反面的轉變』『舊的破滅與新的成立』等。

「每一新的現象，不祇是表示其已定之質量之數量上的增加或減少，重要的還在於佔有特殊性質之新的質量的創立。沒有數量的變動（不斷性的漸變）不會有質量的轉變（漸變性的間斷——突變）。沒有質量的突變（間斷）不能維持不斷性的數量的漸變。數量與質量的統一，即間斷性與不斷性，漸變與突變之矛盾的統一，乃是一切物質運動之實質。」

所以，質量與數量兩個東西根本上是相互連擊的，質量固然離不了數量，同時數量如果捨棄質量，也就是捨棄了他自身一樣。這兩個對立物的統一，正是宇宙向前推進移轉的法則。

而布哈林對此問題之錯誤，尤其是機械而可笑，他在唯物史觀上說：

『譬如燒水，當水的熱度還未達到攝氏寒暑表一百度之前，水還是不沸騰，也不變成汽體。水的分子，雖然急激滾沸，但在形式上還沒有變成汽體飛騰出來。我們在這裏只看見一種數量的變化：分子急動，熱度增高，但水依然還是具有一切水的質量之水，數量雖在繼續變化而質量却依然無恙。但如果將水熱到百度以上，即達到沸騰點，那時他便突然飛騰起來，即水的分子離開水的本身而變成些少分子的汽體飛騰於空際，那時水已不是水而成爲汽了。這種汽體已經不是從前那種水的質量，這完全是包含另一性質的另外一種東西。……』

『水之變成汽，決不是漸漸地變成小汽，再由小汽然後變成大汽的。水未變成汽體以前不曾沸騰，但熱到一定的沸點，牠便沸騰起來了。這就是一種突變一種跳躍。』

這裏他認爲突變的質量，非到數量增大到一百度時：水是沒有突

變的；也就是水只是到了沸點的時候才有突變，而水的表面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的時候，不能算是突變。我們現在舉一種事實，好比放一盆水在太陽光下，水的表示看不出相當的變化，而水的減少却是必然的，布哈林又怎樣去解釋呢？所以布哈林沒有了解質變量的問題是怎麼回事，是很明顯的了。根本抹煞了數量的變動，而只看見顯著的現象形態的『沸騰』的突變的現象是靜的觀察法，是機械地觀察法亦即是反辯證法的觀察法！同時，他又機械地以為數量的變動即是質量的變動，他企圖把革命的辯證法賣死氣力的拉回到十八世紀的庸俗的唯物歷史主義去！

數量與質量是兩個相互連繫的現象，對立物的統一，正如革命進化一樣。

第四·歷史主義問題：

布哈林在『唯物史觀』中解釋辯證法的時候，憑空在辯證法的三個公律之外，又加上歷史主義，在他或許是爲了更充實第一原則起見而特別對於這個『歷史範疇』加以慎重的討論。其實 Marxism的辯證法本身就是一個動的東西，流變的過程，一切的歷史現象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歷史之社會進化，不過是辯證法的動的變化的活生生的過程之一部分。他勉強的加以解釋。顯然又是機械論的錯誤！

四·自由與必然的問題

在自由與必然的問題中，布哈林也同樣地犯了機械論的錯誤，茲分述如下：

第一：布哈林在其『唯物史觀』一書內，發表了許多關於自由與自然的事實；在反復地舉了很多例子的時候，證明了在必然的領域之內，決無自由可言；即是兩個絕對對立的東西，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他只是機械地證明了必然怎樣支配着自由，必然怎樣統始着自由，

而不是說明這些「自由」只是認識必然的結果，只是在必然限度以內的自由。

在這裏我們可以舉布哈林的一個例子來證明：一個演說家渴了要喝茶，這個茶是帶有必然性的，因為喉管之乾涸需要茶來潤澤，所以這個「要喝茶」的「自由意志」無疑義的是必然的支配。但是我們還應當深刻的注意：這個演說家如果不喝茶，是很有大危險的，可是如果在相當的範圍以內，即稍遲一兩點鐘還可以再喝，要忍得住，還不至於死了。（不喝有危險是個絕對的必然，而故意忍住又是自由意志。）同時，還有一點，即在喝茶的必要上還可以拿汽水或蘋果，葡萄，梨，糖自由的代替。所以自由與必然的關係是：自由在適當地認識必然，自由在必然的限度之內還可以有其相當的自由。

第二：布哈林沒有認識與了解恩格斯的這一段話，所以不可避免地要錯誤了：

『Hegel 是對於自由與必然的關係專門作解答的第一人。在他看來，自由是對於必然的認識。只是因為在不能了解必然的時候，必然才是盲目的。自由意志並不是由於對自然規律之思想而來，而是由於認識這些規律，且由此規律所得到的可能性，利用之以有計劃的達到某種一定的目的。』——反丟林論 P.147 (Anti Duhring)

第三：由於他，布哈林，第一點的錯誤，所以必然的結論是人類屈服於自然的支配之下，什麼革命，奮鬥，都是個贅疣。他不知道自由與必這兩個對立物是有其統一性的，是相互關聯的。自由既是由於認識必然而來，則對於必然的認識每進一步，自由也跟着更進一步。

「人類每進一步亦即自由更進一步！」—— Engels: Anti Duhring

第四：不僅是人類的『自由意志，對必然的認識更進一步，則人

類的意志自由，也跟着必然的認識更進一步；並且隨着這個矛盾的運動更高度的發展由必然的天國而走向自然的王國！

思格斯謂在人類由必然的認識而更加擴大的時候則：

『環繞着人類前此且統治着人類的生活條件，至此乃降爲人類所統治，人類更成爲支配自己社會關係的主人，同時也就第一次成爲支配自然的真正的和自覺的主人。人類自己社會行爲的規律，前此亦像支配着他們的外來的自然規律一樣，統馭着他們，至此便會完全自覺的爲所統馭，因此亦就是支配了這些規律……只是到了這個時候，人類亦完全自覺的創造自己的歷史，而人類所種的社會因，至此才能逐漸正確的產生人類所期望的社會果。這便是人類由必然的王國進入於自由王國的飛躍』

——『馬克斯主義叢書』P, 76, 俄版

總之，布哈林在『自由與必然』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機械地觀察自由與必然，而認爲自由無條件受必然的絕對支配，忘了，『對立物的統一法規』，『動的觀點』，『矛盾之更高度的發展』，『因之他當然的結論是人類只有永久的受必然的支配！！不知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自由在必然的限制之下，隨着人類自由對必然的認識之進展，自由能更大的發展』而且這個對立物的統一，矛盾的發展，更必然的使人類的自由無限地擴大，由必然的王國而走入於自由的王國。

五，偶然與必然的問題

如果我們用形式邏輯考察，如果用靜的不變的觀點去考察一切事物，那末存在著的偶然只是絕對的必然支配，偶然只是主觀的存在，而不是客觀的存在。必然是順應一般規律，可以以科學解釋的，可知世界，而偶然則是不順適一般的規律，不可以科學解釋的不可知的世界。

這種觀察法正是我們布哈林先生所用的。

如果我們用辯證法的的觀察法，那末首先一切事物一切事物是動的，而偶然也無疑義的是客觀存在的了。伊里奇烏里亞諾夫說：

『假使沒有什麼矛盾，沒有什麼對立物的鬥爭，沒有這些對立物之間的推移，那末也就沒有什麼發展，生命，與推進力的存在。不過，對立物的存在，並不是對於牠自身而單獨存在的，而是形成一個同一性的。所謂對立與矛盾，乃包含於同一性之中。……』

必然與偶然正是『對立』着的，但是由於他們的連繫，同時又是『同一的。』必然是無數的偶然所積成，而偶然又是一個必然。原因是結果，而結果又是原因。但是在這裏我們應當特別的注意，這樣的解釋，絕不是企圖把革命的辯證法，變為調和的二元論；恰恰相反，正爲了要正確地認識偶然與必然間的關聯，正確地了解辯證法而爭執！

布哈林站在純機械論的觀點上，根本抹煞了一切的偶然現象，他在解釋歐戰問題時：

『當我們請到帝國主義之大戰必然性——有原因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時，那末我們只能從社會發展中之最主要的原因來找出他的不可避免性……在這間例子當中，縱沒有刺殺皇太子的事，大戰也還是要發生的。因爲皇太子被刺，對於上次大戰並不關重要，重要的是隨着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而帝國主義列強之激烈競爭日益深刻』

——唯物史觀 P.43.

誰都不能否認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經濟矛盾，必然的要爆發爲世界大戰而爭取殖民地，這是一個歷史的必然。但是具體的說來，這個歷史的必然，究將取何種形式而戰？在何時間？在何地方？除掉了『偶然』的條件外，還有什麼方法存在。我們也承認刺殺與太子並不關重要，但不能因爲他不關重要而根本一筆抹照他。假使在歐戰前沒有刺

殺與太子那回事，那末世界大戰或許要延長至幾年之後，或許要另換一地方，或許要變更他們的『同盟』『協約』的關係，雖然偶然是偶然，然而這現象是客觀地存在着的，無論如何是不能否認的。反之，偶然事件乃是更具體化了的必然的事件。

伊里支烏里亞諾夫對於偶然與必然的問題有更顯明的解釋：

『我們已經說過，所謂托拉斯與銀行，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總是一樣地不可避免的，(必然)。不過，在帝國主義的現代，牠底具體的形態在各個國家，都是不同的，(偶然，具體化了的必然)，美英法德等各種資本主義國家底政治形態，自然有在牠底根本上的同種性，但是他們還是很相歧異。同一的多樣性，就在人類爲了要從今日的帝國主義進到明日以後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應走的過程上也是表現着的。一切的國民，都會走向社會主義的這是一一個必然！但是他們並非都是精密地經過一切相同的途徑而進到社會主義的。各個國民都會由於德謨克拉西的形態底差異，無產者獨裁底形態底差異，以及存在社會生活關係底各方面的社會主義的變革的調子的差異，而深刻化着的特色，像那種只是站在『史的唯物論』的名字之下，而把這個關係中將來包在一片灰色裏面的觀念，從理論方面說，自然再沒有比這更可憐的；從實際方面說，也是再沒有比這個可哭的，那是庸劣極了的笨拙。』

——德波林：伊里奇辯證法，伊里奇全集。

布哈林的觀念正如伊里奇所說是『包含在一片灰色裏面的觀念』，是『可笑』而『可憐』，是『庸勞極了的笨拙。』

很明顯的，即在世界革命問題上，每一國家的特殊情形，都會影響到他戰鬥之總的路線上的。不過我們在這裏單單地說明了偶然的作用，說明了必然的與偶然的連繫還不夠，一個革命的辯證論者，他應當

更進一步的：『不獨要能看清歷史必然的總趨勢，而且要認清那些犬牙交錯的偶然現象，（『細小事件』）並利用這些偶然現象，以促進『歷史必然』的早期實現，且採取某種一定的形態實現！』

拿俄國革命的事實證明這一點的正確：

第一，因為俄國生產力底發展，所以才造出一個使農民戰爭與勞動運動有結合之可能的一定的特殊形勢；

第二，在國際底限度裏生產底發展之結果，雖然成了歷史上未曾有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是這個戰爭，恰恰造出了一個特種的國際革命形勢。前者是俄國的『偶然』之特殊的情形，而後者是資本主義之整個的『必然』的普遍情形，以偶然之事件去促進必然的轉變，因之俄國革命勝利了。

更具體的，即以中國革命而言，怎益證明辯證的偶然與必然的正確：

在世界政治經濟的極度危機之下，在錯綜複雜的尖銳化的矛盾之下，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地必然走入於社會主義之途；但是中國的特殊情形，即『具體的必然』的偶然：帝國主義的操縱中國經濟，封建剝削之極度殘酷，廣大農民羣衆的破產，連續不已的混戰……都是驅使着飢寒交迫的農工羣衆走入挺而走險的革命隊伍中，即是此種偶然現象將促進歷史的必然的社會主義實現。如果否認了中國的特殊的情形，就等於否認了中國整個兒的革命。

總之，布哈林在必然與偶然的問題中，拋棄了一切辯證法的觀點，企圖以機械的自然代替偶然而根本拋棄自然。

六、均衡論的問題

『均衡論』是布哈林方法論的更具體的錯誤，而這個錯誤比上面

任何錯誤都嚴重而危險，現在分述如下：

a.『均衡論』是資產階級學者早已有廣大的傳播，而拿來用在革命的辯證法。

如斯賓塞的『均衡論』：

『一切形式的變化，經常地接近前進着的均衡，而且多少地包涵於均衡之內。例如，在太陽系內，確定地存在着的獨立的前進着的均衡，這一均衡，即在於太陽系各部分的相對的運動不斷地在相反的運動中得到平衡，因此，整個個體的平均狀態，保留着不變。在一切獨立前進的均衡的形式中，也都發生着同樣的情形，不過其明顯程度比較差些罷了。』

『暴虐與自由經常地趨向於相互的均衡。』

『這一過程，在英國已經進到這樣遠的地步，使動搖比較的不尖銳了，這一過程，在對立的力量間的平衡（即各階級間的平衡）向着非無限地接近完全的均衡之時，總是要繼續下去的。』

——進化論，自然法則。

這裏的意義有幾點：

- (一) 任何體系的進化運動狀態，一定要到均衡狀態建立時為止；
- (二) 地球上的一切變動，都是『宇宙均衡過程』中之片頁；
- (三) 整個的自然中存在的對立狀態，形成均衡，依對立力量而決定行動的方向；
- (四) 更進而將此種原則應用於社會問題之上，也同樣地是社會體系之對立走向一個前進着的『均衡。』

所以，布哈林的『均衡論』完全與辯證法對立起來他是剽竊資產階級所有的學說而企圖建立自己的系統。

b.『均衡論』是，波格匹諾夫等已死的主張，而布哈林把他復活起來。

只要是注意俄國哲學爭戰的人，那末波格達諾夫的大名想早已知道了。他是俄國一切馬克斯主義者所唾棄咒罵的『修正』論者。他的主張是：『對立力量鬥爭的方法，從某一均衡狀態，經過破壞均衡狀態的兩種力量的鬥爭而健立新的均衡狀態。他甚至於咒罵一切正確的馬克斯辯證論者是黑格爾派，尤其是說“Marx 和 Engels 雖然接受了墨格爾的正反合及量度質的方法，然而沒有企圖去解釋這些公式的意義——內部的意義，因之他們應用辯證法時，發生了許多誤會！”』

布哈林企圖把死了的波格達諾夫底均衡論的見解，拿來應用，使均衡論也與革命的辯證法對立起來。

c.『均衡論』是布哈林企圖拿他自己的方法論去建立整個的系統而根本地和革命的辯證法對立起來。他要給辯證的方法找一強有力的基礎，於是找得了『唯物論的基礎』，以機械的物體運動加於黑格爾的三題式之上，而造成他的機械的『均衡論』。然而他很巧妙地說這是辯證法發展的『最高階段！』死的波格達諾夫之均衡論，資產階級進化論的均衡論，被布哈林一手提拔成爲馬克斯的辯證法之『最高階段』了？！

靜的一切之物體的機械運動如何能運用於一切犬牙交錯的繁雜的現實運動之中？黑格爾的『三題式』如何能機械地運用於一切的運動形式中？——馬克斯曾經謂『三題式』是『神秘的！』

d.運動是均衡破壞的結果

布哈林在唯物史觀中這樣的說：

『從以上這些例子看來明顯的可以知道，實質只是一個均衡的問題，假若如此，那裏還有甚麼矛盾和鬥爭呢？恰恰相反，鬥爭乃是均

衡之破壞！實則自然和社會的均衡并不是絕對的和固定的，而是不固定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均衡建立之後馬上又破壞，而又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均衡，又重新破壞，如此輾轉不已。』

從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布哈林觀察事物的時候，不是取辯證的新的觀點而是取靜的觀察，因之犯了錯誤。如果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動的過程，那末『均衡破壞』與『均衡恢復』都是整個的運動的過程之一點，而不是死的凝固的東西。

我們也承認均衡是存在着的現象，但是成爲運動形式中之一『環』，而不是獨立地存在着的。而且這一種均衡完全是動的結果，他的靜態，的穩定，的暫時的，完全受運動的規律的支配。

第二，『平衡破壞』只是動的過程的『突變』現象，這個『突變』即『跳躍』，是由動的矛盾的鬥爭的發展之結果，并不是成爲平衡建立的原因。平衡破壞，一樣地是運動規律的支配，他決不能夠由運動過程中獨立起來而支配『對立』着的運動再去建立『平衡』。

第三，辯證法的發展的階段，決不與普通機械的運動相同，馬上破壞馬上恢復。他的發展是『對立的統一』，即每一個統一，都起來『質的變化』，決不與原來一樣。如果平衡破壞與恢復，而沒有運動的發展，那末辯證便失掉其作用了。我記得低潮（北京大學出版）上曾經解釋說中國的革命運動是採取波狀形的即一起一伏，革命高漲時，馬上就要低落，低落有相當時機，又要高漲起來。這種錯誤恰好與布哈林相彷彿。他不知道革命是辯證法的進展的，他只看見暫時的失敗，而不知道一般民衆之政治認識提高，組織力加強……；他只看見臨時的高漲，而不知道主觀力量之不足，所以他只是庸俗的浮淺的

觀察者，而不是從現實的根抵中去把握一切。

Engels 對於平衡的問題也曾經明白的告訴我們！

『平衡不能與運動相分裂。在天體的運動中，運動處於平衡狀態中，平衡處於運動狀態中……任何平衡都是相對的暫時的……』

——『自然的辯證法』

『從辯證的觀點上看來，在對立中靜態中表示運動，並不是什麼難事。我們已經看到在辯證法觀點上，這種對立，都帶着相對的性質；絕對的靜態，絕對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個別的運動趨向於平衡，可是整個的運動，却重新地消滅這種平衡。這樣，靜態與平衡，即在形成的時候，也只是狹隘運動的結果。』

『任何平衡或相對的靜態，祇在沒有物質的地方，才是可以思議的。』

——Engels: Anti Duhring

伊里奇烏里亞諾夫也說過：

『有兩種基本的關於發展的概念；其一是把發展看作增減或循環反復；其另一則把發展看作對立物的統一。（將單一而分爲互相排拒和交相關連）。第一種概念是死的，乾枯而無味的；第二種才是活的。只有第二種概念才明示我們以了解現存萬物『自我運動』之鎖鑰。也只有他才能以我們以鎖鑰去了解『突變』去了解『漸變的休止』去了解『截然變形』以及舊者之破壞與新者之出現。』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布哈林沒有想到『整個運動……消滅這種平衡；』沒有想到『靜態與平衡，也是狹隘運動的結果。』更不知道『平衡或相對的靜態……也祇是狹隘運動的結果。』他把握着的概念只是伊里奇所謂的『把發展着成爲增減或循環反覆』的『死的乾枯而無味的』觀點，所

以他不能了解『現存事物，自我運動，之鎖鑰。不能了解所謂『平衡破壞的『突變』不能了解『突變』靜態的『漸變的休止』不能了解『平均破壞與建立』的『截然變形』(Transformation into the opposite) 的實質。因此，結果，他只有把原因變為結果，把現實活生生的運動，變為乾枯無味的機械的死的運動，把革命的辯証法變為無頭無尾的『均衡論。』

他的結果：『運動是均衡破壞的結果?!』

較之唯心論還要更神秘，較之唯物論更要機械點

布哈林的上面的觀察的錯誤，所以必然地由那個錯誤觀念之發展更進一步的發展：

E.『環境與體系間的矛盾，』『對抗力量的鬥爭』

在這一點上，布哈林也和其他一切的機械論者一樣的主張，用絕對性的外方的推動，外面的刺激，來解釋現實世界的全部變更。

『唯物史觀』上說：

- 一．『環境與體系間的關係，是最後決定任何體系的運動之力量』
- 二．『再顯明沒有地體系的內部結構(內部均衡；)應該依靠於體系與環境間的關係而變更。體系與環境間的關係是決定的基準。』
- 三．『社會無論好壞，總是生存於自然之中，社會多多少少地適應於自然，牠總是與自然形成某種均衡。社會的各部分，當社會如此存在之時，總是相互利用，使牠們都能同時存在包含資本家與工人的資本主義已經存在了有多少年呢。』

這是說明什麼呢？

第一：是一切內部的發展與變更完全服從環境與體系間的矛盾，正如他所謂『方向不同的力量的對抗就造成了運動。』

第二：任何運動的基礎，應該是外部的刺激，牠應該使一切內部

原來不動的體系，運動起來。

第三：社會內部的均衡；依於社會與自然間的均衡，社會內在之矛盾的發展，處於社會的自然的關係之統治之下。社會結構的變更，就應該是均衡破壞的結果。

現在我們揭發牠的錯誤見解：

他的一切見解都是與革命的辯證法相對立的，他以外部推動內部代替了『自身運動』，以『對立力量的抗爭』代替了『內部的矛盾』，以『社會與自然的均衡』代替了『社會內部的矛盾』抹煞了 Marx 階級爭鬥的原則。

他絲毫沒有了解伊里奇的教訓：

『一切過程的自身運動，在他們的自身發展之中，在他們的活的生命之中，』

『發展是對立的鬥爭，主要的注意點，就應該集中於自身運動的來源的認識之上。』

——伊里奇：『論辯證法問題』

同時他沒有解 Engels 的話：

『生命的否定這樣地存在於生命底本身，使生命總是與他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死亡——相聯的，這種結果在生命開始之時，即包含於生命之中了。辯證法的對於生命的理解，正是歸結於此……生活就是趨於死亡。』

——思格斯文獻第二集

總之，辯證法的實質，是在於要出在物體的發展中，在其自身的運動中，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上的必然中，去認識每一物體。布哈林恰好與這個相反，他只是從外部來了解內部，從靜的觀察觀察，而忘了『鬥爭』『運動』。然而我們應當注意我們所謂『自身運動』決不

是『關門』論，而是在與外界有相當的聯繫的。

很明顯的機器的動力爲什麼不在中世紀採用？煤油爲什麼不在古時利用？電氣爲什麼近世始用？動力，煤油電氣老早已經在自然界存在而所以不能利用者，正因爲人類社會內部運動還沒有到過採用之時，直到人類社會內部發展到相當的程度，到達資本主義的生產時於是電氣煤油等都被利用了，既然是外部決定內部的，那末煤油電氣動力等爲什麼不早用？其次『對抗力量』的問題在上一節中已解釋述了，他是忽視了伊里奇所謂的對立物的統一的。

七· 政治路線與其方法論

布哈林的方法論的錯誤，即觀察事物的非辯證法的錯誤，應用於實際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的分析上，完全和他的平衡論一樣地都錯誤了。因之在他的政治路線，走到了可恥的右傾的機會主義的路上去。可惜我們爲篇幅所限不能詳細地分析，現代只就幾個特殊地問題指出他的錯誤。

第一關於帝國主義問題：

在其『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中說道：

『國民經濟轉成了一個龐大的，綜合的托拉斯，托拉斯的組成者是各個金融資本的集團及國家。』

更進一步的是：

『國內的商品經濟……趨於滅亡，而爲有組織的分配所代替。國內有組織地分配着的產品，是一種商品，因爲他的存在，是和世界市場的存在相連關係的。』

——『轉形期經濟學』

他和第二國際的老爺們的分析帝國主義幾多是異口同聲的，資本主義簡單是『超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成爲『有組織的帝國主義』那末 Marx 與伊里奇的見解說不通了。

『獨佔產生競爭，競爭產生獨佔。獨佔者相互競爭，競爭者變成獨佔者……這上面的歸納是在於獨佔之所以能夠維持，祇是因爲牠進行不斷的爭競的鬥爭……』

——哲學的貧困

『帝國主義是逐漸滅亡但還沒有滅亡的資本，是逐漸死亡的但還沒有斷氣的資本主義。不是純粹的獨佔，而是帶着交換，市場，競爭與恐慌的獨佔——這就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

——伊里奇

照着布哈林的分析，那末資本主義到了末期既然形成『有組織的帝國主義』形成『超資本主義』的，那末帝國主義在這個時期正如取消派分析的一樣，是『相當的穩定時期』，因而普羅的革命是應當右傾退步，而世界大戰也不會即刻爆發。資本主義的繁榮的『有組織的』時期，那裏有崩潰的可能？

伊里對於這個問題答覆的更爲清楚；

『戰爭便是由資本主義轉化到帝國主義的過程當中造出來的矛盾到了最極度的爆發。……所以和平時代是準備着戰爭的，戰爭結果亦暫時帶來一個和平。和平的時代，仍然是在同一的經濟的內容當中，與真的本質當中的繼續地舊運動，……』

——伊里奇辯證法

布哈林爲帝國主義的『現象形態』『所迷』，他不知道存在於帝國主義時代的矛盾，依然沒有改變，因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級』，雖然在量上有了相當的變化而在質上並未有變化，他的主

要的經濟內容的矛盾，反而隨着其自身運動的發展，更加充實了矛盾更加擴大了矛盾，而這個擴大了的矛盾，正是致帝國主義死命的武器，所謂順應他的事物，反轉而變為他的反對物了。假使純粹靜的去觀察，那末布哈林的觀察一點也不錯的，如果要動的觀察，則布哈林的意見恰好與辯証法對立起來。

在資本主義表現相當的『穩定』時期的時候，應當不要忘了；穩定只是暫時的偶然現象，而他根本的運動法則並沒有改變，並且穩定自身亦存在於變化中，所穩定的內部依然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而這個不可調和的矛盾，一定要來一個跳躍『突變』，即極度的恐慌。在帝國主義暫時的和平時期，應當要了解伊里奇所謂：『和平時代是準備着戰爭』而尤其是經過了『和平時代』乃更能擴大殘酷的戰爭。現在各帝國主義每開一次裁軍會議則其矛盾更加深入一步，是很明顯的。

所以布哈林的『組織的帝國主義』論，是死的枯燥的靜的觀察，右傾機會主義的見解，客觀上是為帝國主義宣傳，為統治階級掩護。

第二關於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各種問題雖然很多，而最要的以富農問題為中心。

他由平衡論出發，所以認為蘇聯現在並不是階級爭鬥尖銳的時代，因為經過了革命時代的破壞，即均衡的破壞，現在已經到了平衡重新建立時期，所以不需要有急激的鬥爭而且客觀上也沒有人來階級爭鬥尖銳化的條件，因而主張對富農應當讓步！因為經濟上的統治地位及大工業都在無產階級的國家手裏所以富農決不會反動的而和平地入於社會主義之途！

他把階級爭鬥的繁複交錯的現實之嚴重的過程，把他機械地化為『平衡』的過程。他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正是為了鎮定反革命的任務而存在的，如果無產階級拋棄了他的任務，那末即刻可以變成白色的

區域。他由他的方法論出發，而畢竟將 Marx 的『階級爭鬥』也變爲烏有了。俄國無產階級如果聽從了布哈林的解釋，他們將又要處於資本家地主的嚴重的壓迫之下。這不僅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簡直有絕大的危機存在。

『Marxism 的政治路線，是和哲學的基礎不可間斷地連繫着的。』

——伊里奇

八·結論

現在我們總結起來；

第一·在辯證法的起源問題上，他犯了折衷主義的錯誤；

第二·在辯證法的內容問題上，他機械地應用三題式；

第三·在辯證法的自由與必然的問題上，他誇大了必然，機械地解釋『自由意志』！

第四·在偶然與必然的問題上，他否認了偶然之客觀存在與其作用；

第五·在均衡論的問題上，他將均衡論和革命辯證法對立起來；

第六·在政治路線與其方法論問題上，他否認了 Marxism 的爭鬥精神而走入於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去。

總之，布哈林是以他的機械的方法論而解釋一切問題，將活生生的革命辯證法，變爲機械論！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

——伊里奇

日益發展的普羅利他利亞的意識，無疑的將獲取得最後的勝利！一切不正確的布爾喬亞的小布爾喬亞的意識，在普羅利他利亞之鐵拳下顫抖！！

1931.2.9. 法學院

骨 卜 考

瞿 潤 縉

這篇文章是拙著甲骨卜兆研究中的一章，現在借月刊的篇幅先發表；希望諸位先生，同學，給予切實的指教！

自從安陽甲骨出土，學術界又多了一枝新學問，他的範圍很廣博，史學，文字語言學，科學，幾乎沒有一樣不包涵，所以研究者踵起。但是過去的學者都注意於文字學方面，其最緊要的占卜，尚沒有人研究。最近董作賓始有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雖然很多創獲，但是還嫌廣泛，所以尚病不精。我想從小處着手，專從兆文上研究。

但是要作這篇文章——甲骨卜兆研究——最困難的是參考材料之缺乏，除了周禮，龜策傳和吳中卜法外，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所載，無復一存。所以除此三種以外，幾乎找不到第四種有關於占卜的材料。因此我在讀書之時，留心關於占卜的隻字單句的載記，搜集既多，稍加整理，成此骨卜考；雖亦眇遙得很，或者可以為商代骨卜的借鏡，說一句酸話：『亦孔子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歟』（註一）

用骨占卜的，據書籍所載，而最普通的有兩種：一，羊骨卜；二，鷄骨卜。今在下面分別論之。

羊骨卜 羊骨卜簡稱羊卜，或叫灼骨卜；盛行於西域匈奴諸國，滿州語叫『哈拉巴』（蒙）蒙古語叫『答魯』（蒙）西藏語叫『鑽克拔』（藏）其卜法大概與商代骨卜相同。宋史夏國傳云：

……篤信禳鬼，尙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以求兆，名炙勃焦……。（遼史西夏傳與此同）

燕北雜記也說：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不破卽不出。（契丹國志與此同）

人類與畜類之脾骨，俗叫做琵琶骨，所以這種卜法又叫做燒琵琶。黑韃事略云：

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天子，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不占，占不再四不已。

又徐霆疏云：

霆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卜使命去留……燒琵琶即鑽龜也。

他說『燒琵琶即鑽龜』是錯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夷狄使用『燒琵琶』，大概以決軍事者爲多，所以漢書有同樣的記載：

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

——漢書西域傳渠犂城

這都是灼而致兆，因兆定吉凶，與中國古法大概相同。但是有的地方，兆坼不是因灼而得來的：

韃韃占卜，每用羊脾骨以鐵錐錐之，視其兆坼，以決大事，

——燕北雜記

這種使骨裂兆的方法很特別，與一切骨卜都不同。惟有一種瓦卜與此相近：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祠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

以卜休咎，仰爲吉，覆爲凶。又巫俗擊瓦，觀其文理，以定吉凶，曰瓦卜。

——南部新書

但是我想骨卜決不和瓦卜那樣的。燕北雜記所載疑有脫誤；或者鐵錐下誤奪『火』字，有蒙韃備錄作證：

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火錐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所謂「以鐵錐火錐之」，並不是拿鐵錐擊骨，使其致兆，以我推想，當爲燒鐵錐使紅——所謂鐵錐火是也——然後熨於骨上，骨着熱，當即爆裂。其理與燒灼同，不過手續上直接簡接的不同而已。燕北雜記的作者，也許不是眼見的，傳聞所得，遂不解於鐵錐火之「火」字，而刪去之，於是有這種特奇卜法。

兆象既得，就要請卜師(?)審兆定吉凶了。如何定吉凶的標準呢？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厥亂』(註二)

以艾灼羊脾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註三)。其法：

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之勝負。又有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


——夢溪筆談

這似乎專卜主客——神明與主人——的勝負，範圍很狹小，所以觀兆的方法也很簡單。西域又有一種觀兆定吉凶的方法是這樣的：

西域番用羊膊骨炙灼，視其裂文，直者吉，丫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

——維西見聞錄


所謂『裂文』便是兆圻。『直者吉』即龜策傳所謂『橫安吉』，即橫折而平者也。玉靈秘本說得更明些：（註四）

上甲乙屬爲金兆形，頭高足管，旺相精明，正卦形；諸事吉。牠的形像如：，繇詞是；

甲乙身平萬事宜，六爻平靜任施爲。

前程穩許凶成吉，一路滔滔福自隨。

於此可知兆象都以平直爲吉。所謂『丫又文明而有理者次之』，龜策傳叫做『足開』。足開大都爲事的正面，故吉。玉靈秘本以『插花枝』

一像最相近。牠的形像如：，繇詞是：

插花枝兆喜中求，嫁娶陰人體態修。


求利求名皆可遂，身枯體瘦自淹留。

這樣看來，的確比平直的次一等。所謂『亂者凶』，大概文理不清，

多枝節，在玉靈秘本中這種形像很多，如： 繇詞是：

甲乙足上亂枝生，或上生兮或下生，

皆非喜兆須深記，上者爲災下者速。（註五）

又有一個叫做『亂絲形』如：（註六），繇詞是：

亂絲形，無事也有驚。

總上看來，西域的羊骨卜，與此我們古代的骨卜相去不遠，因此可以知過商代骨卜定吉凶的力法，與大概相同。其吉凶的標準也很簡單，決不會象龜策傳，吳中卜法那樣煩瑣，

這些卜法，在金元時代還很流行，所以在元史裏常常可以看見燒羊脾骨卜吉凶的玩意兒，其後夷狄被華化，逐漸文明，亦不信此。故如近代之蒙古鑑，蒙古調查記等，都不載此事，而以鮑仲嚴先生爲此

邦人士，亦不知其詳矣！現在徒仗紙上的材料講此玄虛的事，實在不能叫人無所疑的。

雞骨卜

雞骨卜或簡稱雞卜，其名始見於史記：

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

漢書郊祀志亦云：

東歐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邇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

又云：

粵人信鬼而以雞卜。

卜法是這樣的：

用小雄雞撲殺之，取其脛骨，用麻線束之，以竹挺插所束處，俾兩骨相背，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定吉凶。——漢書注

舊雲南志也這樣說：

取雞雛雄者，生剝取兩脾束之，細剖其皮骨，有細竅刺以竹簽，向多寡向背順逆之形，以占吉凶。

還有一種卜法與此不同：

邕之南……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爲卜，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訖，即殺雞狗煮熟祭之，獨取雞兩眼骨上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

——北戶錄

這樣看來，雞卜與羊卜不同，與龜卜差得更遠。但是牠也是觀細竅定吉凶，似乎與觀兆圻的方法相近。

現在雞卜廣東也不用了，其法亦無可眼驗參證了。（聽說廣東現在尚有白鴿卜者，其法未詳，不知與雞卜同否，俟考）

牛蹄卜 羊骨卜，雞卜之外，還有牛蹄卜，也是觀竅定吉凶的：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蹄占其吉凶。

——後漢書 東夷傳

定吉凶之法是這樣的：

扶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晉書（後漢書注引魏志，遼東志，並與此同）

此外有虎卜，鼠卜等不下十餘種，因爲與本文無甚關係，所以概從略。至於龜卜，爲本文主要點，下章分別討論，故此不臚舉了。

日本骨卜法

後漢書東夷傳倭國下有云：

灼骨以卜，用決吉凶。

北史倭國傳也這樣說：

知卜筮，尤信巫覡。

因此我知道日本也用骨占卜事情的吉凶。他們處處仿照中國，占卜或者也是中國的遺法；於是向日本方面搜集關於占卜的材料，欲藉以解決中國占卜問題。

然而因爲占卜同樣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材料之缺乏，幾與中國相埒。幸賴同學周君一良的大力，替我四面搜求，得到了一些，總算沒有完全失望。現在把各書刪併遂譯其大概於下：

日本骨卜也有兩種：一；鹿骨卜。二，龜卜。鹿骨卜較早，龜卜則爲代鹿骨卜而起的。

鹿骨卜 鹿骨卜簡稱鹿卜，他的起源很早。其法：在雄鹿的肩骨的上部畫象田町（註七）那樣縱橫的文，然後拿波波迦木（註八）灼之，以卜事的吉凶。這叫做太占，亦叫太町。其後以龜甲代鹿骨。

龜	卜
---	---

龜卜之法，在龜甲上鑿阡陌之形，也拿波波迦木灼之，和鹿卜一樣。

凡龜甲有首，尾，中三部；從首尾的正當中破爲二塊，其破折那一面叫尻甲，亦叫做本；靠邊緣那一面叫上甲，亦叫做末，每塊又畫如溝形的六條；在頸的左右，各辟一條，叫做頸甲，又叫做圭甲（因爲他的形象圭）次一條叫廣羽；（因爲他在六條中爲最長）次一條叫做高羽；次一條叫做無溝（廣羽，高羽共四條，這上面都有一條如溝的形，此條沒有溝，所以叫無溝）以上都用于御卜。圭甲，神羽用于普通卜。

御卜：兩個人相對坐，各人拿兩塊龜甲相祝，然後兩人都灼，這叫做相手。兩人共灼出十個兆來，以此論定吉凶禍福。

灼骨的方法：本是本，末是末，灼先天後地——自下移至上——然後把水澆上去。再把龜甲橫過來拿——本向右，末向左——先灼可彌（近手處）次灼依彌（近身處）然後在溝上亦澆以水（先可彌，後依彌）於是甲上便裂出五個兆象來。下面的叫『吐』；上面的叫『普』；左面的叫『加美』；右面的叫『依美』；中央的叫『多米』。象天地的兆有二十九個；象神人的兆各三十八個，總共有一百三十卦。

每一個兆有三種看法：吐的直圻叫『宇流波志』；右圻叫『與利女』，又叫『與世多利』，並爲吉兆。左圻叫『由流伊馱』，又叫『能幾多利亦止由流』，爲凶兆。普的直圻叫『宇流波之』；左圻叫『美多』，又叫『宇美須流』，並爲吉兆；右圻叫『佐良毗太』；爲凶兆。加美的直圻叫『宇流波之』；左圻叫『伊幾之伊』，又叫『阿駕利』，並爲吉兆；右圻叫『於駝之伊』，爲凶兆。伊美的直兆叫『宇流波之』；右圻叫『伊幾之伊』，又叫『阿賀利』，並爲吉兆；左圻叫『於駝之伊』，又叫『佐賀利』，亦叫『爾胡之』，亦叫『奈胡之』

，爲凶兆。多女的內兆（註九）叫『字流波之』，又叫『字知波良美』；爲吉兆；外兆叫『保加波良美』。又叫『幾禮久之美多利』，爲凶兆。

從這上面看來，凡是直兆都是吉的，左右坵的吉凶，無一定，隨卦而異，所以說：

凡其觀兆定吉凶，其意很深，在於占卜者的悟解，故無一定之法。

——對馬龜卜口授

聽說現在日本伊豆，對馬兩處，還有用龜卜的。

總上看來，日本骨卜法，與中國很有些不同，其最要點爲在甲上鑿十字形（即所謂田町形）所以裂出的兆坵有左有右，即因其左右而定吉凶。中國則鑿鑽成⊙形，並且只灼一面，所以只裂出一條兆坵（詳見下章鑿鑽灼與兆坵的關係）定吉凶的方法，當更不一樣了。

上面說灼後要澆水，這似乎與中國卜法相同，吳中卜法云；

既灼之後，其龜板爆有聲，是云龜語，然後覆板而視之，即以所盛水，以指濯其刻處，必有坵焉。

上面所據的幾類骨卜，雞骨卜，牛蹄卜，日本的鹿卜，龜卜，都與商代骨卜不同，只有羊卜稍近，最緊要的是維西見聞錄的一條記載，從這一條上我們可以得到定吉凶最簡單的標準：平直者吉，Y 叉者次之，亂者凶。

...../.....

注一：商代以龜甲，牛胛骨爲卜，本文爲稱述便利起見，無論以龜甲，牛骨，羊骨，雞骨等爲卜者，統稱「骨卜」，以別於蓍。但有時直稱龜卜，羊卜者……者，則爲龜卜，羊卜……等所獨有之卜法。

注二：乱，原注必定反。

注三：死跋焦，即宋史所謂「炙勃焦」，

注四：龜策傳與玉靈秘本，雖然是專講龜卜的，但是商代龜甲獸骨並用，其卜法當然也一樣的。

注五：斜出於橫圻者謂之「枝」，又叫做「累」；此處所謂「上」「下」，即指其上下枝。

注六：玉靈秘本中有許多兆像是不合事實的，如亂絲形之類很多。此處不過借以說明「亂者凶」而已，說詳下章論龜策傳與吳中卜法。

注七：田町即阡陌。

注八：波波迎木即櫻樹。

注九：右面的叫內，左面的叫外。

.....

本文承鮑先生仲嚴指導滿蒙占卜情形；同學周君一良給我搜集日本占卜的材料，我都非常感激，特在此處表示忱謝。

二十，四，二入于燕京大學之餐英堂

日本占卜參考書

日本紀

對馬龜卜次第

對馬龜卜口授

新撰龜相記

被壓迫者每數年得到一次允許來決定壓階級
中誰將到國會裏去代表他們，欺壓他們
——馬克斯對於國會代表的批判

資本主義國家之不平衡的發展

可 濁 譯

我在自己的報告中；說 Lenin 發見了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的經濟的畸形發展的規律，從這個規律，從這種畸形的發展和突進的事實，得到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能夠勝利的思想。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埃夫對於這個原則是反對的。托洛茨基說： Lenin 這個原則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而季諾維埃夫也和托洛茨基同聲附和，說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在壟斷的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比現在壟斷的資本主義時代還要大些。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的規律，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能夠勝利的理論，是不相關連的。

托洛茨基反對 Lenin 這個有名的理論原則，反對這個不平衡發展的規律，這是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這個規律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相反，這是大家知道的。

此外，托洛茨基在此地犯了庸俗的見解，他在這裏把過去各國經濟上的不平等（這些國家這種不平均決不能使他到突進的發展）和帝國主義時代經濟的政治的不平衡的發展混合起來了。在帝主義時代，這些國家間經濟的不均果然比從前要小些，但是經濟的政治的不平衡的發展却比以前還要大，比以前要更猛，而且這種不平衡就必然要突進的發展，使工業落後的國家能夠多少在一個短時期內超越到前面去，因此，就不能不造成帝國主義大戰的先兆，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

混合這兩種不同的現象是不可以證明，也不能夠證明托洛茨基的

理論「高明」的。

但是我不能瞭解季諾維埃夫，他以前既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主義者，應該稍嘗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味道。他爲什麼能說以前不平衡的發展，比現在壟斷的資本主義時代要大。爲什麼不怕把自己沈陷到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和考茨基派的理論中去呢？爲什麼能確信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勝利的思想和不平衡發展規律不相關連呢？

Lenin 這個思想，就是從不平衡發展的規律得出的，這難道不是大家所知道的嗎？且看 Lenin 下面幾句話是說什麼：

『經濟的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必然的規律。由此得到結論，就是首先在幾個國家或者甚至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可能的。』

不平衡發展的規律由什麼出發呢？

這個規律是以下列幾種出發的：

1. 舊的非壟斷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發展到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了。
2. 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爲自己的勢力範圍已告完結。
3. 世界經濟的發展，使帝國主義列強爲着市場，原料和擴張舊勢力範圍而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鬪。
4. 這種發展是不平衡的，是突進的，舊先進的列強從市場擠出，新先進的列強登台。
5. 這種發展的規律，就能使一些帝國主義國家以很快的方法發展技術，賤賣商品，爭取市場，給其他的帝國主義以莫大的損失。
6. 這樣，使重新瓜分已經瓜分過的世界成爲絕對必要。
7. 這樣新瓜分，只有用強迫的方法，看看那一個帝國主義的武力要強大些。

8. 這種情勢就不能不引起帝國主義國家間大衝突和大戰爭。

9. 這種的情勢，必然使帝國主義者兩敗俱傷，造成帝國主義戰線在各個國家內有破裂的可能。

10 帝國主義的戰線在各國破裂之可能，就不能不造成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之極有利的條件。

在帝國主義條件中，這種不平衡的緊張及其不平衡發展的主要意義，是由什麼決定的呢？

這是由兩種主要的情勢來決定的：第一，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分割世界已經完結了，「自由的」土地在自然界中再沒有了，而重分世界乃是求達經濟「均等」之絕對的必要，其方法就是帝國主義的戰爭；第二，就是技術向前的大發展，從廣義說，就是使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在爭奪市場和爭奪原料等等爭鬪中，能夠容易趕上和超越別的帝國主義國家。

可是這兩種情勢只在已經澎漲的帝國主義時代才發展到了最高點的。在別的時候這些情勢發生就不可能，因為只有在帝國主義時代瓜分世界的事才能完結，而技術上大發展的可能也只有已經澎漲的帝國主義時代才有可能。

理既如此，事實亦然，譬如英國以前是工業最先進的國家，使其他各國落在他的背後至百餘年之久，而以後在壟斷的資本主義時代，德國只需二十年的時間便趕過了英吉利，而美利堅還不要二十年的功夫便趕過了歐洲諸國。

這樣看來，怎麼能夠說不平衡的發展以前比現在要大？又怎麼能夠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的見解與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規律不相關連？

難道這不是很顯然的嗎？只有那些對於理論是門外漢的人才會把

過去工業國家的經濟不平等，和僅只在壟斷的資本主義時代才特別劇烈顯着的經濟的政治的不平衡發展的規律混爲一談。

只有對於 Leninism 毫無常識，才會使季諾維埃夫和他的朋友們以更荒唐的主張，來反對 Lenin 的有名原則，——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的不平衡發展的規律，這難道必須解釋嗎？

東 亞 印 書 局

敝局新由外洋購到最新式印刷機器及各號中西銅模自鑄中西文各號鉛字聘請專門技師承印中西文書藉年刊月刊學報雜誌銅版三色鋅版五彩石印兼售銅模鑄字無不工精價廉

地址：北平燈市口二號

電話：東局三八二二號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經濟

日本經濟批判學會編

素英譯

目次

- 一·世界恐慌的歷史地位
- 二·世界恐慌的現勢
 - A. 世界恐慌之地理分佈
 - B. 世界各市場之狀況
 - (1) 價值之變動
 - a. 商品市場物價的跌落
 - b. 股票價格之混亂
 - (2) 外國貿易的減退
 - (3) 滯貨的堆積
 - (4) 失業的增加
- 三·世界恐慌的因
 - A. 農業恐慌及其發展過程
 - B. 帝國主義時代是工業過剩生產及其發展過程
- 四·經濟恐慌與蘇聯經濟
- 五·世界恐慌的展望

一 世界經濟恐慌之歷史地位

一九三〇年是世界經濟大恐慌之一年。沒落的資本主義今日正在

陷入第二週轉期。將來的三十年代，將在這時期內形成。現在的世界恐慌，是這回轉期的信號，它在歷史過程中所佔的地位，有決定的重大意義。

恐慌在資本主義之發展過程中是一個必然的現象。近代的產業，從一九二五年英第一次爆發的恐慌起，便踏進了恐慌的週期循環。自此以後，產業的循環總是不斷地在靜止狀態——漸形活躍——產業繁榮——生產過剩——恐慌——產業衰沉——靜止狀態的局面下週期地進展着。不消說，恐慌必然要使生產力暫時歸於破壞；但就全體言之，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是向上的，不僅生產力日見發展，社會的消費力亦隨之增大。但在歐洲大戰之後，產業循環及其週期運動，幾乎完全消失了戰前正常的形態，而現出熱病發作似的變態的景氣運動。好景氣的期限特短，而向來祇是瞬息即過的恐慌，反而成爲長期的，慢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歷史任務，即在不顧一切地，以幾何級數的加速度去發展人類勞動的生產力」。戰後景氣運動的情勢，明顯地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終歸將其自身老毫無能的風燭殘年斷送了。」(馬克思)

獨占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級，成爲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一切的獨占必然演出停滯和解體的傾向。所以李寧認爲帝國主義是過渡期中的資本主義，或更正確地說，是趨向死滅的資本主義。然而，『如以爲這解體的傾向與資本主義之急激發展是不相容的，這却誤解了。事實決不如此。個個產業部門，各個資產階級層，各個國家，在帝國主義時代中，多少要顯出這些傾向之一或其他。就全體來說，資本主義較以前爲急速地發展，但這發展的現象不僅一般地日趨不均，而在這不均現象中，特別現出資本力強大的國家（如英國）之解體。』（伊里奇）各個產業部門，各個資產階級層，各個國家中之一般地發

展不均，尤以資本力強大的國家之解體傾向，特別露骨地釀成彼此間之激烈的矛盾和衝突。獨占怎樣使資本主義諸矛盾更爲激劇化，諒爲盡人皆知之事實。大戰後景氣運動的失常，卽爲諸矛盾陷于急劇化之一表現；獨占資本主義之解體傾向，必然是『走向死滅的資本主義』之景氣運動底崩潰。

自歐戰時之俄國革命以後，直至戰後二三年間，是帝國主義第一個回轉期。俄國一舉而推翻沙皇之資本主義統治。連續有二三年之久，帝國主義戰爭的破壞作用，以及由戰爭引起的飢饉恐慌，使全歐各國均瀕于資本主義之一般的危機。據全球六分之一面積的國家，脫離了資本主義的羈絆，而建立另一新的社會制度。此後蘇聯之驚人的發展，吸引全世的注目。只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即可充分地肯定資本主義動搖之一般危機。

勢所必然地，中歐及西歐各國伴賴資產階級之大量的讓步，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之反階級的効忠，總算勉強克服了一般的危機，而得到相對的安定局面。合理化運動是此時政策的特徵。從促進勞動力的發展和加強勞動的強度之努力中，實行無限制的榨取，卽是合理化的實質。因此，生產力又恢起來。但同時也惹起國內市場日趨狹隘化的現象。『合理化直接地引起生產過剩。』（拉賓斯基語）因此，由合理化而生的生產力發展，其景氣的亢進，便爲狹小的市場範圍所局限了。擴大市場的範圍，祇有攫取海外市場之一途。於是國境上加特爾之高度關稅政策戰，便隨之出現；國內加特爾的獨占亦因之形成。對外實行低價投賣的政策“Dumping”，資本輸出的競爭，以及爭取市場的鬥爭，於是一天天地激烈起來。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煙雲，日見濃厚。

於此，我們應當注意戰後各國間之發展不均，日形顯著的現象。

當歐洲各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均呈露停滯或解體的徵兆時，北美合衆國的產業尙在蒸蒸日上。一九二〇——二一年恐慌之後，美國以其雄厚之資本大規模地實行合理化。經過一九二四和二七年兩度的頓挫，全體又重新躍進好景氣之中。可笑的是，有些人們忘却了戰前資本主義時代的經驗，習染於戰後歐洲的景氣運動，產業稍微見出一點正常的開展，便手舞足蹈的歡呼：『美國的繁榮將保持永久！』

現在世界經濟的中心不僅是在美國；並且世界資本的支配權，操於美國二三金融資本團的掌握中。英美尖銳的對立，達於普遍的最中心的對立形態，而出現於歷史舞臺之上。

在這樣發展的不均衡之中，資本主義的諸矛盾日趨激化，然而一九二八年的生產力仍突破戰前的水準。但同時矛盾的威壓也一天天地加大。相對安定之基礎開始動搖，解體的作用日甚一日。資本主義第三期之特徵，開始在各部面上顯露出來。空前的經濟恐慌之襲來，已達無可規避之境。並且，這個恐慌包藏着進展到經濟恐慌以上的可能性，其中內含着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之緊急關鍵。

二 世界恐慌之現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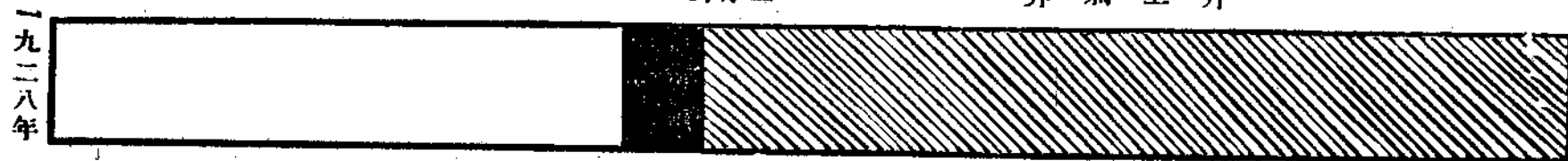
A. 世界恐慌之地理的分佈及其深度

一九二九年襲擊美國的經濟恐慌，雖然各景氣觀測所不斷地發出豫報，然如此大風暴，到現在幾乎席卷了一切先進資本主義列強以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而演成舉世騷然的惡劣局勢。

柏林景氣研究所根據今年中季的景氣情勢，作成下面有趣的圖表。我們參照此表及其他新的材料，關於各國的景氣運動(不如說恐慌)的現勢，做一簡括的說明。

世界景氣變遷圖 (每年年中之景氣狀態)

景氣下降及停止 上昇停止 昇氣上升



一九二八年

伊波葡暹秘法波錫芬羅墨古馬荷奧意德英 匈波阿 巴保維烏羅克育智挪新愛南澳丹瑞瑞西捷中比荷英日加法美
 圭利荷羅普領羅蘭蘭馬西巴來領大大意吉 牙蘭根 圭利加尼拉馬里哥利威西爾北洲麥典士班克國利蘭印本拿國合
 特亞牙 印底諸 尼亞 度 利 廷 亞拉 亞 亞 夫 蘭 自由邦 時 大 分國
 維 支國 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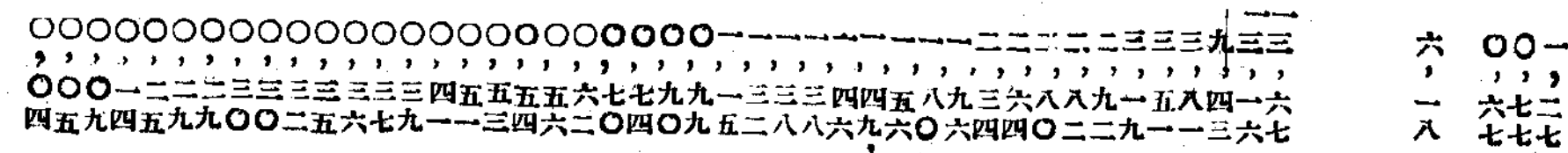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

巴伊波維暹烏法波克錫愛英西荷澳阿德 葡智南奧瑞瑞捷比荷日加法美 保秘克巨挪新丹意英英
 拉來拉尼羅拉領羅命爾領班領洲根國 牙利北士典克利爾本拿國合衆國 加利亞斯 亞 夫 利 度 利
 圭特維鳩 圭印底比古爾馬牙印中廷 邦 大 衆 國 亞 拉 夫 蘭 利 度 利
 亞波亞拉 度諸亞巴自來 度國 邦 夫



一九三〇年

巴伊波保葡維暹秘烏法波羅克巨錫匈芬羅智墨新古南波奧瑞瑞巴英西荷捷澳中比阿荷意英日加德英美 法蘭西 挪威 丹麥
 拉圭利加荷尼羅魯拉領羅命爾領班領洲根國 牙利北士典克利爾本拿國合衆國 加利亞斯 亞 夫 利 度 利 國 國 國
 圭特維鳩 圭印底比古爾馬牙印中廷 邦 大 衆 國 亞 拉 夫 蘭 利 度 利 國 國 國
 亞波亞拉 度諸亞巴自來 度國 邦 夫



上述48圖1928年貿易總額92.8% 下層數字為各國占世界貿易之成分 (柏林景氣研究所四半期)

八十年前，恩格斯對於英國資本主義作如次的結論：「在現在英國的工業雖用盡一切救濟的手段，終因生產力的膨漲力超過生產品的銷路，致昔日介於於恐慌之間的繁榮時代，漸次消逝，代之而起的，是短期的微弱的產業的稍形活躍。這畸形的狀態，在其自身內並沒有付存在自救的手段」

今年前半期，未被恐慌波及的挪威，丹麥，法國，愛爾蘭等國，亦因受世界恐慌的阻止而不能發展，豫料這樣的停滯狀態，不久必將陷於全部的或部份的恐慌。尤其是在法國，這個趨向更爲顯然。法國在一九二八年生產有急速的發展，至一九二九年生產指數達一三九（一九二八年爲一二七），二九年末以後，生產指數幾保持一四四之高度，然而在重工業，纖維工業，建築業中便有普遍停滯的現象，汽車工業更呈減退之兆。雖然現在法國尚不能說是普遍的大衆失業，然失業增加的傾向却甚顯然。躉賣物價指數幾乎追上世界的水平，股票商場自去年初起，便漸次微弱，（自去年七月始，一年間股票價格跌落百分之十一）利息顯著的低下，資本發行在本年四五六三月間減少四十六億八千佛郎（一二三月間低三〇%），但一般的恐慌尚未顯露。然而在另一方面，法國的農村經濟同他國一樣，因生產過剩，價格跌落（尤以小麥，葡萄酒爲甚），而日形窘困。法國貿易亦因世界恐慌的影響，致本年前八個月的貿易額較去年同時間減少一一%（約八十億佛郎），就中以原料輸入及製造品輸出爲尤甚。因而法國資本主義努力擴張國內市場及其殖民地之商品銷容力，（所謂塔迪氏之五年計劃），而其終局仍將演出法國資本主義內含的諸矛盾之爆發。從現下各方面的情勢觀察，法國欲保持其向來例外的地位，勢不可能。恐慌局面的進展，資本主義危機的迫切，使白里安出而主唱反蘇聯大聯合政策一歐洲聯盟。

現在方踏上恐慌之端的荷蘭，瑞士，瑞典等以及殖民地新西蘭等國內，其其景氣的下向運動雖然不過是個別的現象，主要的生產尚未減少；但這些國家的產業泰半依存於海外輸出，故貿易之不振，即足使它們感到極度的不安。

世界資本主義諸國沉入無底的恐慌深淵裏。在這樣世界恐慌進展的深淵中，具有決定的意義的，即是美國。今年春，美國產業景氣的下向運動曾顯出一時停頓的現象，其後，恐慌益形深刻，物價與股票價格跌落不止，（據 Fisher 的指數：較去年九月末一年間低落一三%，四一%），胡佛雖然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實行撲滅恐慌的政策，而生產（據Analist 雜誌：去年八月至今一年間，生產指數由一〇六·八跌至八一·四）及建築事業（今年九月較去年九月減少百分之三十三）均大形縮減。他方作業縮短，貸銀低下，失業增大（詳情見後）以及由農產物——尤其是棉花及穀類價格的狂跌而生的中小農民經濟之窮乏化現象，使內國市場愈趨狹隘。因而美國資本主義一面藉關稅等壁障的增大（消費者對新關稅的負擔約十億萬國！），加強對外國商品輸入的限制；一面從恐慌中打出血路，強行增加輸出，使爭奪海外市場的競爭益形尖銳化，因而更加促進恐慌向高度發展。

英吉利因爭奪世界市場的霸權而與美國的對立，隨恐慌之加深而益趨劇烈，英國沒有戰後美國那樣景氣亢進的經驗，自始即由慢性的產業不振而走上恐慌之途。今年中季的生產率低過一九二四的水平，重工業的定購不斷地減少，鋼鐵業·造船業·金屬加工業·尤其是炭礦業和在遠東市場上不斷受排擠的棉織工業，其生產額量與就業人數之減退，異常顯著。因而失業者的加增逾過季節的變化，而成爲經常的現象，本年十月初加入保險的失業者人數達於二百十六萬人，一年之間約增加二倍；今年冬季的失業總數必不下三百萬人。物價跌落使

產業資本大感威脅，雖然力行合理化政策，仍不見有何轉機。因而有力的金融資本家進而積極主張保護貿易的政策，本年十月間之英帝國會議其主要任務即在確保英帝國國內的市場。

與英國同樣沒有經驗過戰後景氣亢進的諸國，日本亦其中之一。一九二七年春季之金融恐慌尚未整理完了，世界恐慌的襲擊攜一九三〇年初之金解禁而俱來，使日本之恐慌更形尖銳化。鐵鋼業隨世界市場之價格低落而有普遍的衰退，加之近年軍備縮小，此業更受極大打擊。木棉工業，因中國的內亂與銀價暴跌，及印度棉布關稅的提高，市場範圍大形縮小，棉業的恐慌日益嚴重。蠶絲業更陷于最惡劣大狀態。生絲與絹織物等占日本輸出之半，其中百之八十輸入美國。所以美國的恐慌直接使生絲消費減少，日本的絲品輸出自然大受影響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棉織工業與製絲業初時盛行生產制限政策，勞動者的解雇，工資的低下自然與之相輔而行。尤以生絲價格的低落引起繭價的暴跌，同時米價亦跌落不已，農村經濟日形貧乏，破產之危，在在皆是。

在德國，自合理化完成以後，生產的發展幾完全陷于停滯狀態，本年六七月中之生產水平即較去年低下百分之十七。開始從石炭·鐵·鋼·機械·造船等重工業起，進而及於電氣·建築·車輛製造等全般的生產手段工業，都明顯地現出生產減退的現象。纖維工業毋庸論，工業品與農產品價格之差日趨顯着，政府雖用盡各種政策挽救，農業之不振還是一天天地增大。另一方面，受補助的失業者自去年以來，一年之間約增加二倍（二百十六萬人，今年七月底失業者總數達二百七十六萬人），因而失業補助之支給狀態一天天地惡化。勞動者反抗資本家之降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與加強勞動強度等殘酷政策的鬥爭，不斷地爆發擴大。自今年五月起實行的楊歐文賠償計劃，民衆的負擔加重；恐慌的發展，亦增加各種社會的設施之支出，最近的許多財政

案使內閣感到棘手。今年九月總選舉的結果證明資產階級之法西斯底化，暴露資產階級陣營內的動搖，極左政黨的空前勝利與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這都在這恐慌的局面下之必然的現象。

在法西斯底專政下的意大利，其政府儘管有怎樣樂觀的報告，然事實上生產額却明顯地減少（尤以蠶絲！人造絲除外，木棉·羊毛等纖維工業及汽車工業為甚），最近這樣傾向更為顯著。另一方面，政府厲行軍需工業之保護政策。本年七月間，意大利失業者達三十四萬，一年之間增加一，七倍；勞動者的生活在歐洲的最貧國以下，（據國際勞動局統計：意大利勞動者的實質工資僅當英國的四三%）。在農業方面，生產品價格暴落的結果引起農業的恐慌。金融市場上的不兌現滙票驟增，破產者層出不窮，金融資本力圖擴張其勢力，使中國小資產階級層普遍地陷於破滅。這些現象釀成法西斯底內部的傾軋與不滿，法西斯底的政權因之開始動搖。

從波蘭起，以至捷克斯拉夫，奧地利，匈牙利及其他巴爾幹各國，在美國恐慌之前，這些東歐國家的工業和農業便瀕於危機，此次受世界恐慌的波動，更加一層惡化了。工業生產激減（波蘭紡績業今年中季較去年減少二四%，同時捷克斯拉夫鐵工業減少二〇〇）；失業者增大（一九二九年級，一年之間約增一·五——二倍）。這些國家的重要產業——農業，其產品價格（尤以穀物為最）跌落，使農民，尤其是中小農民日形窮乏。同時，都市勞動階級之貧困化，都可促進羣衆運動之蓬勃爆發，因而使此等國家底法西斯底政權大感威脅。十月五日在雅典為克服這些危機而舉行的巴爾幹和平會議，現在轉為反蘇聯的大聯合，而採取攻勢。

以下我們再看植民地和半植民地的情狀。這些地方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重要原料和食料的供給地，亦是銷容大量商品的市場，和重要的

投資市場。

拉丁美洲在合衆國恐慌很早以前便開始經濟恐慌。最近殖民地商品慢性的過剩生產（巴西之咖啡與膠業，古巴之蔗糖，意圭特之可可，波科維亞之橡皮等）這些商品的主要顧客是美國，又加這些商品的生產是單一的耕作，所以使這些國家的農業恐慌更加激劇。在巴西，農業勞働者的失業日漸增大，工資甚至降低了一半。另一方面，礦產物之生產過剩（墨西哥之銀，智利之硝石及銅，維尼鳩拉秘魯之石油等），因而使拉丁美洲更陷一層苦境，引起信用之極度恐慌。拉丁美洲的產業既與英美兩帝國主義有密切的結合，這必然使二帝國主義爲爭奪完全獨占而相互鬥爭，這裏便含孕着引起戰爭的危機。

戰後在經濟上漸次離英而獨立的加拿大，其重要產業之木材，製紙等工業，當然要直接地受加拿大恐慌的影響。他方，加拿大的小麥，亦因世界的生產過剩而價格跌落，農村經濟顯著地趨於窮困，政府及當事者的統制方策完全歸於泡影。在澳大利亞，情形更加惡劣。占澳洲輸出之大部的小麥，小麥粉及畜產物（尤其是羊毛）等空前的大跌落，使全國經濟瀕於危機。

飽受英帝國主義榨取的埃及，其國內恐慌因人民購買力之低下而益形深刻化，商工業者多半淪於破產。棉花之世界的恐慌，尤以與斯丹棉花之競爭，使埃及棉花大量的滯貨港口，不能外運。爲救濟棉業，國庫涸竭；政府便利用關稅政策，充裕收入；然而物價（尤以食料品爲甚）因而騰貴，致使領取不足生活費的工資之勞働者，更加一層困苦。爲英帝國主義傀儡之埃及政府，束手無策。各地反英運動蓬勃怒發，暴亂屢起。

與埃及處同等境遇的印度，亦因世界恐慌，棉花與黃麻價格暴落，農村經濟受重大打擊。棉布關稅提高，唯對英之棉製品自三月起實行

持惡關稅，加之反英運動的熾烈，排斥外貨，提倡，提倡國產自給的呼聲普遍全印，致使一般的貿易極為不振，盛極一時的印度紡績公司終於停業，各種商店工場相繼倒閉。

馬來，荷領印度尼西亞等地的橡皮，蔗糖，錫等均生產過剩，致中小經營者瀕于危殆；土民無農業勞動者的生活困苦已極，各地叛亂此仆彼繼。

最後我們論及世界上唯一未開發的而市場已行開放的中國。一九二九年終之銀價暴跌，多數中國錢莊及商賈因之倒閉；貿易的疲滯，予財政上以極大的惡影響；一月中旬政府發表海關稅徵收金本位佈告，五月間又下令禁止金輸出及銀輸入。多數工廠淪於危機，作業時期實行減短，上海武漢等工業區之失業者驟增。他方，中國北部年來之農業恐慌，使幾百萬農民在飢饉餓的悲慘生活中掙扎着。中國南部雖不若北部之甚，然長年的戰亂，租稅的征求無厭，階級鬥爭的普遍，民衆的生活亦極困苦。

B. 世界諸市場之狀況

1. 價格的變動

合世界經濟之個個領域的景氣狀態，而演成此極深刻的世界經濟不振的現象。這種現象之總括的表現是：一般的物價低落，直到今日，景氣運動大部份都是迅速在每况愈下。

a 各商品市場之物價下落

世界恐慌開始以來，直至今日，一年之間，世界諸重要國家中，幾乎無例外地顯出物價跌落的現象。本年上半期各國之物價下落雖不一致，然都是開始往下更深一層的跌落。在七八月間，有二三國的物價下落稍稍停止，其中也不過少部份的物價稍見騰貴；一入九月，農產物價格再度跌落，終至於一發而不可收拾。今年南半球有史以來的

大豐收，和蘇聯對歐諸國的輸出，這兩個勢力的威脅，使九月下旬芝加哥貿易所之小麥市場達一九〇六年以來之最低價格。在利物浦，小麥物價亦達一九一〇年來之最低值。十月間日本發表空前的豐收報告，其結果使米穀貿易所之立會，臨時中止，米價急速下落。米價之跌落，使肥料等其他農村消費物底價格亦隨之下落。因此，一九三〇年中，直到現在，物價下落運動尚未停止。

世界主要六國，自一九二九年八月始，一年之間，物價下落的比率，可從下列第一表窺其梗概。

第一表 物價下落比較表

	1928年	1929年八月	1930年八月	一年間下落數
德 國	100	98.6	89.1	9.5
英吉利	100	96.9	84.0	12.9
法蘭西	100	96.1	85.8	10.3
意大利	100	93.5	82.0	14.5
美合衆國	100	100.1	86.1	14.0
日 本	100	96.6	77.1	19.5

在過去一年間，物價下落率達一三·八%。而且在此次恐慌中物價下落顯出急激的速度。就中下落率最大而值得令人特別注意的國家爲：去秋以來實行通貨收縮政策，今年一月實行金解禁的日本，其次爲意大利及美國。在相反的方面，德國之下落率最小，法國次之。

若是我們詳細地檢討上述諸國的物價指數，必可看出在此次物價跌落中的幾個特質。爲篇幅所限，不能將此特質一一詳述，只簡單指出下列幾點：

- (一) 植物類的食料品價格，空前的低落(小麥，米)
- (二) 植物類原料品的價格暴跌(棉花，橡皮，蔗糖)

- (三) 非獨占的金屬及工業原料品價格暴落
- (四) 獨占的商品，其價格之低落較小
- (五) 製成商品的指數僅有下落之傾向

b. 股廢價格的混亂

去秋以來，世界各大股票交易所，一齊陷于恐慌的漩渦裏。紐約股票交易所在今年內，有二三月之久顯出活躍的景象，去年十月十一月混亂已至之股票投機，似又呈復活之象。因此這便予在去秋票價狂跌之際以大量資金做防戰收買和金融團，得到賣脫股票之良機。不久事實證明這並不是真的景氣恢復的氣象，鐵道及工業會社的收益激減，引起新的股票市場的暴跌。這次暴跌，其震動範圍最廣，延續到五六月間。此時股票市場較去年秋的大混亂，其下跌尤為劇烈。初起時，股票商場在德意志，荷蘭等國急激的崩潰；而在美國，英國，日本，法國，今夏二個月內，尚無巨大的動搖。這個現象多少使人得點安慰。至九月，各產業部門均捲入恐慌的深淵裏。農產物市場急速的縮減，德國總選舉復及賠償問題所引起的不安，蘇聯對外輸出的威脅——這些現象的積疊，遂演成自九月中旬至十月間各股票交易所之空前的崩潰。紐約交易所打破去年最低的記錄。股票經紀人的破產，層出不窮。在十一月初，混亂的情勢更加嚴重，幾完全失去回復原狀的希望。下表指出去秋以來一年間紐約交易所上股票價格的變動。德國交易所的混亂，對於外國資本的撤回，實有重大作用。德意志政局不得安定，外國資本的流入停止，德國股票商場必永無回復之望。日本五十種重要產業的股票平均市場，在九月間，顯出一〇·八%的跌暴。

要之，自去秋紐約股票投機崩壞後，各國股票市場的動搖混亂，自大戰以後便結成密切的關係了。所以今日各國股票商場的崩壞是一齊的，在最近一月內，已達最下點。第二表可表出近年各重要國股票價

格變動的概況。

第二表 紐約股票交換所上場股票

	上場股票總數(百萬)	總價格(一億圓)	單位股票價格(圓)
1929年十月一日	1048	87.0	83.06
十一月一日	1110	71.7	64.62
十二月一日	1117	63.5	56.92
1930年一月一日	1127	64.7	57.38
二月一日	1167	69.0	59.25
三月一日	1170	70.8	60.52
四月一日	1178	76.0	64.54
五月一日	1199	75.3	62.79
六月一日	1220	75.0	61.46
七月一日	1231	63.8	51.89
八月一日	1269	77.6	52.94
九月一日	1282	67.7	52.81
十月一日	1284	60.1	46.84

(錄自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日紐約聯合通信社電)

2 外國貿易之縮小

不論從價值上來看，或從額量上來看，世界貿易是顯著地縮減了。在歐洲，輸入較輸出更為減少；在以外其他各國，正與歐洲的情狀相反。當我們考慮到這些國家的原料販賣成為困難問題時，同時便可以豫料到這些國家的輸入（也就是美洲的輸出）也必然地大形減少了。

農品價格的低下及與之相輔而行的購買量的減少，形成了外國貿易

萎縮不振的現象。

一九二九年景氣的轉向，在貿易中始自原料品。其次，由於歐洲大部份國家豐收的結果，食料品輸入的需要大形減少。工業製造品的供給逐日增多，而需求方面因為不振的原故，反形減小，所以工業品的輸出頗受打擊。一九三〇年開始以來，世界貿易之日趨不振，即此之故。據柏林景氣研究所的調查，在一九三〇年的前半年中，主要四十個國家的貿易額——當世界總貿易額八分之七——較去年同時減少的七十一億金馬克，合十三·六〇〇。

歐洲以外諸國的輸出在一九二七年終以未減縮，為前所未有。一九三〇年前半年較上年同時減少五十七億金馬克，合百分之二十。

就中受打擊最大的，為占全輸出四分之三之食糧及原料。一九三〇年前半年的輸入，比之去年，減出了四十四億馬克，合十七〇〇。貿易額最甚的國家，是高度資本主義諸國。美國最烈，加拿大，日本次之。

日本自今年一月以來，九月之間，其貿易額：輸出十一億八百萬元，輸入十二億四千九百萬元，出入相較，入超達一億四千一百萬元。以之與去年同期比較，輸出減出五億五百萬元（三七·五〇〇），輸入減少五億一千萬元（三九〇〇），而入超僅減小四百三十六萬元，（合百分之三）。輸出減縮之主要原因，由於美洲生絲市場跌落（生絲佔全日輸出四七·八〇〇）；且向中國及印度東洋各市場的棉織品輸出（占全輸出三三·三〇〇），因銀價暴跌亦大受打擊。在輸入方面，重要商品棉花以下二十種中，較去年間時稍見增加的，為麩，原油及重油；而棉花（三八·三〇〇），鐵（三四·五〇〇），木材（四五〇〇），小麥（四三·一〇〇）等，則顯出很大的減退。銀價暴落，使中國買力縮小；一月以來，中國市場大形縮減。九個月之間，輸出

較去年之四億九百萬元，減少二億九千八百萬元；輸入較去年之二億七千六百萬元，減少二億二千七百萬元。

歐洲各國 歐洲國外貿易的減縮，稍形遲緩，至一九三〇年第二四半期（即四五六三月），日見彰著。今年的輸入額較去年減少四十三億馬克，即合一料·七〇〇。這樣驚人的減退，泰半由於物價的狂跌。食料品之外，原料之輸入亦大形減少。歐洲各國輸出的減退，較之輸入的縮減，相差尚遠。今年前半年的輸出，減少百分之多·六，即二十七億馬克。在價格未甚降低落製造品中，其輸出的縮減，更為嚴重。占輸出縮減之第一位者，為英國（減退額九億一千萬馬克，一六〇〇）；英國對遠東與南美的輸出（尤以棉製品為甚），遭受重大打擊。意大利之輸出減退，占第二位，（一四〇〇）；法蘭西（八〇〇），荷蘭（八〇〇）次之。

歐洲以外各國的農業物，原料等價格，相繼跌落。工業國對於原料的需要減小，農業國的生產品價格降落，它對於工業製造品的購買能力，自然亦隨之減少。然在工業國內，工業製造的需要因為國內市場的萎縮，更加減小，所以工業國不能不力謀入量的輸出，以圖挽救。美洲合衆國，坎拿大，埃及，英領印度，澳地利亞，新西蘭，西班牙，最後以及大小列顛，都各自企圖保障本國市場銷容本國生產品的政策。在這種局面之下，美國今年六月實行的工業製造品關稅，以及十月開幕的英帝國會議，其用意所在，當可瞭然。據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的調查（見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之紐約泰晤士報），一九三〇年一月以來，九月之間，有十一國為對抗美國的輸入和報復美國關稅的修改，已行修正或正着手修正各該國的關稅。其中坎拿大，古巴，西班牙，澳洲，和新西蘭五國的關稅，實行全部的修改。法國，意大利，瑞士，墨西哥，烏拉圭乃阿根廷實行部份的修正。國際間之關稅戰一天天

地尖銳化了。

3. 滯貨之堆積

在今年半年內，農業品及原料市場中的滯貨，較去年一年高出百分之六十。

滯貨的時間及其範圍，在各個原料市場上，都顯出延長和擴大的現象。

農業生產品——小麥，砂糖，可可，茶，咖啡——以及鉛，錫，亞鉛，棉花等一類的商品，數年以來，普遍地世界滯貨，且日益增加。在一九二九年內，世界經濟消費減縮之結果，使滯貨急速增大，因而即前此富有抵抗力的生產手段工業之原料市場(石炭，鐵)，亦捲入漩渦之中。今年上半年，原料市場上滯貨的增加，實乃必然之勢。現在各國，雖然厲行生產制限政策，多數世界原料市場之滯貨，仍日見增多。

下表比較今年六月末的滯貨與去年的情形，便可以看出最近幾個月內滯貨增加的趨勢了。

我們從下表可以看出，石炭，銅，生絲，亞鉛等市場，提在主要生產國中，其滯存的貨物加增一倍，有至四倍者。在製造品市場中，尙未見大量的滯貨。

第三表 滯貨之變遷

	各年七月初之滯貨(單位千噸) 1928=100 1929=100					
	1928	1929	1920	1929	1930	1930
小麥(美洲, 澳洲) (阿根廷, 英)	66.556	95.591	103.137	144	155	108
砂糖 (世界)	52.598	61.365	70.227	177	134	114
咖啡(巴西, 合衆) (國歐洲)	11.149	8.555	17.054	77	153	199
石炭(德, 比, 薩爾) (東歐, 伯西利西亞)	50.70	21.260	93.500	42	184	440
銅 (南北美)	530	754	2.876	141	593	382

鉛(合衆國,墨西哥)	1.485	1.575	1.310	106	88	83
亞鉛 (合衆國)	403	335	994	83	247	207
棉花 (世界)	11.264	10.161	13.509	90	120	133
錫 (世界)	167	243	428	146	256	176
生絲 (日本)	92	82	299	86	325	365
膠皮(合衆國,英新加坡)	2.142	2.519	3.831	116	170	152
生皮 (美洲)	1.110	1.133	1.223	102	110	108
智利硝石(世界)	11.645	16.270	22.690	140	195	139

柏林景氣研究所 九月一日

4. 失業羣的增大

世界的失業，較之去歲，增加二倍，現在突破二千萬人數。年例失業之季節的增加，今年自初夏起，便開始顯現了。

在現在世界恐慌之前，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內，便已有慢性的大眾失業。隨着景氣的銳化，更造成恐慌與失業兩個現象的結合，結果演成資本主義史上空前的大量失業羣。以由獨占資本之生產限制產生的滯貨處置=價格維持政策，在恐慌時期內更引起持久的失業增加的現象。今年夏季各重要工業國的失業較去年同時，增大一倍；而且這個增加的傾向，往年季節的減少對之竟無何影響。例如德國的失業，往年都是從春到九月間有季節的減少，然而在今年，從三月至五月失業者數僅有極小的減少，到了六月，失業的增加較往年早至三個月，到了八月，失業的增大便超過了歷年的數目。英國自一九二九年八月失業者羣即往增大的綫上走，一入今年，這種增加的速度特度顯著。大眾失業的存在，不僅於工業國為然。世界農業恐慌，使南美，亞洲，澳洲等農業諸國的失業羣不下五十餘萬。

向為資本家階級所稱許的柏林景氣調查所，亦推定本年七月間全世界的失業人數約一千五百萬人，較去年同時增加二倍以上。該研究所關於各個國的失業推算數見於下表。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3月	7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7月
I 大量失業國					5000		
合衆國	2000	2500					
德意志	2484	1260	1324	2851	3041	2641	2765
英吉利	1204	1164	1203	1344	1694	1912	2070
意大利	293	193	229	409	385	322	342
波蘭	170	105	82	185	289	205	199
奧地利	225	110	105	227	239	150	153
挪威	24	15	16	22	23	14	
澳洲	39	41	52	57	63	65	
合計	4888	5511			103091	0605	
II 中量失業國							
捷克	50	34	34	53	88	73	
比利時	28	14	20	45	42	35	
丹麥	60	27	24	62	44	32	
瑞典	44	24	22	54	42	27	
荷蘭	51	10	12	48	34	25	
羅馬尼亞	58	7	5	7	13	25	
愛爾蘭	51	24	22	26	26	24	
匈牙利	17	15	15	20	22	19	
猶哥斯拉夫	12	9	7	6	10	10	
瑞士	7	4	5	13	10	9	
加拿大	12	6	8	24	22	20	
共計	370	174	174	358	354	299	
III 少量失業國							
法蘭西	11	9	9	11	13	10	
新西蘭	5	5	5	3	4	6	
巴爾幹沿							
海諸國	16	3	5	23	20	7	
共計	32	17	19	37	37	23	
IV 全世界總計							
	5041	5704			10631	10930	

第四表

世界失業人數估計 (單位千人) 錄自研究所四半期報

當世界恐慌的發展之初，我們即精密地估計全世界（中國，印度，印度支那等除外）的失業者，為一千七百萬。由於官廳統計之慣於欺瞞及遺漏不備，我們要明瞭失業的程度，完全依靠這些數字的報告，終歸是不可能。如果加上柏林景氣研究所的推算所遺漏下的南美，亞洲諸國的失業者數，再加上未入統計的部份的失業以及未得到失業保險的津貼的失業者，世界的失業羣必然突破二千萬之駭人數目。勞動者從失業與短期勞動所得的損失，克金斯基氏有很精確的計算。德國勞動者的工資損失，在一九二九年平均每週六·九四馬克；一九三〇年九月間，因為失業及短期勞動增加的結果，平均每週的損失達十二·五三馬克。勞動階級境遇的惡化，對於恐慌生反作用，使恐慌更趨激劇。

近日冬季嚴寒，各國勞動市場縮小，因而失業的增加更顯出加速度的傾向，轉機的徵兆在遙遙無期。例如德國，祇十月前半月內，失業羣便加增了十萬人。

在這恐慌局面之下，從商品流通的部門以至運動市場，都顯出空前的破綻，前面已經詳述過了。這些空前的缺限能引出什麼結果來？有何意義？我們能否戰勝這些困難？這些問題，在進行分析和討論的，原因之中，便可以得到解答了。

待 續

中國實施新關稅對於日本之影響

鄭林莊譯

自本年歲首我國政府宣布實施新稅後，一般對華輸出國家，莫不屬目，其中尤以日本爲甚。蓋因日本歷以對華貿易爲其國家之大宗收入，我國新關稅之實施，實有直接影響於其國計民生也。按在我國關稅自主運動中，日政府恒從中掣肘，觀乎客歲之遲遲訂立協約，多方刁難，即可知之。今回我國一旦宣布關稅自主，其國中人士莫不大嘩，一般有識者更莫不努力研究宣傳，一若我國新稅則之實施，將必置日人於死地焉。本篇則其研究結果之一，載大版每日新聞社及東京日日新聞社出版之經濟半月刊中。茲爰爲節述如次，用享讀者。

中國南京政府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將新定稅率表公布，並定於今年一月一日開始實行。從此以後，中國國內之政治上經濟的變遷，今且勿論，而其對華貿易國家今後則將受甚大影響，本篇所述，則就新關稅之意義，而對其對於中日主要貿易品所生之影響加以概略之記述也。

中國關稅之回顧

中國關稅最初之稅率協定，見於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之中英南京條約。滿清政府因敗北於鴉片戰役，故屈從英國之強求，規定一切輸出入物品之稅率，均抽值百抽五之從價稅，分所有貿易貨品爲

十二類，一百五十五目。此次之改訂稅率則以此爲基礎也。及後於英法兩國與滿清政府所訂之天津條約中，重申值百抽五均一從價稅之議，并規定基準價格之改定，當以十年爲一限度。此外，滿清政府更承認外國進口貨以稅代釐之辦法。凡進口貨納完正稅外再納值百抽二點五之子口稅，則可通行中國全境。歐美列強根據此約，各得利益均霑，於是中國之關稅權完全喪失。此後中國政府依照天津條約之十年改訂權前後修改其國定稅率三次：一在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一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一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惟在世界大戰之後，中國關稅自主之機運忽然蒞臨，蓋因當時自主運動背後之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的產業猛然勃興，而帝國主義之勢力均衡更因大戰而破壞不堪也。括言之，中國關稅自主之具體實現，可謂以一九一七年宣布之自定自主稅率爲始。及後中國更於一九一八年於巴黎和會要求各國承認關稅自主；於一九二一年於華盛頓會議要求改訂稅率。於巴黎和會中，中國以未獲效果而終，而於華府會議則有以下三特典之收獲：（一）承認立時改訂輸入稅，現實值百抽五之稅率，（二）增加二分五釐（奢侈品則增加五分）之輸入稅，以爲裁釐加稅準備期間之用金，（三）如中國達到裁厘之條件時，則可實施值百抽一二點五之稅率。一九二五年十月北京政府遂根據華府會議之意見，舉行關稅特別會議。會議中，中國宣言各國，謂如承認中國自主關稅之原則，則當大體承認當時改訂之七種差等稅率。但後以稅收用途問題之紛糾與政局之日見惡化，該會議遂無形告終。但於會議中，各條約國雖全體贊成中國關稅自主之原則，然其對華政策極不一致，而各國間之意見亦顯睽離。故中國乘此機緣，遂於民國十五年十月實行徵收二分五釐之附加稅。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之中美關稅條約更先其他十二通商國之新通商關稅條約而締結成功。新約已完全承認中國之關稅自

主，並規定最惠國之條款及條約之具體內容與實施。最後所餘，則祇有中日條約一項。因此宋子文與矢田曾會見於上海，幾度交涉，忽爾停止。但中國因急欲施行國定稅率，並見實施比較無甚大難，遂以舊日之七種差等稅率為基礎，自定過渡稅率。及至去年二月一日，南京政府突以銀價暴落，關稅實收激減，外債支付困難為理由，制定關稅金單位之辦法，並即實行。先是中日政府各派王正廷及重光負責交涉兩國之互惠協定，進至五月六日雙方始正式簽約。自中日互惠協約成立後，中國之在列國新通商條約之實施上的一大懸案，方得解決。自此以後，中國政府則亟亟於從事起草新稅則。然自主稅率施行之唯一條件溯為裁厘。自華府會議以來，各國莫不以裁厘金為關稅自主之交換條件。故如中國中央政府之實力不能確立，裁厘方案將無從實行，而關係自主之希望則勢成畫餅。此所以中央政府自於去年十月十日宣布國定稅率後一再延期實施之理由也。現在蔣張妥協，政局得以安靖，政府遂運用時機，於去年歲杪宣布新稅率，更於今年歲首實際行使。此於巴黎和會十三年後，北京關稅特別會後六年議之曾引起中國人士多少不滿，與屈縱約及一世紀之中國關稅至此方得重見光明，獲得自定之國定稅率權矣。

新稅率概觀

為明瞭新國定稅率之內容，請先將此稅率與一九二九年中國自定之過渡稅率作一比較。過渡稅率共含十五類，分七百十六號，八百九十七目，而新稅率則構成十六類，分六百四十七號，九百零四目。商品之分類與舊稅表比，則比較合於科學而且詳細。免稅品目，依舊稅表規定，共為四種（穀物穀粉，書籍，地圖，新聞紙），而於新稅表中，則有六種，除上述各物外，新加動物肥料一項。由稅表外觀上之變化觀之，從價稅物品數目之增加亦為新稅表之一改正現象。於舊稅表

之八百九十七品目中，計有從量稅品目五百零五，從價稅目三百八十八。以此與新稅表相比，則新表有從量稅貨物四百四十五品，從價稅貨四百五十三品，其從價稅貨物品數已有相當之增加矣。增加之故，在於從量稅雖在徵稅手續上比較簡便，但一旦市價有所變動，其稅率反失其穩當性。今回中國新稅表上從價稅品目之增加，實足表明該國人對於國內產業保護上已下有決心矣。概觀全表，從價稅品物之增加多重於中國可以抵抗之產業上。例如棉織物一類，依舊稅表之規定，於總稅目一百六十品之中，祇有從價稅目四十四目，而與新稅率相較，於總稅目一百七十四品中，其從價稅品目則增至七十元之多。更就全體稅表觀之，據舊稅率之規定，其稅率為值百抽七點五至二七點五之七種差等稅率，但依新稅表之規定，其從價稅率則最低為值百抽五，最高則可至值百抽五十。茲更十三四單獨商品，將其新舊稅率詳細比較如次。如絲及其製造品一類中，其從稅率已提高至值百抽三十至五十之數，他如毛織物一類亦有值百抽二十至三十之高率徵收。飲食品一類之稅率較之舊稅則增加約當二倍，其中尤以肉類，乳製品及罐頭食品為甚。砂糖關稅亦有一倍之提高。油脂製品類中之蠟燭肥皂鹼等之稅率亦復一躍而提高三倍。全體增高稅率中，尤以陶磁等器甚為急激，舊有稅率概為七分五厘，而今則提高及於百分四十，共提高百分數實屬驚人。其他如鑿業製品，琉璃鐵器及屬於互裏品之硝子類，其增高率則不甚巨大。新稅率比舊稅率低下之稅目，則除互理品之外，尚有工業原料品，燃料，及機械等物，如棉花，煤炭，大麻，亞麻，礦石，銑鐵鋼鐵，機械車輛等物之新稅率皆比舊稅率有所減低。綜之，此次中國宣布之新稅表，實對該國之產業發展，有莫大補益，故當其實施後，吾人得知其國內之資本主義將必有更明顯之進步矣。

列國之利害關係

此次改訂關稅影響各國之利益，因皆一同，然其間關係不一，對華輸出量亦有大小，故其影響程度，則有差別。茲將近年各國對華輸出量順次列下：（單位千海關兩）

對華輸 出國別	1925—29年 五年平均	1929年
日本（包括 朝鮮）	328,602	334,804
美國	186,667	230,843
香港	190,786	214,482
英國	198,867	119,148
爪哇	42,277	55,958
印度	54,453	54,479
德國	48,042	67,075
坎拿大	19,810	38,476
俄國（歐亞 合計）	21,342	19,375
其他各國	48,171	140,642
合計	1,137,017	1,281,321
除去 再輸出	1,119,353	1,265,778

從上表中，以一九二九年之數字與一九二五至二九年五年來之平均數作一比較，則各國近年對華貿易之增減，立可揭示。日本之對華輸出，日見增高。至於美，英及香港三處，則美國顯有特殊進步，英國表示衰落現象。其次如第六位之德意志，在一九二九年之發展，亦頗見上進。其他各國在一九二九年之能有約及一億兩（一億四千二百萬兩對四千八百萬兩）之進步，則益證明世界各國商品市場業已過剩，

而皆屬目於開拓中國市場矣。惟今次新關稅之實施，實與上述之貿易量有順次之利害關係。上已言及，此次中國提高稅率，多在今後能與中國國內產業競爭之奢侈品上，而對穀類，工業原料，機械車輛等能助中國發展產業之商品之稅率，反有減低，或依其舊有稅率徵收。因此由美以下之印度，坎拿大，德意志等國，今後必感覺新行關稅為格外之障礙，而英國之棉布，羊毛製品及機械等輸出雖與日本同受一樣痛苦，然日本因在棉布與中國有互惠規定，或可少去一層痛苦。近年英國對華輸出之衰敗傾勢，已有顯著表示，而日本之前途如何，則必須詳細分析日本對華之總輸出，方可知之。茲列之如下：（金額單位百萬丹）

年 別	總輸出	除去生絲 之輸出	對華 輸出	比率 (一)	比率 (二)
大正十四年	2.305	1.425	643	28.0	45.2
昭和元年	2.044	1.309	574	28.2	63.9
二 年	1.992	1.251	492	24.6	39.3
三 年	1.971	1.239	539	27.4	43.5
四 年	2.148	1.367	532	24.7	38.9
五年平均	2.092	1.318	556	26.6	42.2
昭和五年	1.469	1.053	399	27.2	37.8

從上表觀之，日本對華輸出，約占其總輸出之百分二十四至百分之二十八；若與除去生絲輸出一項比較，其對華輸出則占百分三十至四十五。日本去年之總輸出約略減少六億七千九百萬丹，其對華輸出亦減少一億三千三百萬丹，為過去五年中對華輸出之最低數量。考其不振原因，乃受銀價暴落之直接影響，而世界各國對華貿易競爭之激烈，亦其一層困難也。近年日本極擬將國內生產過剩之煙草向華推

出。然此種商品之可否推出，則須視中國之煙草工業是否安定。此次關稅改訂，提高奢侈品稅率，日本之煙草業，將必多一層困難與損失矣。

互惠品之研究

此次之新關稅，亦多少受中日互惠條約之影響。因日本對華貿易之奢侈品之稅率有三分之一之減輕，及下列互惠品交之經濟利益，日本對華貿易或可倖免激烈變化，然此種規定則未始不為中國新關稅之一重大缺陷也。中日貿易上之互惠品目已詳定於去年五月六日雙方政府簽訂之關稅協定之附件一上，該協定之規定亦即於該日發生効力。其規定可分四種：

- (一) 今後三年內仍依行現稅章徵稅(即依一九二九年之改訂稅率)
- (二) 今後三年內，其稅率祇能依現行稅率做二分五厘之提高
- (三) 今後一年內仍依現行稅率徵收。
- (四) 今後一年內，其稅率祇能依現行稅率做二分五厘之提高。

其互惠品目共有六十三品：計棉製品三十三品，漁獲物海產物十二品，小麥粉及雜品十七品。祇棉製品一次則占全數之一半。茲依前述之四標準，謹將所屬商品羅列如次：

- (一) 棉布，乾鱈，鹹魚，昆布，小麥粉。
- (二) 生地棉布，晒棉布，染棉布，捺染，其他雜棉製品——除將殊高級品外，幾乎全部屬之，品目恕不詳述，鮑魚，海參，干貝，鰻，乾蝦。
- (三) 椎茸，鏡，膠製靴，醫藥及藥材，電氣機械及其零件，織機。
- (四) 琺瑯鐵器，扣子，傘，鐘，帽及便帽(呢製)，自動調溫器，玩具運動具，車輛及腳踏車。

上列之互惠品，雖有一部分仍可提高其關稅，然與提高程度亦有一

定之限制。故自中國工業自動發展方面觀之，受此等互惠品之影響如何，則須視此等互惠品之輸入在總輸入中占若何地位。茲就一八二九年之貿易統計言之，中國之總輸入為十二億六千五百萬海關兩，其中互惠品輸入為二億八千四百萬海關兩，約為前之百分二二·五。若除免稅品（即互惠品中之小麥粉）之輸入，互惠品之輸入則佔總輸入之百分二一·八〇，而互惠品目中，則計棉製品占百分之六二·三，食料品占百分之一八·三，雜物占百分之八·三，窯業品占百分之·八。以此順觀之，棉製品實占絕對優勢。更就中國輸入之互惠品獨個比率求之，則其輸入之棉花棉製互惠品為其餘同類貨物之百分五五·五；若將項內之棉花輸入除去，則更為其餘同類貨物之百分七七·七矣。現將各項情形詳列如左：（單位千海關兩）

品 目	中國總輸入	互惠品輸入	同上比率
棉花棉製品	319,695	177,017	55.5
生地棉布	26,127	26,127	100
晒染棉布	106,105	106,105	100
捺染棉布	32,378	29,456	91.0
棉絲雜棉品	63,962	15,341	23.9
生棉花	91,123	—	—
飲食料品	360,202	80,637	22.4
海產品	26,274	17,734	67.5
小麥粉	62,903	62,903	100
穀類	80,839	—	—
窯業製品	13,203	2,436	18.2
瑯瑯鐵器	2,436	2,436	100
雜品	185,980	24,757	13.6

小計	879,080	284,847	—————
化學製品	191,513	—————	
皮革製品	12,676		
木材木製品	33,522		
煤炭燃料	19,463		
金屬類	70,855		
麻絹毛製品	97,254		
鴉片	1,390		
總計	1,265,778	284,847	22,5
內免稅品	145,144	62,903	

茲更就日本互惠品對華輸出在中國互惠品總輸入之地位如何，作進一步的研究。一九二九年日本（經由朝鮮輸入者亦在內）輸入中國之總額為三億三千八百萬兩，約當中國總輸入之百分二六·七。日本對華總輸入中，有互惠品一億五千一百八十萬兩，幾占其運輸入百分四四·九，約略言之，可謂已占半數。今以此次改訂關稅言之，則雖有一年至三年內仍依現行稅率徵收或依現行規率作二分五厘之從價稅率提高之規定，然今後之輸出不免多少受其限制。且就前述中國互惠品輸入額為二億八千四百萬兩言之，其中由日本輸入者為一億五千二百萬兩，以百分率表之，則後者為前者之百分五三·五。故換辭言之，日本在互惠品上所占利益，已展總數之百前五三·五，其餘之百分四六·五之利益則仍為其他各國均霑。更就互惠品中最重要之棉製品觀之，中國之日本棉製品總輸入為一億二千三百萬兩，然其中互惠品之輸入，則有一億一千五百萬兩之多，若以之與中國全份互惠棉製品輸入一億七千七百萬兩作一比較，則日本之互惠輸入為總數之百分六十五矣。故就目前觀之，日本之對華貿易或仍可保持其樂觀態度。茲

依上述推例，將其他日本對華輸出之互惠商品列表明之爲下：

品 別	日本貨 總輸入 A	互惠品 總輸入 B	日本互惠 品輸入 C	A 對 C %	B 對 C %
生地棉布	21,202	26,127	21,202	100	81.41
晒染棉布	68,298	106,105	67,385	99.0	63.5
捺染棉布	24,026	29,456	20,378	84.9	69.2
棉絲雜棉品	9,511	15,341	6,269	66.0	40.7
小 計	123,037	177,017	115,234	93.6	65.0
海 產 品	11,313	17,734	8,704	77.0	49.1
小 麥 粉	11,690	62,903	17,690	100	28.2
琺 瑯 鐵 器	930	2,436	930	100	38.2
雜 物	57,933	24,757	9,235	15.9	37.4
合 計		284,847	151,793		53.2
合上列及其 他商品之總 輸入額	338,705			44.9	

互惠期間終了後之問題

當互惠協定有效期間內，不論互惠品稅率仍仍原有稅率徵收，或作二分五厘之提高，日本對華貿易尙不至發生甚大困難；惟互惠品中，有一部分在本年五月十五日即行到期，又有一部分（約有全互惠品中之百分九十三）即至昭和八年五月亦行到期，故到期以後，互惠期限是否仍可繼續即屬問題。約畧言之，互惠更新之能否成爲事實，即須視以下四種情形而定定：（一）中日之勢力關係；（二）現行互惠稅率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所生之痛苦程度如何；（三）日本更新互惠時讓與中國之經濟利益若干；（四）與他各國對華所採之政策如何。就現勢觀之，自從北京關稅特別會議以後，各國對華關稅交涉，每每單獨舉行，且意見紛歧，極不一致；而日未之對華交涉，往往落後，每受他國之限制，且引起華人惡感不，故今後日本之對華貿易，實有莫大危機存在也。

哲學的奧伏赫變

段 階

(一)

隨着實際生活的需要與科學的武裝，哲學在現代已不大為人們所輕蔑視為莫明其妙的東西，相反的，認為有重大的意義與效用了。

哲學是一種意識形態，有其理論之特定的物質基礎底根據，唯物史觀告訴我們：『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就是形成法制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所依以樹立和與牠相適應地一定社會之意識形態底真實基礎。』恩格斯說：『比較高度的，距離物質的經濟基礎更遠的意識形態，採取哲學及宗教的形式。這裏，表象與其物質的現象條件之關聯愈益錯綜着，因其中介物而更不明瞭；然那關聯是存在着的，』（辯証法的唯物論——費爾巴哈論），所以哲學是社會生活全面的統一的理論體系，同時，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就現實地為其理論之具體底基礎。加以科學的充實，哲學就綜合各種科學而構成總的最高底指導原則，以獲得整個的宇宙觀與人生觀。這樣，哲學就為人生重要的工具。

但是社會階級的存在，各階級各具有其階級的意識，因此，哲學也是階級的產物。馬克斯在『布魯爾十八日』中說：『整個的階級從牠物質的基礎創造及構成獨特的諸種感情，想像思維方法及人生觀等底全上部構造。而該階級的哲學這個東西，為與物質的經濟的基礎特別地遠離的部分，在內容的要素上，結局又在形式的要素上，是屬於所謂為階級所規定的上部構造。』故統治階級在其經濟基礎之上所建立

的上部構造之一定底社會意識形態就站在支配的地位；而這意識形態中之體系的哲學當然為其精神支配的工具。反之，被壓迫階級在其物質條件已經具備就產生革命的意識形態，則哲學遂成為其精神解放的武器。這樣，階級的對立愈明顯和階級的鬥爭感激烈，那麼，哲學更成為階級的理論與實踐地強有力的工具。統治階級利用意識形態支配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服從其精神的優勢——傳統的保守的舊觀念以圖維持現存的社會秩序和關係，因此，統治階級有其哲學體系就有重大的精神支配地作用。同樣，被壓迫階級也利用哲學嚴厲的批判舊意識形態並建設新意識形態，同時要求實踐地變革舊意識形態所依以樹立的社會基礎，且促進新社會形態的之誕生。

所以，哲學及一切意識形態受社會基礎的規定，但牠又轉而變更社會的構造。故哲學包括一切的理論而為社會全體系的最高批判，牠獲得世界觀與人生觀，不僅消極的解釋世界與人生的種種，而是要積極的指示世界運動的法則與人生行動的標準。但過去的哲學是怎樣的擔任這種任務？而又是那種哲學終結的完成這種任務？以後我們考察哲學的發展和鬥爭，與馬克斯主義的哲學把一切哲學一般克服及奧伏赫變，同時，要把現存社會的總體——意識形態和其物質基礎——克服及奧伏赫變。

(二)

哲學發源於古代希臘，牠的發現是人類思想上的一大進步，是人類從宗教束縛之下解放出來，以求了解自然與人生的真義之偉大企圖。本來哲學語源的意義就是『愛智』，即努力尋求智識以應付自然環境與人生生活的意味。希臘伊奧尼殖民地的人就是首先企圖衝破宗教傳統的思想，直接獲得自然的知識，而創立實際的世界觀；哲學這樣產生，所謂伊奧尼學派亦因此形成而為原始的哲學思想。當時，科學

沒有發達，哲學是科學的母親，所謂科學的哲學還是近代的事。所以，古代的哲學是完全憑著各人之理智的推論，是各人聰明智慧和銳敏的思想之產品，故每個哲學家各有其哲學思想，而哲學家的多少遂決定哲學學派的繁複。可是，當時所要探討的問題，總離不了外圍環境的現象與人生的生活，如：宇宙是怎樣存在的？是什麼東西構成的？人類的生命是怎樣起源？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等等，這是哲學開始就研究的問題，也是一直到現在所研究的問題。蘇格臘底就是將宇宙和人生成為全部的哲學研究？第一大哲學家。

哲學成立以後至現代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自然派別愈久多，問題愈論愈雜，可是，派別儘管有多少，問題不問多繁複。但考察其基本的立場和出發點，就可少為兩大對立的營壘：一是唯心論，一是唯物論，縱然，還有介於其中的不澈底的二元論。同時，可以發現一個根本的問題：思維與存在或精神與物質底關係的問題，前者規定後者抑後者規定前者？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唯心論或唯物論決定的關鍵；其他小派和折衷論不過於這兩大派中一些同小異罷了。唯心論的創始者，蘇格臘底的弟子柏拉圖，他認為：世界的本質是觀念，祇有觀念是真實，完美，永久的，現實卻常變易，缺憾，破壞的，而現世具體的事物不過是光明的觀念之昏闇的映像罷了。就是說：精神為一切的根據，物質為精神的產物，這便是唯心論的根本精神。雖然，柏拉圖同時又是一個二元論者。唯物論的創始者，與柏臘圖同時代的德謨克利圖，他認為：世界的本質是原子，除原子和空間之外絕無他物，祇有無限的空間的無數各樣的原子之遊動，結合，分散，遂形成世界，而整個的世界都是物質所構成。就是說物質為精神的根源，精神為物質的產物，這便是唯物論的特徵。而介於二者中間的二元論者，卻認為：精神與物質均為世界的本質，兩者不能互相規定，而是平行的現

象。可是物質的世界只能給家們變相的模糊的影像，精神世界卻是哲學的唯一有價值的直正的對像，故其基本觀點亦不過是唯心論罷了。所以，唯心論與唯物論自各有其創始者以來，各自的哲學體系更明顯的對立，同時，兩派的哲學家不斷的輩出，而論爭亦相繼的無止。可是，因為社會關係與宗教的勢力，唯心論常站在支配的地位，而代表統治階級的意識；唯物論常帶着反抗的精神，而代表被壓迫階級的意識。因此，唯心論與唯物論隨各時代的社會關係及物質條件遂決定其地位與意義，而哲學一般的就這樣的發展，由古代，中古，至近代。下面我們就開始這個哲學史的追求。

(三)

古代希臘哲學自有柏拉圖與德謨克利圖的學說——唯心論與唯物論——原始的對立以後，柏拉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便承繼先生的唯心論學說以後成爲完整的哲學體系。至柏洛庭更以絕對的一，——神——爲萬物的創造主，而成爲新柏拉圖派。反方面，伊壁鳩魯就祖述德謨克利圖的相本精神，並進而研究人生的目的和意義底問題。以後羅馬詩人魯克列斯充分闡發伊壁鳩魯的學說，並猛力的與宗教迷信爭鬥。這是哲學初期的發展與唯心論和唯物論對立的兩派的重要哲學家，但希臘羅馬文化滅亡就結束了哲學思想發展之第一階段。

接着黑暗的中世紀來臨，愚昧專橫的僧侶當權，宗教的教條壓迫獨立的哲學之研究，哲學只能隸屬於神學之下成爲神學的婢女。而教會在壓抑獨立的哲學於其隸屬之下的過程中就成了一種經院哲學，並引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學說使之玄而又玄，這種玄學就支配了整個的中世紀。不消說，唯物論是沒有發展的餘地。然而這個黑暗時代畢竟因新生產力的發達，封建基礎遂而崩潰。加以地理的發現，科學的發明，偉大的文藝復興時代到來，而中古神學之毒欲就毀滅了。

。維新時代開始，哲學亦隨之復興，新思想家從神學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而許多哲學之派亦因此發生。大自由思想家白魯諾為反抗經院哲學的殘威而追尋直理被教會焚身，但垂亡的舊制度也從不久的根本死滅了。新哲學思想就在工商業發達的英圖降臨了，培根即是當時新哲學思想的代表；他竭力反對傳統思想，復興近代哲學，同時復興了唯物論的思想。於是哲學家輩出，哲學思想遂特別發達，而唯物論的精神亦大為發揚。霍布士，洛克，笛卡兒，斯賓諾莎，均為十七世紀的大哲學家。他們的思想當然不徹底，有的還是二元的思想，可是，大半都認為自然及其公例是唯一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雖有高等的意識作用，也要服從自然的公律。而一切認識的來源，祇是感覺的經驗。因此其哲學思想大體均同時有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兩種傾向，這顯然是很大的矛盾，但在當時還是一種進步。

至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經濟勢力日大，社會力量日增，代表新興階級的哲學家思想就盛行一時，而資產階級更用其為反抗舊制度及傳統思想的精神武器。所謂百科叢書派的狄德洛，赫勒維齊，霍勒巴黑，等，均為當時的大唯物哲學家。他們認為人類是物理的實體，雖具有思想的能力，但仍須完全服從物質世界之視律。精神是物質的一種性質，精神的一切運動，都是純粹物質的變化之結果，而物理世界就是精神世界的主體，精神世界則為物理世界的作用。這已經是顯明的唯物論，但因種種偏狹性與缺點，而是形而上學的，機械的唯物論。可是，這種哲學思想本身仍是很大的進步，而且也是進步的社會思想。所以，這些唯物哲學家就為法國革命的思想的先驅。

法國革命到來，震撼了一切反動勢力，而落後的資產階級，亦推到反動的經營，接着反動開始，法國哲學被認為『輕意的』哲學，而哲學的新中心精神到德國了，康德，菲希德，薛林，黑格爾等為擁護精

神的大哲學家，而唯心論就復興於十九世紀。他們竭力批評唯物論，但在哲學思想方面却有很大的進步。如康德所謂：『物自如』雖說我們人是不知道，可是，所謂『現象世界』是有其規律性，而且說我們人應當研究的，這不但沒有克服唯物論；實是與唯物論妥協了。至黑格爾把事物作過程來觀察，更給了後來的哲學一個正確的方法，這就可以在後面說到的。恩格斯說：『……………觀念論(唯心論)的體系，也越發帶上了唯物論的內容，而想汎神的調和精神與物質的對立，因此，黑格爾體系終於也只不過是一個在方法及內容上觀念論地顛倒了的觀念論，』(觀念論與唯物論——費爾巴哈論)這幾句話，就足夠說明十九世紀德意志哲學的面目並可推到其發展的必然結果了。

以上就是哲學史的簡單敘述

(四)

唯心論的發展到黑格爾達到總匯而完成了終結的偉大之體系。而且他運用了古代希臘思想家赫臘克里德的：『一切皆流』；『一切皆變』的學說，加以天才的發展而成辯證法，如此的充實了其哲學體系的方法與內容。他認為世界的本源是『絕對精神』；『或絕對理念』；具體的現實世界就是這『絕對精神』之顯現和外化，而絕對精神，呈着辯證法的發展即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的奧伏赫變的過程。世界的變動就是因為『絕對精神』自身這種變動之外化，故世界雖有變動，仍不過為『絕對精神』所絕對的規定，這樣世界的一切又變成絕對的固定了。恩格斯說：『這是說黑格爾體系之全獨斷的內容就是絕對的真理而與他消滅一切獨斷的辯證法相矛盾，同時革命的方面為保守的方面所悶殺了。』又說：『哲學一般在黑格爾完結了：一方面，因為他在他的體系中大規模地包括了哲學底全發展，他方面，因為他使是無意識地，却指示了我們從體系這個迷宮進到世界的現實的實證

的認識之道路(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費爾巴哈論)這樣黑格的體系雖有其科學的方法——辯證法，但以什麼絕對真理結束，而唯心論就此極點的顛倒了精神與物質的關係了。

唯物論的發展到費爾巴哈重新發揚并奠定了其基礎，費爾巴哈本是黑格爾的弟子，他根本的顛覆了黑格爾的體系(唯心論)而復興了唯物論的精神。他認着『絕對精神』是神學中降臨的人，而將人類及其基礎自然當作哲學的出發點，以達到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底問題。費爾巴哈對於這個根本問題的解答：實在是主體，思想是屬性，實在決定思想，而非思想決定實在。恩格斯說：『……費爾巴哈的基督教底本質出現了，他毫不猶疑地把唯物論請上王位……。自然與一切哲學無關獨立的存在；牠是我們人類發育於其上的基礎，而人類自身又是牠的產物；除自然及人類以外，沒有什麼東西存在。』(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費爾巴哈論)，又說：『費爾巴哈追於不可括的力量終於達到了這樣的見得：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之先於世界的存在，即「論理的範疇之前存在」不外是對於超世界的創造主的信仰之空想的遺物；我們自身所隸屬的物質的感官可以知覺的世觀是唯一的實在的世界，我們的意識及思維，縱使是如何的似超感覺的，都是一個物質的肉體的器官——腦筋——底產物。物質不是精神所產，精神自身倒只是物質底最高底產物。』(觀念論與唯物——費爾巴哈論)現在，我們知道費爾巴哈如何的發展了唯物論的原理，但他在歷史的領域內仍脫不了觀念論的窠臼，終而祇弄成一個『下半身是唯物論者，上半身却是觀念論者，』同時，在認識論上他只注重直觀的形式就止是觀照的唯物論。

以下我們可知道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怎樣克服唯心論與舊唯物論而形成最高的終結底綜合。

(五)

黑格爾集十九世紀哲學之大成，產生了唯心的一元論之辯證法的體系費爾巴哈復活了十八世紀的唯物論，發展了唯物論的原理。馬克斯便顛倒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並深化了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就形成了一元論的辯證法的唯物論之哲學體系。

現在我們看馬克斯怎樣的攝取黑格辯證法？這裏我們引馬克斯自己所說的話：『我們的辯証法方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也與黑格爾的完全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他在觀念之名稱底下，甚至為這個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乃是真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真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之外觀。在我看來，則恰好相反，觀念世界不過是物質世界移轉入於人類頭腦去而已。——』，『——必須將黑格爾的辯證法建立在足上來，使之從神祕的外殼裏面而發現理性的核心。』（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言）再看恩格斯怎樣說的：『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混沌狀態其根源就在於他將辯證法看作是「思想的獨立發展」因此外物的辯證法祇成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實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証法，僅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那些依照辯證法形式之真實的發展的反映。』（恩格斯寫給斯彌特的信）又說：『——概念的辯證法自身只不過是現實世界底辯証法的運動之意識的反映，而以頭頂地的黑格爾辯證法又以腳立在地上了。』（辯證法的唯物論——費爾巴哈論）這裏，我們知道馬克斯和恩格斯是如何巧妙的利用了辯證法而正正當當的裝置於自己的哲學體系之上。再看馬克斯怎樣深化費爾巴哈的唯物論，這裏我們也引馬克斯自己所說的話。『費爾巴哈宗教的本質消解於人類的本質中。但人類的本質決不是內在於個別的個人裏的抽象體，在其現實性上牠是社會關係總體』，『費爾巴哈因為不滿意於抽象的思維，欲訴之於感性的直觀，但他沒有把握感性當做實踐的人類感官

的活動來把握。』（費爾巴哈論綱）又說：費爾巴哈所說的人類，『不是從母體的胎內產生，而是從一神教的神脫化出來的，因此，他住的也不是一個歷史地成立且歷史地規定的實在的世界』這裏，我們知道馬克斯主義的哲學雖有一部分是根據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但馬克斯和恩格斯卻深刻化了費爾巴哈的唯物論。

這樣，黑格爾的辯證性的攝取與費爾巴哈唯物論的深化，就直接的構成了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辯証法的唯物論——的主要部分。但整個的馬克斯主義的哲學的精神卻淵源於古代希臘的原始的唯物論以及十七八世紀的唯物論，同時，綜合了從來一切哲學思想底科學的主要原素。恩格斯關於他們的哲學說道：『並非簡單的復活舊的唯物論，而是在舊的唯物論之堅固基礎上面添加進二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之一切思想內容，亦即整個二千年歷史之一切思想內容。』（反丟林論）同樣，蒲列哈諾夫也說：『新的唯物論已經不是十九紀末紀法團唯物論之簡單的復演。唯物論復活了，任更充實了唯心論的一切成績。』（史的一元論）如此，我們知道：馬克斯主義的的哲學包括了一切的哲學，是哲學思想發展最高總結果，也就是哲學思想發展上必然的偉大結果。物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終結地把一切哲學克服及奧伏赫變——無論唯物論唯心論，而攝取各種哲學思想的精義融化為自己的體系，並獨自地與一切體系對立。這就是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底立場，也就是牠的哲學一般的奧伏赫變的意義。這裏，我們可以借用黑格爾的幾句名言引作馬克斯主義的哲學的評價，他說：『什麼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則都保存下來，因為最後的哲學就是一切形式的總和。』事實上，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就成為了這種『最後的哲學。』

（六）

哲學的發展到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就真正成為『最後的哲學』這是牠把哲學一般的奧伏赫變的結果，所以，這最後的哲學——馬克斯主

義的哲學，就找着了最後的階級——無產階級——爲其物質勢力，同時，無產階級在哲學裏找着了馬克斯主義的哲學爲其精神的武器。因此，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就成了革命的代數哲學，而爲自然發展與人生鬥爭的偉大進步地公式。

這樣，哲學的理論與革命的實踐就得了統一。『哲學是解放的頭腦，無產階級是牠的心臟』所以，哲學在現代就成爲理論地和實踐地批判的變革之行動底工具，就是說，本質上牠是批判的及革命的方法。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沒落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阻礙新生產力的發展，故在此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面適應的意識形態，固然，開始是促成社會的進化，但現在社會基礎的矛盾深化，階級意識的對立尖化，現存的統治的意識形態已爲新興的形態出現的障礙。在這時候社會就需要一種全面的批判，哲學即擔當了這種任務。她與現社會的總體對立着，辯證法的唯物論就是理論的根據，無產階級就是實踐的基礎。理論地批判其上部構造，實踐地變革其下部基礎，而促進新形態的出現，代替以新的物質基礎與新的意識形態。這樣，意識形態底奧伏赫變就成就了物質關係底奧伏赫變，哲學即完成了這個奧伏赫變總的革命過程。

馬克斯主義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的哲學，鬥爭的哲學，革命的哲學。牠對於社會狀態之總體的鬥爭現實地導入於哲學，而將舊社會的實在性總體奧伏赫變，同時，又將哲學也現實地奧服赫變。『不把哲學奧服赫變，不能將哲學現實化』，『不把哲學現實化，也不能把牠奧伏赫變』所以，馬克斯主義的哲學現實地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的武器。『不把無產階級奧服赫變，哲學決不能實現，沒有哲學的實現，無產階級自身不能奧伏赫變』因爲祇有無產階級纔能遂行哲學的真正任務，世祇有把無產階級解救纔能實現哲學的終結目的，反之，沒有哲

學——一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無產階級自身也不能解放，而全人類亦無由解放。

所以，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底立場一方面不但與從來的一切哲學體系全面的物立，同時與現在社會的總體也全面的對抗，另一方面，不只是理論的批判社會意識形態，同時，實踐地變革社會的物質基礎。因此，哲學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當作革命的科學的批判與精神鬥爭的武器，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就當作組織的科學的綜合與觀念獨裁的工具。『哲學家不過把世界種種地解釋了，但緊要的是擔這個世界變更』這是馬克斯的名號，也就是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底根本意義。本文的結論就是：

『馬克斯主義的哲學把從來的哲學一般奧服赫變』

『馬克斯主義的哲學把現存的社會總體奧服赫變』

印度革命運動

歐 倫

『英人統治印度，恰如騎着一隻怒象，爲着馴服這隻怒象，不能不加緊鞭策，但是加緊鞭策的結果，這隻怒象越發狂躍起來，現在就是想安然地離開象背，已經是不可能了。』

——威爾士 (H. G. Wells) 印度現狀

印度革命運動激烈的進展：革命的策略，從和平反抗轉變到武裝暴動；革命的目標，從自治領地轉變到完全獨立。這不但使英帝國主義手忙腳亂窮於應付，並且在整個資本主義日漸沒落的過程中更將給予全世界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雖然英帝國主義：極其狡猾的緩和這種爭鬥，印度的資產階級也無恥地出賣民族利益，但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已經落在廣大勞苦工農羣衆身上，他們正在準備着爲民族解放運動而犧牲。

二

印度是英帝國主義最大的殖民地，她有一百八十萬方哩的面積，她有三萬二千萬的人口，即是說，印度不但是英帝國主義：極主要的市場和原料地，並且也是她壓迫殖民地的軍事根據地和戰爭時候砲灰的來源；她不但是在經濟上構成大英經濟組織之一環，在軍事上也是與英帝國主義存亡有極端重大的關係。印度的米和黃麻的產量佔世界第一位，棉花，茶，蔗糖的產量佔第二位，小麥佔第三位，無論從英帝國主義工業上生產上或國際市場競爭上觀察，這許多原料都是必需

的。

英帝國主義每年從印度所掠得利益有多少呢？因為她可以任意動用印度的金庫，調動印度的軍隊等即是大略的計算也很困難，茲據夏（Shah）與克姆巴搭（Khambathar）二氏的計算，英帝國主義在印度政治上，貿易上，運輸上，投資上，工業上，每年榨取的利益在一億四千六百五十萬金磅以上。

印度有很多的人口，上面已經說過了，這不但供給英帝國主義許多砲灰，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約有百萬印度的兵調赴前線；在壓迫南飛洲南洋羣島的殖民地戰爭上，在壓迫中國大革命高漲之時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印度兵都是先鋒和主力隊伍。並且我們更要明白，在將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以及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中，印度的兵仍是佔了極重要的地位。

三

英帝國主義自統治印度以來，爲了穩定她的統治權力起見，爲了造成她的廣大市場起見，不恤在政治上對於印度獨立運動採取高壓政策，逮捕，殺戮！在經濟上對於印度民族工業加緊其殘酷的阻碍政策，破壞印度的生產力。現在我們再從下列的事實來考察：印度是一個階級宗教的國家，在三萬二千萬的人民中，有二千三百多種不同的階級，四十餘種不同的宗教，四十五種不同的種族，操一百七十餘種不同語言。隨着這種階級的分化而反映到政治上，即是自由黨與國民會議的對立，國民會議中左右派的對立，以及共產黨農工黨和以上各黨的對立。英帝國主義時常利用這種弱點，離間，挑撥，以及藉口鎮壓！但是，現在印度的革命主力勞工農黨覺悟了，他們沒有種族的歧視，沒有國籍的偏見，所以在爭取印度獨立運動的鬪爭中，可以一同去示威，罷工，可以一同去暴動，衝鋒！英帝國主義想利用的狡猾政策失敗了，

因此不得不施行逮捕，殺戮！二月四日天津庸報載有這樣一段消息：

『臺爾希一日電……………印度總督府行政部內政員克來拉爵士，在印度國民會議答議員之質問，宣布下列之數字。(一)在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日犯民事不合作罪被捕者，四·〇〇〇名，(二)因從事糾察及恐嚇被捕者，二·〇〇〇名，(三)同期內表示知罪而釋放者，一一·〇〇〇名，(四)現在獄中者，二三，〇〇〇名(五)四月至七月公衆因開槍死傷者一〇〇名，(六)死者，一名(七)傷者，四二七名』。

這就是帝國主義自己的供詞啊！

四

當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因為客觀的形勢英帝國主義曾經對於印度資產階級稍微表示讓步，這時，紡織品保護稅則提高15%，但自一九二七年以後，英帝國主義又漸次恢復其傳統政策，用盡一切方法阻碍印度工業的發展。並且英國資本家把許多工業企業搬到印度，利用印度賤價勞動力來生產，據確實的統計，現在印度共有一萬五千六百零六個工業製造廠，其中屬於政府的有六七七個，屬於公司的有二九二個，屬於私人的有一一六三七個，這些公司或私人的所有權其中自然也有印度人，但是大多數是握在英人的手中。英帝國主義：對於印度是顯然地取了進攻的經濟政策，因此工業上許多部門都處於經常恐慌之中。

同時農村經濟的狀況也一天天惡化，二萬五千萬的農民，都不絕地陷於恐慌狀態之中，英帝國主義對於印度工業化的阻碍以及鄉村中殘酷的封建剝削，使農村經濟的技術，沒有絲毫改良的可能。總而言之，在英帝國主義及其爪牙，地主，收租人，高利貸主等的統治之下，印度農業的生產力是永不會發展的。

五

印度工人階級在生產合理化積極進行條件之下，生活繼續惡化，大部份工人都得極低的工資，甚至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嘉利煤礦的男工，每星期只得五先令，女工只得三先令。普通工作時間都在十二小時以上，有的地方至於日夜不休。在這樣殘酷的剝削之下，印度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矛盾，不絕地日益尖銳化起來。

至於大部分的農民也是同處於窮愁飢餓的狀態之中，農業工人所得的工資，甚至不夠自己的生活的。農民如果付不起田賦或地租，就要成爲高利貸的犧牲者，印度農民至少有半數是負着重債的。並且有的時候，債主把農民大部分的收穫儘行奪去。曾經有人統計過，印度農民所負的租金和債息平均要佔收入70%，因爲這樣極端殘酷的封建剝削，大部分農民都是終年不得一飽！

工農勞苦羣衆的生活如此惡化，同時就決定了他們的任務；他們只有起來鬥爭，奪取政權，他們才有活路！

六

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認識，印度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以及目前革命主要的任務，是英帝國主義和印度的封建殘餘。印度革命顯然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所以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土地革命是目前印度革命的三大基本任務。現在印度的農工羣衆都已覺悟。他們有從前革命的經驗，他們有難苦鬥爭的精神，今後印度的革命運動將有蓬蓬勃勃的發展的前途！英帝國主義的軍備雖然雄厚，統治的政策雖然狡猾，都將要被印度革命羣衆的鬥爭所衝破！印度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也就是英帝國主義崩潰的日子！！

印度革命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學教訓，世界革命也要從印度革命中學教訓！

獄 痕

藹 蓉

我們被捕了，那是八月一號下午的四點半鐘。在我剛剛發覺我們是被偵緝隊包圍的時候，我的頭髮已經被人抓住，我掉轉頭一看，那是一名高大個子伸着光下巴，聳起兩頂鶴骨，微微長了些鬍子的北方人。他同他的夥伴們一樣，穿的白竹布對襟褂，白竹布大腳褲子，領子上插着一把寬葉子大摺扇，腰帶上掖着一根麻繩。

他抓住了我之後，一面從腰間拖那掖着的繩子，一面望着其他一個他的同伴把頭點了一點，於是那人奔過來，帮着架住了我的一隻胳膊。光下巴的那傢伙，才敢騰出抓頭髮的手來架住我的另一隻。一面他還是在理繩子。

『好奇怪，』——我望着他們冷笑了一下——『你們這麼兩大個子，還怕架不住我，還要請繩子來幫忙嗎？』

『好，好，』——光下巴的傢伙好像省得一隻手理繩子的麻煩似的，——『不用細她吧。』

『好，』

繩子仍然掖回腰間去了。

於是就聽得見一片聲喊着，

『走吧？』

『上那兒去？』

『上那兒！』

『先上公安局再說！』

我的兩隻胳膊被架在兩個人的四隻胳膊中間，於是命令似的一聲

：

『走！』

我的脚便不點地的跑起來了。跑到了琉璃廠口：

『喝，好傢伙，真利害，還在打呢！』——我的勝利者似乎深幸自己不費力就成功了地。

我扭轉頸子一看，呵，我憤激的眼淚都要流出來了。

在那路角上一個學生被壓在地上，他的兩隻手還是在撕擄在打，可是打他的人却是好幾個大個子偵緝隊——

我再望前面一看，漫眼的塵飛中，長蛇般的一陣勝利者與俘虜在踏，踏，踏，……接連不斷的聲中，迅速地抽動着。在我前面的一個俘虜是伯棠，他的藍大衫被撕到搭在兩肩下，兩隻胳膊筆筆直直的被幾道白藤繩緊綁在背上，手上的顏色都被綁得變了紫色，但他還是豎着頸子，並不表示難過地被兩個偵緝隊架着直跑。

『你姓什麼？』 他們邊跑邊問。

『姓陰。』

『叫什麼？』

『伯棠。』

『什麼？白糖？』

『伯棠！』俘虜似乎在笑。

『哦，哦。』——仍是半懂不懂的樣子。

於是我的勝利者也照樣的問起我來了，我也告訴了他們，心想大概是要把名字記熟了，好報功。

『快點走！』——猛然一聲斷喝，從我身邊震起來，於是那稍爲

遲緩了一點的跑勢馬上應聲加緊，我們的勝利者也跟着向我們吼着

『快點，快點！』

不過另一方面呢，他們又互相抱怨：『什麼，一時慢，一時快，弄得人家趕死了。』——說着又拿手巾擦汗。

我們無言地不留意地將脚尖朝地下直丟，不管牠是泥坑，是灰窖，是水湯，是石堆，在這一下的緊張裏，塵土像要蓋天似的衝上來，我們的眼口鼻耳沒有一處不被牠填滿。但是我們仍然不斷的跑着跑着，不去管，也沒有手去管他們。

沿街沿街站着的是羣衆，他們在我們的兩旁排立構成一道人街，送他們的戰士上法場，他們的表情異常的哀默，他們的態度是嚴肅的。

『我親愛的人們！讓我們大喊一聲打倒壓迫我們的統治階級吧！』『默默地我這樣想，又抬起頭來看他們一眼。

此時我們旁邊正跑過一個人腕中搭着一件白夏布大褂手中舉着一把大葉子摺扇一邊跑一邊回頭來死釘了我一眼。

『哦，走狗，你看我做什麼？在我們的會場中，我們會和你見過而不是不錯的，但是，你捕了我們，你可能捕我們無數萬的工農被壓迫者？你可能破壞我們像火山爆裂般，像飛爆奔瀉般，像狂漸吞噬般的革命勢力？！

我們是這樣的跑着，不停息的跑，經過南新華街，經過琉璃廠穿楊梅竹斜街，廊房頭條，出珠寶市，上前門大街，進前門，走戶部街一直跑到公安局的門口。我的頭髮在跑的場中，一齊散到我的臉上來，從散髮中我望去，看見了益之，看見了培松，看見了藝文，看見了槐森看見他們許許多多的人們跑上我的前面被拉進公安局，他們有的袖子拉斷了，有的襯衫撕破了，有的大褂子下弔下一片一片來，有的連汗

衫都拉破了，差不多赤着脖子，只是我沒有見井，我暗暗祝福他能脫離這暴惡者之羣。

我和別人一樣也被拉進公安局去，爲着庭被捕時，我來過這吃人的地方一次，所以現在被拉進去時有意識地我拿頭死命的低下，讓那下垂的短髮將我的臉孔完全遮住，爲什麼？小資產階級意識的一現吧了！

我被拉進頭門時被數爲第二十，被當作俘虜而經點收的實感，使我覺着在這統治者的社會上，我們並不是人。

拉進了頭門，再拉進了二門，就是一片廣場。穿過廣場東北去又進了一道門，迎面一塊白牌子，鼓眉釘眼的聳出三個大的黑字『第三科』，我心裏一動，想起那被幾拳幾腳踏碎了的什麼黨牌子，不由的充滿了驕傲與喜樂，傲然的揚起頭來將短髮朝後一拋，於是眼前又是一道門，門上一名巡警駝着一桿土色的槍站在那兒，機械式的說：

『回來了？』

『回來了，』——我的勝利者答覆他。

裏面是一個小院子，當中一條甬道通上屋，道邊植着些小花樹之類，兩旁都是些巡警室巡官室等等地方，走進去時，院子裏自然差不多塞滿了的人。沿牆沿地坐着，披着一一些破片子衣服，頭髮沾在額上，泥和汗在臉上流的是我們；在院子中心站着廠開襟子揮起大扇一面又向桶裏沓水喝，說說笑笑的是我們的勝利者那些偵緝隊。

我的勝利者架着我走到一邊牆下讓我在那兒站住，他們便遞換去弄水喝，我靠在牆上，憤怒，焦熱，疲敏直攻我的心，我的腦，眼皮閉上差不多失了知覺。

過一會兒睜開眼來，四處一望，忽然，在東頭離我不進幾步，井站在那兒，他看着我點了點頭，我也微頷了一下，心裏說不出的悽憤，他的面色焦黃，用手在額上拂拭汗珠，領帶沒有了，一件襯衫撕成了兩

片子掛在身上。

此時從那門首，不斷的還有人在被拉進來，拉進來就朝地上一丟，一個人守着，一個去喝水，整個院子滿滿的全是人，我看着那些接連不斷被拉進來的人們，心裏想：

『完了，也許一個不剩吧，』——另一會兒又自信的答覆自己。

『不會！決不會的，假定這次是一個不剩吧，後來的人多着呢！』

看見人越進來越多時，心裏是受壓迫的悲憤與得着同伴的安慰兩下在互相衝突。我們的眼光若不是像鎗砲的火線般在敵人身上射擊時，便是像冬日的陽光般在同伴們的創仿上撫慰，每當我們憤怒到眼中好像有火要出來的樣子，便轉向去望望一個同伴這樣使我們緒的情稍得調解。

此後大概被捕的人們都到齊了吧，門口被拉進來的漸漸少了，那些搶水喝的人們，一個個都回到自己的俘虜身邊來。就聽得說。

『先洗，』

在我還不會懂得『洗』是怎麼回事，（實際上我以為他們會弄點水來給我洗洗臉）的時候，光下巴的傢伙與他的同伴便來向我要去我的傘我的戒指，我的手絹，我的眼鏡等等。此後他又向：

『口袋裏有什麼？』

『沒有口袋！』

『……』他們不相信的樣子。

『解給你們看。』

『好，好，』——豬鬃似的應着，

旗長衫是沒有作口袋的，線襖衫不附帶口袋。

『有什麼？』——我問

『好了，好了』——着卑劣的笑。

這時有人拿了几條長板橙來擱在院中，兩個勝利者夾一個俘虜坐下，他們開始又問我的姓名，籍貫和學籍，我一一的告訴了他們。過一會兒，有一個穿白褂白褲插着大扇子，有着一張寬臉膛，七斜着眉眼的人走到那光下巴傢伙的面前拿嘴向我一努，往自己一指，又在光下巴耳中囁咕了幾下，然後抬起頭來神秘的怪笑着，光下巴傢伙也笑笑的點了點頭，斜眉毛東西，便得意洋洋走出去了。

『這是什麼怪劇，』——我惡心的往地下吐着——『他們是在拿我當商品吧。』——心裏越想越有氣。

移時，又有一個穿黃色警裝的大肚子巡警，也許是巡官吧！拿着一本冊子走來問我的履歷。像這樣的盤問一共總有七八次，最後我實在煩了。

『不是問過了嗎？』——我說，望着他的簿子，趕熟的名字念，好像見了朋友似的親熱，

『要存案。』

『你去別人那兒打聽好了。』——我低下頭不理他。他也無可奈何，於是光下巴幫我告訴了他，

這時有幾個人拿着冊子走進我身後那屋子去了，移時一個長方臉帶着硬殼子警帽，斜掛着武裝皮帶的傢伙，走出來直聲直氣的喊；

『張嘴咬人拒捕的，打紅旗子的，砸牌子的他們的名字都要特別記下！』

『鬼，』——我心裏想——『記下算什麼！』

正在想的時候，一個人提着幾塊破得可憐的黨牌子的殘餘由甬道走入上屋去了，我看見了那幾塊不成器的破板子，滑稽地而又帶點得意幾幾乎笑出來，只是甬道上又出現一個人來惹我的注意，所以我就忍住了。

那人不很高，一段又胖又圓的身子，包着一件魚白色的學生服，顯得那段上身像一個南邊的大水桶，兩根腿插在兩隻不甚寬大，同樣顏色的褲管裏面；像支不住那大水桶般的在擺動，兩隻手背在後面，揚起一張四方白臉，夾着兩片厚嘴唇，隨意地將那雙不甚大的眼睛裏送出來的視線，投在一個個囚犯的我們身上，頸子在兩邊轉動，視線也跟着溜來溜去，是在努力表現精明的樣子，臉皮好像是被下已拚命的扯着要使牠表現得緊張而莊嚴，不過也許是豬油吃的太多了，總叫人看着有些油鬆鬆的滑稽。

他老先生擺着水桶樣的身軀在那兒看了一陣，看到我身上來時便站在那兒，把一雙小眼睛看住我了一會，我想他要把我們的面容在他的腦裏面刻下來呢。看了我們之後，他就走進上屋去了，不一會一個巡警走出來到那巡官室去，於是守我們的人們好象要變動了，從門外走了另一大批穿白短褂白褲的人們進來，在我身旁的光下巴和他的伙伴站起身，斜眉毛那東西和一個另外的人，走近來彼此笑了一笑，尖下巴那個傢伙把我的東西都交給了斜眉毛，兩人便跟在其餘他們同伴背後走出去了。這見我們不久就開始點名。

我是第二批，被喊着名字的時候，斜眉毛看見我不應『有』字，急忙替我答聲，於是他們一邊一個夾着我走上甬道去，那兒已經有好幾個的我們魚貫的站着。接連又聽見喊了幾個名字，井也在裏面，喊完了我們第二批走入上屋，原來並不是受審呢，穿過上屋又過了一個院子北去再進一道門那兒也像模像樣的挺起『拘留所』三個字，走進門去，在院中兩旁長凳上坐的都是頭一批點進來的人，西邊是檢查室，東邊是什麼男留置室，在那兒我看見了一個同學，北邊是幾間拘留室，在裏面我看見成，我看他們又看他們，我的眼線總不肯從他們身上離開，成穿的只是一條短褲，頭髮已經長到很長了，在那拘留

室外間來回的走着，不停的朝我們這邊望，遠遠看去，好像只是一架骨頭在移動的樣子，是那樣的瘦了，而且是在那黑洞般的拘留室裏面顯出來的，所以不但是瘦，而且是黑，不過他起勁的住來回走，在朝我們看，我們知道在他那一棵搖動着的心裏，依然是冒着不滅的火焰與不屈的精神的，他貪戀地朝我們望着，他要從我們這兒吸取同伴的鼓勵與安慰；他要看一批批雖然被捕中的人們的激情，他全時要讓我們覺着到處都有朋友都有我們的全伴的安慰和苦樂，他是在透露他的火焰與精神來歡迎我們呢，歡迎我們到獄中來繼續鬥爭。

這些想頭一半都參了一些現在的回憶了不過當時看見成的心情，的確是很特別的。七月間在反軍閥混戰的鬥爭中，成作了差不多當時唯一的犧牲，那時他瘦小的身軀是怎樣的在兩個北方大漢的腕中掙扎，那時他們幾個人抓住他的手臂，抵住他時衣服，把他使勁的推着，擠着跑入小胡同裏面去，那時他怎樣憤激的臉上通紅地反抗他們，要求讓他好好的走，哦，那時的一切潮一般湧上我的心頭，純潔的沉靜的不顧利害的成，讓我們大家結合起來，打破了他這暗牢出去吧！

這一次簡直是被捕的人太多了，我們在裏邊滿院子坐着，外面還有一院子，他們的拘留室可惜做的太小了一點，所以對於這些人是沒辦法，當時也不知是誰想的法子，我們坐在裏院時，只看見一個個巡警走到各個拘留室去喊名字，拿牌子，接着就是一些鳩形鵠面的人們，露出頭來。他們差不多都是金黃色的臉皮，凹着兩腮，褲子遮不了腿，衣服蓋不着胸的樣子。一個個屈着腰，哈着肩膀，慢騰騰走到檢查室前，魚貫的站着，然後站在台階上拿繩子拿手拷的巡警們，便各行其職地把這些人兩個兩個臂連臂手連手的綁鎖起來。於是喝他們走出去。這些可憐的人們，我只愁他們鬆鬆散散自自由由的還有走不動的危險呢，不料我們的統治者却恨不得用一個鐵籠把他們裝起來才好的樣子

。統治者呵，你既是這麼怯懦，爲什麼還要壓迫人？

這樣的送走了好幾批，大概地方是空出來了吧。

坐在我們對面的一排的頭一個，開始被點着名字叫進檢查室去了，帶着他那被洗下來的東西，這是多麼討厭，說了還要盤查盤查，了還要檢查，真是我想罵『他媽的』了。

他進去了好久才出來，衣服全脫了，只剩一條襯褲，抱着一件大衫，被送進拘留所一號去了，我想萬幸我們是在熱天被捕。

第二個人被叫進去，也是剩的一個光人出來，第三第四直到那邊一排都叫完了，我們便被命令坐到那邊去。我們的夾護者（我實在不知怎麼樣叫他們好，因爲他並不曾捕我們，算不了什麼勝利者，只好屈尊讓他們夾着我們衛護一下吧。）也便跟過來拿我們的東西投在我們每人的足下，又交代一聲，大家便去了。他們有多少賞號領呢，愚蠢的狗們！

頭一排的人叫完了，他們不按次序他先叫起我來，這自然因爲我是這一排中唯一的女子的緣故。

檢查室裏面是一個過廳，當中一張寫帳式的桌子。一個佛手臉的穿黃衣服的大個子坐在那兒，他們又問了我的履歷，在一塊小木牌上寫了我的名字，然後叫我把東西留下，命人押着我出過廳後門，往女拘留所去。

推開一扇門走進去是時，一陣陰沉的感覺猛撲到心上來，使我止不住退縮了一下。

那是一個小小的院子，幾間灰沉沉的女檢查室，對着架滿黑色木棍的女留置室。在牠們的北邊是女拘留室，土黑色的木棍架在窗上，中內邊還間有許多的鐵絲網。東南角上植着幾棵向日葵，像要倒下來的樣子，還有亂糟糟地一塊洗澡茉莉，中間十字架交叉兩條小磚路把一片小院分成了四個區域。西北角的一塊地方，有兩條灰黑色的像從破廟裏

找來的長板凳，上面哈着腰兒，手兒撐在凳上地坐了幾個愁眉苦臉，連眼皮都抬不起來的女人，她有的在那小磚路上走拖着她們那兩隻木棍般的小腳，晃着搖搖然要倒下去的身體，艱難困苦地繞住她們的地界，那四分之一的院子的周圍在走，沉默是死一樣壓着她們。

看見我進來時的她們，免不得撐起頭來注意我一下，但是在那個送我進來的巡警一說『收差』的時候那從她們的方凳上立起來的看守女人們，便夾着我走進了女檢查室。在那兒她們把我一切的鞋帶襪帶汗巾所有的零件全拿去了。末了，問我要不要窩窩頭。我自然是搖搖頭跟着他們走出來。她們指定我坐在北邊一條廟凳上。這時我才發現在西南那一個區域裏，一張紅色方凳上，坐着一位剪了髮的女子，她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

坐在那條廟凳上，心裏說不出的被撕裂般的感覺，蒼茫的薄暮已經在慢慢的庄下來，院子裏每一個人，囚人和看守者，好像具現了的鬼影一般，她們的臉色，是黯沉的，她們的眼光，不是凝滯，便是昏茫，他們好聲音總是夾着半唏噓的嘆語咕嚕。她們的面貌像殘毀了多年的菩薩，完全呆木，完全沒有絲毫的表現，還有一種不能忍受的是她們身上所發出來的腥臭，和一種好像庄在人的鼻觀上，使人覺着鼻子會給庄破，從而大量的混雜的腐爛化濃的東西，就會轉入喉管裏去般的腐臭。

我自由的站起來，向那一堆向日葵洗澡茉莉走過去。

『過來』——低而且平的聲音從老舊了的驢子碰出。帶點咕嚕咕嚕的餘響。

我回轉頭，這聲音是從一個有張短而上寬下尖的臉膛，頭心頂着一個道士髻的女看守說出來的。她的兩道眉刷在眼角上翻起兩隻眼在望我。一隻又寬又長的嘴吊下二隻角在短下巴上。

『不要到那兒去。那不是你們去的地方，只在你坐的周圍活動活動就是了。』她看見我望着她，好像不懂的樣子便申說似的來了這一套。我的鼻子哼了一下。

小門兒一響，只聽得從那兒夢語似的，『放毛。』

於是她們幾個人，那些女看守們，便有的人上屋子去，有的人拿着一疊紙，叫我們魚貫的跟着她們去廁所。大家一陣子到了那兒，誰放完了不准先出來，必得臭烘烘地聞着。直等所有的人都完了時，才准離那毛廁。然後那拿紙的人喊：

『都來了，』

屋裏的人也應一聲。

進屋裏了，屋就是北屋的拘留室，中間與兩邊由粗的木柵隔開。二邊的門關着，那叫做『號，』中間的門是通院子的，常常開着。進來的囚人們，有的歸號，有點就在中間屋內。梳道士髻的女人接着我的木牌被掛的地位。叫我在屋裏的那張大土炕上。吩咐躺下，我的全伴在那大坑上的實是四個。其中一個是頭髮全白了的老太太。一個是十四歲的小女孩。我們挨次拿腦袋衝外躺下。幾次開始唧咕唧咕的聲音，都被『不許說話』，『好好的躺着』的半咕嚕半啞的命令打消了。

雖然被乏到了極點，我還是睡不着。聽女看守們隔屋大聲說話，聽她們在院中走來走去，一時她們又跑到我們的屋子裏來噤咕噤咕的，一時她們又在自己那邊要什麼的喊着。再呢，就是那通外院的小門響了。聽聽的大皮鞋聲咯噠咯噠起來，接着就是女看守們，站起來的聲音，以後大皮鞋咯噠咯噠的到這屋裏來了。

『都睡了』像鼻子裏出來的。

『都睡了。』——聽去有一點回扁似的半咕嚕的回答。

慢慢的在這女監裏只聽得囚人們的轉側，呻吟，唏吁，咕嚕，和

一些漸漸起來的鼻息的抽吸。外院裏的各種騷音趁此也更得意的擊到我的耳鼓上來。我的神經興奮到自己感覺得他們的跳盪。腦裏面像剪斷了的絲絨般，無數萬無數萬的頭緒挺現出來，但是正如剪斷了的絲絨般那樣的粉碎零落，無數萬的頭緒是無數萬的零頭斷線，不但得不到着系統，就是想要把牠們解開來都不能夠。

在過度的興奮和份亂中，反而會使人失掉對於外界的感覺，是這我沉入了一種幻覺的狀態中去了。

迷離昏沉中，也不知過了多久，猛然，尖銳的呼喊，像穿透天空的震破了黑夜的死寂。

我急忙舉起頭來諦聽。那種悲憤的慘呼聲，那種佔有了整個的宇宙的號叫和喝罵的喧鬧，獨特而嚮亮地在擊人的腦膜上烽火是怎樣的在濃黑的郊野裏燃燒着奪人心魄，這時的呼號叫囂也是那樣地在這剩餘的要死滅的宇宙裏震播着悚人耳膜。

『他們審訊政治犯是在半夜裏的。』——庭的一句經驗之談的閃過我的腦海。

哦，黑暗中的統治者呵！你們真是黑暗的走狗。』——這樣想着的我，抬頭悽然朝門外望一望，深黑的院子由我們被『說』的那個院子透露些燈光過來顯得黑影憧憧的。時而哀切，時而憤激，時而絕叫，時而哭喊的聲響向着一些滿含威力的怒罵；就從那幾間上屋裏衝出來。

『不要動，好好的躺着！』那個看守說，接着打了一個哈欠，同時坑上也息的的轉側起來。

『唉，身上疼！半夜裏還過堂嗎？李老太？』——那位白髮老人家緩緩的說。

『是啦，不要說話！』——李老太怕人家防了他的渴睡似的。

『這不是在過學生們的堂吧。』——號裏而的聲音——『不知在受什麼罪，唉！』

『可不是學生嗎？』——李老太像有點興致起來了的樣子——『總是這樣，都在半夜裏收拾得人喊鬼叫！不要說了，好好躺着吧。』

『哎，我說這些學生也犯了法麼？』——我身邊那位小姑娘說的。

『可少說些吧』——我面坑上一位中年的婦人說——『有什麼犯法不犯法，活糟！』

『這真受不了哩！』——第二號裏而坑席上又息息的響。

『不要說了，叫你們不要說。進了衙門見了官那有好的呢？』——李老太很不耐煩。

『真是，我這一出去讓人家騎在我的頭上過，我也不來打他媽的官司，見官，有理也是這樣，無理也是這樣，』——號裏分明不服氣。

『不要說了，叫你們不要說，這算什麼呢？跟我們爲難，科長股長來了，只罵我們說我們不管你們。要不然你們說到幾時，我們也不作聲呢。』

善於驅使走狗的統治者呵。不過這無可奈何的走狗們，他們那微薄的生命是怎樣的在矛盾與恥痛中磨搓着在呢？——我微微地吁一口氣。

這時收拾人的上院裏還繼續不斷的喊叫。因爲屋裏的談話聲被遏止了，所以那些喊叫的騷鬧，越發像個巨大的野獸般孤獨的暴吼起來，有時間聽得一句兩句囚人喊出來的。

『我就是這樣了，還有什麼呢？』

『你要怎麼樣，你說吧！』

這些痛苦悲憤的句子，都是從那些帶喊帶哭的嗓子裏叫出來，而不斷繼續傳入我的耳我的心裏去的，這時我感覺到一種絕望的悲哀，和一種在人掌握，受人宰割的悽憤，我感覺到前前後後在土坑上展轉反側的我們，在全時間每一個心臟是一致的在搏擊，一縷縷神經是一致的在抽縮我們的血，在受刑者流血的當兒也是一樣在洶湧是的，在洶湧到連血管都會被漲破。我感覺到在這黑暗裏的走狗公安局裏面，有一個偉大的心臟在搏動，也許他搏動的不是豪勇雄邁的調子，也許有時她奏出凝絕哀抑的悽音但是這片偉大的心臟，總是在歷史的盲目意志的支配之下，奏起複雜的交響樂，衝破黑暗而向世界的將來前進着在。我們回想在奴隸制的社會裏在封建制的宰割中，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多多少少社會的叛徒，罪人們，曾在各種不同樣的監獄裏，受各種不同性質的酷刑！我們的血在滴盡最後一滴以前，曾經怎樣斑斑爛爛的渲染了統治者的殿庭！但是我們的心臟，我們這一個偉大的心臟總是這樣或淒或怒或抑或揚或悲或憤或痛或恨的震動着，我們哭了，我們又笑，我們憤怒了；我們又歡喜，我們擦乾了自己的眼淚，又舉起槍來向敵人，結果我們是全盤的勝利！

統治者，施展你的狂虐吧，世界的明天，終是我們的！

我心裏複雜的感覺着，我的耳破壓在那坑頭的橫木上，又疼又麻木的難受，剛要轉動一下，忽然聽得大板皮靴的聲音走到了門口：

『艾蓉！』

『過堂』兩個字在我腦中一閃，我立刻坐起來踏上鞋就走，一顆心像要從口裏躍出出般的搏擊，使我的心口感覺到疼痛。

默默按住了心出檢察室，過前院，出拘留所，到了那幾間——共四間——上屋的門口，朝其他幾間屋子望一望，每間裏面都有受審者和其他一切為對付他們而有的人。我的心往下一沈，不跳了，我默默祝福了他們，於是邁進了我的承審室。被指定站在一塊地方，兩旁一邊有一個巡警夾立着。

夜 漫 漫 (獨 幕 劇)

劉 松 青

時間 初秋的一晚

地地 P 城

人物 佟蟄龍 一個中學教員，年三十二。

佟薛氏 他的妻，年三十餘。

呂中甫 小偷兒，年二十五。

偵探

警長

警兵八人

佈景 某樓下層之一角。臺之正面靠壁處，爲上樓之梯級。梯盡處爲臨街之門。門右另開一門，可入內室，與臨街之門幾成直角。梯邊有小衣架一，上掛雨衣及灰色毡帽等。左壁之玻璃窗，大逾尋常，蓋一室之光線由此而入故也。窗前橫陳長棹一，上有茶具一套。右壁上懸一老人照像，慈靄和煦；像左懸文憑一，下爲寫字檯，檯上書集，用具，零亂無次。臺之中央置小棹一，上放一古瓶，顏色深黑。瓶中花已枯萎，左右陳列已壞之沙潑各一。其他壁上裝飾物品，亦極簡陋。窗簾半已破裂，僅遮下半。寫字檯邊之凳子，黑黃兩色，蓋曾經修理而未油漆者。

幕開時，全臺暗黑。門外風雨之聲不絕，微白之電光倏起倏滅。三分鐘後窗外忽有白光從上層射入，閃動不已，忽又消滅。

碰轟一聲，百葉窗下部之玻璃破裂一角！白光從裂處入，全臺隱約可見。俄而窗門半啓，一人躍入，手中電光明滅不定，狀極張惶。在臺上繞行數匝，他見棹上古瓶忽止步注視，抱瓶行至窗前，忽又止步，搖首躊躇，復回身把瓶置原處，支腮沉思。他忽有所悟，急踰至寫字檯前，一一開起抽屜，到末了一個，盡力挑拔終不如願。

呂中甫（以下簡稱呂） 唔……………（聲甚微）或者就在這裏。

（，從衣袋中拿出一把刀子，好久才啓開抽屜，搜出兩塊大洋後，又繼續檢抄多時。）

呂 唉！（頹然坐在椅上，手電閉滅，此時臺上復歸昏黑。）倒霉，……………這樣的倒霉！

（手電復開，閃光正射着壁上掛像，分外明瞭；老人滿面笑容在閃光中有躍躍欲下之勢。他忽有所感，起立凝視。）

（樓上忽有履聲答答，從遠漸近及梯級！他急作準備，手中電光又滅。）

（履聲降到梯邊時，臺上電燈盡開，佟蟄龍（以下簡稱佟）身披睡衣上。呂急踰步至梯前，以手槍護他，作欲開槍狀。）

佟（在梯上，雙手高舉）且慢，……………可否容我下來和你說幾句話？

呂（不理他，仍以手槍向他描準。）

佟 對不起，破壞了你的計畫，但……………你瞧瞧我兩手空空，難道你還怕我有什麼不利於你麼？

呂 別見怪，在這個當兒，非是我被捕，就是你受傷。

佟 不錯，你這時只有這一個念頭麼？

呂 好，下來，我有點要求於你。

(修走下時，呂的手槍仍不稍移，彼此都怕有什麼意外，故修走得特別遲緩。)

呂 你既知道對不起我，你何以出來？

修 你要知道，這全房子裏除了那個銅瓶和幾本舊書還可以賣得十多元外，沒有別的你拿去有用處。抽屜中還有兩塊，那夠你的什麼？或許我誤會你的來意，也未可知，或者你到這裏並不是爲這些。

呂 並沒有誤會，我也並無他幹，我的確是個賊。……先生你這句話實使我懷疑極了，半夜三更，鑽穴穿窬，所謂何來，難道還有別的事故麼？

修 在我看，不一定在黑夜中取人家的東西就是賊，而在白天取別人的東西的不是賊，所以我要查問你的必要。

呂 老實說我是要偷你東西而來的。

修 好兄弟，我拜服你老實的精神，現在請你收起這東西，(指手槍)咱們談談幾句話，好麼？

呂 爲自衛計，暫時恕不能如你所請。

修 告訴你，我並沒有一點不利於你的，我極願有什麼可以幫助你的地方。

呂 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修 請你先知道，若使我要拘捕你，我可以用的方法，我可以從其他路徑跑到街上，喚幾個巡警來；簡單說一句，我要害你我儘可以用別的法子。好兄弟，這一點意思請你了解，放下這東西好麼？

(兩人呆立片刻，呂忽然擲了手槍，修的兩手也徐徐地下來。)

修 請坐。

- 呂 當不起，老先生你的意思我很明白了，現在你對我要怎麼樣？
- 修 沒什麼，（微笑）請你告訴我為什麼走這一條路，——對不起，我不應當這樣說。你眼前有什麼困難？
- 呂 恕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跑這一條路，我覺得必須如此，所以如此。
- 修 我極願能幫助你一點，但是像我現在的生活，差不多要跟你同上這軌道，幫忙總肯幫忙，恐怕也不多。
- （呂默立不語。）
- 修 剛才我在樓上聽到你的聲音，我很不願意下來，但是我想若使容汝一個人在這裏，徒徒擔誤你的時間，你也無所得，到不如通知你爲是。
- 呂 唔……
- 修 想你也是一時生活不能解決，不過你走了錯路，——我並不是說你走了壞的路，我是說你叩錯了門，——像我這樣一個寒酸十足的教書匠的家庭，把一切都給你何濟於事？幾本破書，幾張破椅，還有一張餓換不得飯吃的大學文憑，（手指壁上）那一件上你的眼？
- （呂此時俯首無言，深深地吁了一口氣。）
- 修 好，（聲極乾爽）既來了總無空手回去，（走到寫字檯邊將檯上兩塊大洋給他）這裏兩塊你先拿着，我再上去得一點給你。
- （匆匆上樓）
- （呂目送他上樓後，作欲走狀，繼復退走幾步，搖首微嘆。）
- （修再下來時，呂頗驚怖，遠立注視，後又近前）
- 修 這裏一共二十元，算是我一年蓄積的半數，還有一半。你若嫌這太少，那廿元我再上去取給你。不過，你要知道我每月的收

入，僅僅六十元，一家四口，這是預備給我兩個兒子入學的，好在現在還未用到，先給你罷。我很抱歉力量有限，所能幫忙於你的也就是這樣。（把錢給他。）

呂 那麼你放我走嗎？

佟 到現在你對我還是懷疑麼？你不過也是一時困厄，這一點給你，於我不算得什麼損失，於你總有點用處。

（呂收了錢後，欲說又沉默半晌。）

呂 先生您貴姓？……

佟 恕我不能告訴你，我並非釣名沽譽的，我並非愛施恩德的，這一層請你千萬莫誤解我。在這樣的年頭，在這樣的社會中，難道我施恩望報麼？

（呂欲說又停。）

佟 得了，你就拿去罷？……你還有什麼困難呢？

呂 （沉痛地長吁一聲）先…生…萬分的對不住你，剛才我我誤解你，想你總能饒恕。你所給我的教訓已夠了，這錢實在受不得，請您收起罷？那邊窗門，和這個抽屜，我明天叫人來修理。（說畢把錢納在佟的手裏，忙步走出，佟急隨後追之。）

佟 別走別走你若是嫌這太少，或者對我還是懷疑而怕上當麼？天在上，若使我有係毫壞心，我沒有臉子站在世上。

呂 先生，別再這樣，你再說真的使我無地自容了。我以為社會已沒一個善人，萬想不到竟有先生共我表同請，……先生，我寧願受您的處罰，而不能受您這樣優待，您應當知道，良心上的裁判，是受不得的。

佟 不是這麼說，你到底有什麼困難？

呂 我不要求您別的，只求您開開門放我出去。

(此時門外人影幢幢，似有人在竊聽。)

修 那是自然的，不過單單開門讓你回去，實無所裨益，我極願能夠幫你一點忙，或許替你解決些難題。

呂 是，……但是，

修 當然，你也是個被壓迫者，找不着出路；可是，你要知道在這個年頭，處於這樣的社會中，像你我這樣，稍不安分，或者出來奮鬥冒險，立刻就吃虧。「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你若使有機會，你儘可刮地皮侵吞公款，升官發財。可是你沒機會，你想出來活動活動，那非失敗不可。

呂 先生，我這是第一次的。

修 好，請你告訴我你以前幹什麼事情？

呂 我本是一個公司中打字生，因為妻死告假過期，而被公司開除。現在母親病又利害，戚友的錢已借盡，無處設法，無計可施，只有走此一途。

修 你既有手藝，何以不到別的公司去？

呂 是。別的公司招考人員我都投考，也都及格，可是沒有人保證。他們要我得前一個公司的介紹，但他總不肯替我介紹，他說：「你已經離開這裏，我們不能為你而麻煩。」要求他好幾次，終被拒絕，到如今家裏寸草俱無，老母危在旦夕；請醫生沒有錢，賣柴米也沒有錢，想她老人何辜，暮年坎坷，路盡途窮，只得出此下策。……唉，若使此時被抓到監獄裏，老人家性命可保得麼？！

修 世界上像你這樣的人，多得很，除了也是受壓迫的與你表同情外，有誰來理你呢？至於資本家他們是沒有人性的，那更不必說了。你看街上討飯吃的，冬天凍死的，人類的生命比豬狗還不

如再看到瓊樓廣廈，美酒輕裘，他們………

(門外忽有叩門聲)

修 誰？幹嗎，這個時候還有人來？(對呂)你這裏坐一坐，我上去拿鑰匙。

(當他上樓時，叩門的聲音更急，滔滔不停，幾有欲破門而入之勢。)

(修啓了門後，一偵探身披雨衣，從外脫了帽入。他一偵探一張目四望，復對呂注視不已。)

偵探 對不起，你們倆隨便談話罷？

修 你找誰？

偵探 沒找誰。

修 那麼有什麼事故？

偵探 也沒有什麼事故。

修 對不住，你既不找人，既沒有事，那恕我不能招陪了。

偵探 不要緊，你們儘可繼續夜談，嘻嘻。

呂 老兄這是人家私宅，請你尊重人家的自由。

偵探 哼哼，(獰笑。復從衣袋裏取一小圓銀牌示二人。)你看這就知道。(問修)你是住在這裏的？

修 是，我住在這裏，有什麼事？

偵探 沒什麼事，我要調查你，今晚有失盜沒有？

修 沒有，若有失盜，我自當到公安局報告。

偵探 據剛才本段巡警報告，好像有個小偷兒偷進入府上來，所以我很擔心，特來看看，或且我能夠幫你一點忙。(語時捋鬚微笑，屢邪目視呂。)

修 謝謝，可是這裏並沒失盜。

偵探 能否容我在這裏躲片刻，外面風雨太大！我走過一里多路，幾

乎跌倒好幾次。

修 那有什麼不可，不過時間已晚，我們沒有茶水招待您了。請坐。

(修呂二人先坐下。)

偵探 別客氣，(他從取衣裏取出一枝紙煙燃後，踱來踱去，暗中則留神於修呂。)

偵探 呃！這玻璃門被誰撞破？誰等不得開門，而從這裏跳入麼？

修 不是，……不是被誰撞破，剛才被風打破。

偵探 (走到寫字檯前) 哎吓！爲什麼這一個抽屜用刀破開？

修 哦，那個抽屜麼？……是，鑰匙搥了，暫時用刀代鑰匙(聲音抖動，語氣極不自然。)

偵探 確是個簡單辦法，沒有鑰匙用刀開拔，頗妙頗妙，哈哈。他棄殘餘的紙煙時，視線忽觸及地上手槍，隨即俯下拾起。) 呀！這個東西誰搥在這裏？

(兩人突然失色，不知所云。)

修 這是我的，我搥……在那兒。

偵探 老先生，(聲極沉重)按你所處的地位，與所操的職業，似乎不應有這個，或且別人攔在這裏罷？

修 不是別人的，是我自己的，今天偶然拿出看看，有否……

偵探 哼哼這個東西對你似乎沒什麼用，暫時借我罷？

修 可以，若是你要用，就借給你罷。

偵探 (走近二人身旁)你們倆是朋友？

呂 不是朋友，便是親戚。

偵探 那麼什麼時候訂交——新知，或舊交呢？

修 偵長恕我不能答覆，你到底要問什麼？

偵探 這個到是個很平常的問題。

佟 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爲什麼問及這些不重要的事？

偵探 在你老先生看，不應當問這些事，但是我責任所在，有調查的必要。好，今晚這裏真的沒有失盜麼？

佟 這我早已告訴你了。

偵探 那麼現在已夜靜更闌，你們倆這樣幹什麼？

佟 這是我的自由權，請你勿侵犯。

偵探 固然是你們的自由，但我並不是干涉，不過隨便問問便了。

佟 我並沒犯法。

偵探 (問呂)你是剛來的麼？

呂 來了好久了。

偵探 有什麼要事？

呂 沒什麼要事，隨便談天。

偵探 你看，你的衣服通身濕了，應當換乾的。

呂 這不妨事。

偵探 你住在什麼地方？

呂 鄰村

偵探 職業？

呂 從前是個打字生。

偵探 從前是個打字生，現在無職業？

(兩人停疑不語，偵探隨即取出紙片鉛筆，對呂說。)

偵探 請你將名字，年齡，寫給我

呂 這幹什麼？

偵探 沒什麼，你寫給我，得了，也許有點用處。

(呂寫完後，即遞與偵探。)

偵探 請你也替他的寫下。

呂 替他寫什麼？

偵探 替他寫名字，職業，年齡，……

呂 他自己會寫，何必我來呢？

(修欲伸手取紙筆時，被偵探所阻。)

偵探 不必你，我要他寫。

呂 這我不能寫。

偵探 你們既是朋友，難道不知道彼此的年齡，職業，名字麼？

呂 他是一個中學教員。

偵探 其他，……名姓，年齡？

呂 其他的我不願意告訴你。

偵探 但是你若不告訴我，就證明你不知道。

修 做朋友未必有知道職業，年齡之必要，凡是地位相同，志趣一樣，到處都是朋友。

偵探 (向呂說)你真的不知道麼？哈哈！(又向修)那麼汝可以告訴我他的。

修 他已經寫給你了，我也不願意說出。

偵探 嘻嘻！(冷笑)可以，可以。先生你知道這一月村中三次失盜，和匯通銀行遺失三萬元的事麼？

修 這個我管不得，我這裏東西並沒遺失。

偵探 當然你老先生不管這些事情，但我們長官對這案件却極認真，因為我與地方關係重大。此風若使盛行起來，社會安寧可保得住麼？

修 不錯，此風不容滋熾。不過政府徒事捕防，對於失業的人民無法救濟，究竟是去火不抽薪，治標非治本之道。……

偵探 據說這次一般強盜有很嚴密的組織與布置，主事的多是有學問的人。(說話時對佟極留神。)

佟 哦，這我未聽見。

偵探 但是，失盜不報官，或開門放盜，有「窠藏」的嫌疑，這事請你斟酌斟酌。

佟 有什麼斟酌，我並沒失盜。

偵探 再明白些告訴你，一個人與盜賊往來，有「串通」的嫌疑那罪是更重得多。

佟 這個我早就知道，無容你告訴我。

偵探 先生，(臉色稍變，聲亦沉重，)你們知道今晚的舉動不對麼？你們說話不合度麼？……這樣容易使人生起疑竇。

佟 什麼不合度，有嫌疑，若使有什麼弊病，請你不客氣罷。

偵探 (轉了笑臉)老先生別生氣，咱們隨便問問，並沒有半點成見，好在這幾次竊案已找出很多線索，或許將來要得先生幫忙的地方，剛才說話有些好對不起之處，千萬寬恕，寬恕。

佟 那裏話？我並不介意。

偵探 好，謝謝你，再見。(取了雨帽匆匆走出，佟呂二人以目送之。)

佟 最可恨就是這一般為虎作倀的，他們爲了幾十元薪金，甘心聽人家所驅使。即使能破獲一兩樁案件也不過是爲人漁獵，到底自己有甚補益？哀莫哀於心死，這些人已經賣掉了靈魂，正所謂「哀懇不足以動其心，嚴辭不足以移其志，」不知何日能夠覺悟。

呂 我看，他末了說的幾句話，恐怕對先生有什麼不利，今晚完全是我個人犯罪，我實不忍株連及先生，這事容我個人負責罷？

修 這你可不必掛慮，根本上我沒失盜，難道他要我怎麼？……據你剛才所說，我看這裏二十塊錢你先拿去罷？橫豎總可救一時之急。

呂 這錢實在取不得，你所教訓我的已夠了。

修 算什麼？你拿去得了，將來還我也未必不可。……你不要，你不替你床上老人着想麼？

（呂接了錢後，俯首無言。）

修 不過我勸你還是不走這一條路好，我並非爲顧全道德名譽，而勸你不幹，實在是因爲你的能力不夠，而勸你不幹。象你我這樣，不配做大人老爺，又不會做土匪強盜，你一想出來試試，非碰釘子不可。社會上走這一條路的人多得很，那一個敢說不是？只可讓給他們帶有面具的來幹，不會帶面具絕對的失敗。

呂 唉，………我們真的沒有出路嗎？

修 別灰心，……也許不久我們被壓迫的颯興起來，那時候就是我們光明的世界了。我們現在且積極準備着。

（修送呂出後，回來閉好窗門，把寫字檯上零亂的東西一一收入抽屜裏去。）

（叩門的聲音又起！）

修 呀？

（門啓，呂復逡巡入：喘息不已。）

呂 先……生……我我……

修 怎麼？

呂 外面……我……怕極了！

修 什麼事？

呂 外面有許多巡警站在……那兒，……他們好象要抓我，…

唉在黑暗中真不好走路。

佟 唔，這個時候，……

呂 他們以為在黑暗中的都是幹黑暗的勾當，難道我們永遠沒有光明的麼？

佟 在光明路上的，看見你從黑暗中來的，總是拚命拒絕，非得使汝再回到黑暗中不可。唉，（切齒，聲稍低小）我們被壓迫的弱者呵！……

（外面風雨之聲，此時更大。）

佟 現在時間已不早，快要天亮了我看今晚暫在這裏，你等一等我進去預備個鋪蓋，你把這身上濕衣先脫下。

（佟向裏門入，呂獨坐在沙發上，徐徐解開鞋帶，繼而脫下鞋襪，赤足走到窗前，展開濕衣後，復回坐原處）

（樓上高跟鞋聲憂憂由遠而近，佟薛氏從樓上下來）

薛氏 幹嗎？不去睡覺一個人坐在這裏？

（呂起立）

薛氏 呃！你是什麼人？

呂 我……我……

薛氏 一個面不相識，你這時候在這裏幹什麼？

呂 我……我找人。

薛氏 找誰？

呂 找誰麼？我……

薛氏 說吓，找誰？……夜闌人靜來找什麼人，你你莫非，……

呂 我找這屋子的主人，——或許就是你的先生。

薛氏 這裏主人誰，他名什麼？

呂 他的名字麼？我到不知道，但我和他，——他進裏面去，（手

指內門)你等一等，或且叫他出來就能明白。

薛氏 豈有此理，你不知道他名姓，還好敢坐在這裏？

呂 我是他的朋友，

薛氏 胡說，(聲大，臉色亦變)你你……簡直是賊，…賊，…強盜強盜！

呂 太太，…

薛氏 強盜。好，叫巡警來看你怎樣？……強盜，強盜！(喊叫)

(外面有警笛之聲，她剛跑到門邊時，門忽大開，一羣警兵，警長，偵探，擁入。)

薛氏 他……強盜，請你快，快些……

警長 太太，可無容汝說，我們已設備了。

(佟從內門上瞠目愕然！)

佟 怎麼？

呂 先生，

偵探 老先生，請你不必說話了。太太這一位(指呂)是你的戚友，或是強盜呢？

薛氏 那裏是戚友，他從來沒有這樣的戚友，我說他一定是強盜。

佟 不，……不是。

偵探 老先生，現在你沒有說話的資格了。(轉身對薛氏)太太，好在有你這一句話，或且可減輕他的罪狀；也許你先生做的事情你還不明白罷？(向警兵)來！繩子拿出來。

(警兵數人向前綁了呂後，佟亦被縛。薛氏忽失色。)

佟 請問我們所犯何罪？

偵探 對不起，我現在不能答覆你。

(薛氏向前欲為佟解縛，被警兵所阻)

薛氏 他……與他有什麼關係？(復拚命向前牽搭，為衆警所推，摔

倒在沙灘上，嚶嚶大哭。）

（警兵押修呂二人，同偵探下。）

警長 太太，不必哭，等到天明一切事情都可明白。（亦下）

薛氏 哎……吓……

—————幕—————

一九三一，淒風冷雨之夜于
燕大四樓。

別 樺

寒風一陣嘯過去了，把嚴肅和淒楚撲到我底身上。呈在面前的是幾處荒塚，和一帶竹林。天上冷月底幽光射下來，也不覺到一點甚麼可戀。步伐加緊了一點，果敢旋轉在頸腦之中，像警心般地我抽了一口氣，嘴裏吹一些不成腔調的哨子。

——毅然地，不要萎瑣，讓事情輕鬆地壓着自己，甚至變成了已往的環境教育底犧牲，鑄成大錯。緊張地這樣想來，通過了一點理智的力，拳頭意識地沈了一下，讓這作為堅決的信號。

路和四周的境物不斷地變着，要走的地方是更其近了。遠遠地有一兩聲犬吠，衝動了我，像兒時或者不久以前的一種甚麼戀家的情懷閃過去了，並不曾停留。許是冷靜矯正過來的，沒有去揣想，只充滿了緊張的情緒，讓牠漲大，塞住自己空虛的地方。

真的啊！我有點回顧。譬如眼前，總是不可飾詞所能隱諱的。自己想到了這裏，打了一個寒噤，冷月也像灰暗了些。

一帶水田過去了，轉一個灣，一座灰色的圍牆隱約露出了一點輪廓，種種雜念都收束起來，去準備最後的決戰。

。 。 。 。 。 。 。

進了一個小小的院落，向東轉，一排黝暗的房子可憎地排列着，因踏進了那右手的一間不是太熟悉的原故，我幾乎被門限摔倒。房子暗黑得像地獄，一股冷森的气息直衝過來，我換了一口氣。上面那排房裏模糊的說話聲捲進了耳底，脚步自然地輕了一些。

一線微弱的燈光轉過來，向着房裏，我預計着躲閃一下，但，啊

！老邁龍鍾的母親已經蹣跚進來了。她用右手遮住了燈光底一面，把昏花的老眼追視了我一下。她像要哼出聲來，但立刻又飲恨吞聲般地忍住了。

『啊——你回來了?!』她幽幽地說了，『不要高聲，上面有了人咧!』

『媽——!』淚到眼邊的時候，又吞下肚去。

『吃了夜飯沒有?』她半天才吐出這一句。

『沒有。只要吃一點冷飯就行了，因為我還要走。』

『還要走?走甚麼地方?不是剛回來麼?』她本來預備要轉身，但聽說我要走，又停住。

我默然了半天，緊張的情緒再也沒有了，一陣紛紜的激動在心裏交織，像尖銳的鏢子在頸腦裏來復地通過，刺痛地，昏昏沉沉地。一轉身我便生向埃窗的一張椅上，用手把頸支住。媽呢。手裏的煤油燈已溜到桌上，衰弱地倚住桌邊。大概她在飲泣吧?我不敢抬頭，只讓唏噓的聲浪波進耳裏，慢慢旋轉。

『唉——』她嘆了一口氣，感傷地說：『變了，甚麼都變了，完全變了!十三年!十三年的孤孀!十三年的孤孀!傷慘的這十三年!』聲音是人類底絕叫，把我扔下了黑暗的深淵。接着，慘怛中把憤火又從新燒了起來，像駕空一樣，我抬起了頭，望着她。

『媽，是的，十三年!就一百年又甚麼用處呢?壓着的東西太多了，太重了，在夢中總是不會翻身的。』我底視線又移開了。

『我也曉得，所以甚麼都變了……』停了一停。『儘說這些，倒忘了吃飯了。我去炒飯吧!一大碗，一大碗是夠的?!』她自言自語地去了。

她出去後，房裏又黑暗下來。我心裏被上一層愉快的影子，微笑

了一下。這微笑，不僅是瞬間的，會一直順暢去吧？要捱擋得過去才好！這樣想着，自己警告了一聲：『不要做了感情底奴隸！』，便一切都放輕了。

『夠了吧？』媽再進來的時候，指着手裏那碗熱騰騰的飯問。

『夠了夠了。』

她看着我大口地吞，臉上現出了點歡喜的顏色，又轉身去倒一杯冷茶給我。

『不要再走了吧！明天一早我送你到舅舅那裏去躲幾天，平靜了再想法。』淡淡地媽又說到這上面來了，我幾乎答應着承諾出來，但立刻醒了，躲過了這溫柔。

『不的，要走啊！』

『噯——』她又哽住，『你是變了的！……』到這裏，她眼裏放出了怨恨的光彩，像說出我爲甚麼又要回來。

『媽，甚麼都是錯了的，你在錯愛你底兒子。你底夢是一直做着的，一刻也不會醒過。你太老了，你……』

『不要說這些啊！你說的話，我不懂。我只曉得你父親已經死了十三年了，十三年了，我也苦了十三年……甚麼錯，錯甚麼，我那有力量去想？』

沉痛的談話驟停了，剩下的只是難耐的靜寂。我想向有力的理論中去搜尋；橫的縱的；環境的歷史的，科學地去辯論，但，這是插不進的。縱極力地說出了，有甚麼用？種種既往的複雜的磚砌成的這畸形的感情的牆，會擋退，像一粒槍彈射入滲了水的棉花堆裏一樣，把甚麼力也剝除了。

『要走，實在要走，也是好的！』母親像譏諷而又傷心地說，『你底事，我本不大阻擋，只不過你忘了我了，忘了我們十三年的酸辛

。我已是快滿六十的人，死，也是死得着的了。要說享福，一年一年地淡下去，可總也不會掉的。你們年青人，任意麼，只看見好的，聽見好的，儘朝前走，殊不知……唉，我經歷還少了麼？兩三年一個花樣，苦的還是苦的，樂的還是樂的。』

蕩悠悠地她底話在耳裏轉，起伏着，迴旋着，我幾乎動聽了。真的，任意氣，只看見好的，聽見好的，儘朝前走，殊不知……』『苦的還是苦的，樂的還是樂的。』是有一種攝人的魅力的啊！

『媽太傷心了，事情究竟不會這樣的。』我含笑說，輕輕地把媽底話攔住。『我是不會想到馬上拿錢，立刻就交貨的。而這貨，不僅是在希望中會得到，而一切的事都在把這希望顯出來。』一股熱氣冒了上來，我比暑飲冰還爽快，老沒有吃完的半碗飯，三口兩嘴便吞了下去，又喝口冷茶。

一陣厚底鞋的步履聲掠窗而過。母親比出了一個恐怖的手勢，我立刻放低了聲息，靜靜地去等待那會由母親底手勢下變換的將來。

『要睡了麼？二嫂！』很清晰是七叔底聲音。

『唔，只等這腳洗完了時便睡了。』母親機警地說着，一面把燈光擰小了些，用手遮住射到我這面來的光線。結果是騙過了七叔，沒有進來。

『二嫂，夜裏驚醒點！聽說離城只幾十里了，城裏駐軍已有些抵不住的光景；萬一救兵不到，總是很糟糕的。二嫂要收拾的東西也留心收拾一下；一有事，我就叫人過來招呼。還有，聽說又田那畜牲他們也跟着去造反了，唉！危險危險，抓住了準是槍斃。就是我見了也不容他們的，太糟糕了，鬧個雞犬不寧，長工也是散了，看來年怎樣收成？看來年怎樣收成？……』像鄉塾老師哼書一樣，『看來年怎樣收成』被七叔帶着漸遠愈遠，而沒有了。

這之間，又田兩個字在我眼前漸漸張大，明亮，終於變成了一個人。那不是二哥麼？——七叔底兒子，我暗笑了一下，心裏搔動着。我取出了錶來一看，已是十點三十五分。陡然我想到十一點半和二哥的約會。

母親像沈在破壞的幻想中，兩眼微張着，凝視地板。她口張了一下，大概想對我說一點甚麼，又大概被一點甚塞住了，沒有開腔。

一直沉默了至少十多分鐘，幾乎煤油燈燃燒的聲響也聽得見，遠遠有樹枝被寒風推着的聲響，尖銳地刺進了這深沉的院落，衝破了這一陣快窒息的空虛，把我震醒了。

——還留戀麼？這一拳正打在我底要害。我站了起來，依舊把拳頭沉了一下，做一個決戰之末的凱歌底預示。我掠過了昏黃的燈光，走向房中，說了：

『媽，我要走了，現在！』聲音帶了一點哽，馬上就帶住，故意咳了一咳，去遮掩，『我回來，是很匆忙的，不能說多的話，也不能留多少的時候，我要告訴你，媽！……』怎樣也說不下去了，真的，怎樣也說不下去了啊！在平常，我會把憐憫，傷心……堅強地總結到大的憎恨，亦且不是用憎恨來掩飾，來忽畧，而是像怒水沖污泥地去洗淨。但在這事情底某一段底頂點我又一切都忘掉了，不，明顯地扔在背後去了。

『唉——說吧！你要告訴我甚麼？我知道你是留不住的，你有一顆年青人的心……說吧！怎麼又停住了？』

這是劇烈的痛傷，是大的刺激，反作用地我暗裏叫了一聲：『我在反顧！』，沈下去了的意識又提起來，凝住在冷靜之下。

『媽，我要告訴的是打破你老人家底迷夢！你不要望了，我是永遠地一直不會回來了。幸福麼？讓以後的人吧！我們是生在這錯誤的

時候，只要知道了，就不該讓錯誤延長，或者讓牠自己變；我們要去打碎，裝上新的。而這是不僅煩難就可以說出事情底困苦，要毀滅不少的歪曲了的東西，總是痛心地。媽，從此不要想了，你有個甚麼兒子。我回來，也不是爲的看你，只和愛一個路人一樣地來打破你底夢，在這我還有一點餘裕之中。』我像吼一樣叫出這一些預計的話，絕不回頭地走出了房門。

『啊——』母親在房裏沒有出來。

我踏出這深沉的院落的時候，探了一下袴袋裏的手槍

『我是被感情支持住了的？』我問着，冷月快要西沉了。遠遠有幾聲零星的犬吠。

13rd Feb. 1931 于北平

我們的批評家

夏斧心

這時代是個打倒的時代，到處在貼標語喊打倒。雖則也有打而即倒，但亦有打而不倒的。總之這裏頭一定有很多的趣味，否則不會這樣熱鬧。這熱鬧固然以打人而倒之者與被打而偏不倒者為最高舉，然而在既不打人而又不被打的袖手旁觀者亦往往看得情不自禁而大喝其彩。

有人像不倒翁，打之即倒，不打却又站了起來，一直把喊打的人弄氣了，他仍然不倒，只等第二個人來打。

有人像泥菩薩，擺出來，像貌極其威嚴，然推之即倒，打之即碎。

有人是在打自己的嘴巴。

打嘴巴，是人類的一個最偉大的發明。打嘴巴是極其體面的事。前清的時候，男人在公堂不招供則打屁股，于女人則大老爺把驚堂一拍，大喝一聲『掌嘴！』這無非是表示尊重女權的意思。

耶穌教以為恭維敵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若有人打你的右臉，你就連左臉也讓他打。』

電影戲子，我最喜歡，郎陳烈，他給我印像最深的，是他的片子名叫「吃耳光」的。那是表演一個受了委屈的人，于無可奈何中去到馬戲班子裏當丑角。他在戲場上最精彩的一段就是讓別的丑角來掌他的嘴，然他仍笑着臉來承受。這丑角卒因此而享盛名，因為他抓着了人類的優點，就是願意看別人當傻瓜，而吃了耳光仍然含笑的，乃優

瓜之尤者也。

話又說回來了，在「打是親，罵是愛」那齣戲裏，其用以表示親的，也是吃耳光而不打別處，然則打嘴巴又不必爲惡意矣！

不過本意在打他人之嘴，而結果却打了自己之嘴，這却是很有趣的事。可是這類有趣之事太多，司空見慣，于是又沒趣矣。

然而打倒家之方術正多，固不需乎如此等等之短兵相接。

中國人，（其實是外國人也如此，日光之下無新事）是慣會來復用事的。比如說「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囉，「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囉，又有所謂「七擒七縱」囉，所以打倒須知的第一條原則是「先揚後抑」。

這方術可以用一個公式寫出來：『這匹馬是神馬，然他不飛，非宰了不可。』我們時常聽到『他不應當如此。』這個「他」字是用了較小的聲音說的。『寫了八部小說的這人，爲什麼還要吃飯呢？』『出過詩集的那個女人，爲什麼還會生兒子呢？』

另一個方術可以說是外國人的，至少外國人曾具體地發明過，因爲他們有話爲證：『紮一個草人而後對他放箭（時代改變了，應當說放槍！）。』再拿馬來做一個比喻：『這匹馬的角長得真難看呀，爲什麼是扁的呢！』大吹大擂一陣，也就「像煞有介事」的。

提起放箭，便又想起有所謂放冷箭的，至于黃漢升之百步穿楊，則不過得其下乘。

早先弓馬嫻熟的人，功夫盡在打把，把之種數繁多，大小不一，全看打把者興致如何而定，但有時亦有連把也射不中的。「兵家勝敗古之常」，故亦無足介意，若是說到放槍，歡喜朝天上放空槍的，也不很少。

跑馬射箭，古之技術也；放槍開炮，軍人之技術也，近世又有一

種打皮人的發明。在較大的健身房裏，便可以見到那樣的皮人，有許多臂壯腿粗的漢子和「摩登姑娘」對他拳打腳踢。

屬於這類的還有一種罵娘派，還有……………不往下寫了。

一九三一，五，九

寄給我摯愛的嫂嫂

侃 嫵

嫂嫂，記否當年？
你新裝未罷，
我曼舞紗屏下。
清歌一闋未終，
羞答答前來，輕牽繡裾，
當日的童心，祇有嫂知，
賜我菓糖，贈我書畫，
你是多麼豪雅！

嫂嫂，記否當年？
爐火尚溫，雨窗難寐，
中夜抱衾來，擾嫂征人夢，
你何嘗怕我骯髒，色嫌！
亦何嘗厭我多病，聲拒！
你是多們溫婉！

嫂嫂，記否當年？
叢菊盛開，荷花懶縮，
把未闌的清興，寄托蟹螯杯酒，
英才碩學有誰知，

一語驚人在醉後。

你是多麼俊秀！

又誰知，離家六載，浪迹五年，

每憶兒時韻事，真是不堪回首！

駕一葉輕帆，渡茫茫學海，

能幾時呼登『彼岸』？

嫂嫂，我尚未副你期望的心，

我實在無顏向你記取當年情！

侃不幸少孤，先君僅以清白傳家，食貧累嫂，嫂事上能敬，待下能慈，謙謙終日，爲衣食計，未嘗爲衣食憂也，數載以來，飽經憂患，幸嫂治家有法，反危爲安，使侃遠離老親，久別鄉土，萬里負笈，無內顧憂，嫂之力也！嫂之惠也！客居無聊，追憶既往，輒因念嫂感嫂而至於零涕，昨宵，晤嫂於夢中，痛飲花前，草詩十章，以爲嫂壽，惜醒來已忘其過半矣！茲特錄其約略可記者，獻諸吾嫂，聊識思餘，鄙陋在所不計也。

除夕，於上海滬江大學。

黃 昏 細 雨

陳 郁

趁今夕黃昏細雨月色依稀。
我悄攜洞簫暗披花叢足踏着荒徑軟泥，
烟雨濛濛曠園寂寂現正如夢境淒迷，
誰忍看春殘三月般紅滿地落花無力？

花影密密春夜寂寂姑娘啊我們往日此地細語，
細語呵每伴到夜深露降月斜星稀，
有時呵你慢吟哀歌我輕和玉笛，
有時呵我們相偎怨訴更相對暗泣。

我還記那晚我們握手相告別離，
你明明低首垂淚還假作笑語；
『啊！不用哀戚，看此碧桃落了明春還可綺麗，』
『啊！你去吧，反正我們今日別了總再有會期！』

哦！誰不說我們別了總有會期？
誰不說碧桃落了還可綺麗？
于今我愴惶歸來望踐舊語，

誰料你遺我的只這荒場一壞淺草數畦！

看今夕雲暗月愁吟不成章歌不成曲我怎好弔你？
只折得碧桃枝枝插滿冷墓我撫胸哀啼！
重叙舊語傷心處我亂向你墓頂亂擊，
呵，淒迷中驚心回顧——
我幾忘遠林鶻啼是你的嚶嚶泣語！

煙雨濛濛曠園寂寂現正如夢境淒迷，
姑娘呵，趁今夕黃昏細雨我來弔望你的廢墟；
弔望啊既吟不成章又歌不成曲，
我只徘徊荒徑怨般紅滿地恨落花無力！

寄 給 母 親 （題像）

陳 郁

人事多變自古常情，母親，你不要過分傷心，
翠柳殘鶯依戀舊堤，能喚留多少客人夢魂？
在往昔也曾有英雄壯士功成不就解甲歸隱，
何憂我年華未衰，哀怨人世，早已灰盡雄心！

母親，我哪有勇氣細讀你笑意的慰問？
問起近況來更使我淚下涔涔；
更傷痛你說『奮發前進眷戀他鄉不歸猶可，
爲甚使勞心牽腸不肯寄一紙回音？』

啊！就如今我提筆展紙有甚麼述說阿母親，
只看這一張小照也顯見是飽嘗客外風霜摧殘。
附寄上一片蘆葉是我撈取在寒湖波心，
這蘆葉黃隕是秋心也是我心。

現窗外正秋風秋雨惱人黃昏，
靜壁下更和着蟋蟀，懶懶哀吟。
母親，你不要爲牠中夜驚起，聽牠報寒幽韻，
縱我在客外衣單體弱，尙未到嚴寒時分。

啊，母親，一樣的時光怎能作一樣去度付？
在往日臨別之夜，細風細雨不恰似如今！
只是花笑鳥歌都變成了愁顏幽吟，
有甚麼說呢？
我只怨虛險人世欺污了我純潔的童心！

人事多變自古常情，母親，你不要過分傷心，
翠柳殘鶯依戀舊堤能喚留多少客人夢魂？
在往昔也曾有英雄壯士功成不就解甲歸隱，

菩薩蠻^{三首}

寶 駢

麝雲香戀慵春困，
玉顛惹酒輕霞暈；
燈雪浸明融，
鬢花欲溜紅。

無言勻醉臉，
鏡裏雙眉斂，
有意却低頭，
低頭還舉眸。

又

前 人

危樓簾捲西山醉，
煙光飛上眉峰翠，
落日碧天風，
嬌花映臉紅。

遠雲連樹暝，
靜裏融雙影一
不醉亦銷魂，
流香半掩門。

又

前 人

當時未解溫存好，
如今只合愁中老；
花底又春明，
相逢非舊情！
虛堂風月靜，
暗碎簾花影——
不見夢中人，
荒雞動遠村。

蝶戀花除夕觀劇歸來

前人

燈火闌珊風影碎，
微倦歸來，
靜裏渾如醉；
欹枕涼宵清不寐，
盈盈眼底來珠淚：
惆悵還須親領會，
往事無痕，
恰似明塘水，
欲挽韶華偏自墜，
暗中料得人憔悴！

小 桃 花

陸 慶

圍頽廢了的小牆圍，
 着一樹桃花朝我笑微微。
 愛她嬌豔我把破了的園門敲了又推。
 寂寂東風拂柳，
 却沒個應門老叟。
 祇有隔壁人家管閒事的狗，
 追着聲音亂吼。
 我不顧荊條刺肘，
 越過牆頭的缺口。
 帶着淺藍裙上的黃埃，
 在小桃花下徘徊。
 愛他嬌豔我攀下高枝仍放回。

一九三一春于一院

浪 淘 沙

常 聘 三

四壁草蟲鳴，寂寂三更；夜深秋雨不堪聽！往事心頭多少恨，血淚盈盈。誰曉此時情？隔院碁聲聲；人生楓葉月飄零！荏苒韶華如遊水，獨對青燈。

浣 溪 沙

常 聘 三

晚日東風滿翠樓，無邊草色碧悠悠；娥眉頻皺懶梳頭！對對飛來簾外燕，雙雙驚去海中鷗；水流花落惹人愁！

—本刊價目—

零售	每期	大洋二角五	郵費二分五
半年	四期	一元	郵費一角
全年	八期	二元	郵費二角

—廣告刊例—

等次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封底外面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優等	封底裏面	十元	五元	三元
普通	本文前後	五元	三元	

燕京月刊第八卷第一期

出版日期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編輯者 北平燕京大學月刊部

發行者 北平燕京大學月刊部

代售者 北平各大書店

印刷者 北平東亞印書局燈市口二號